

新文学碑林

缀网劳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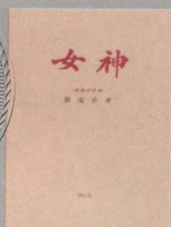
落华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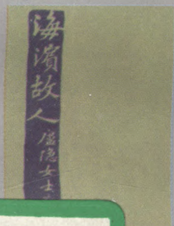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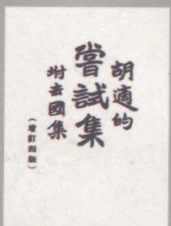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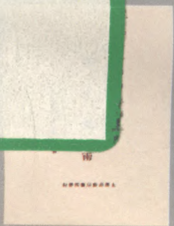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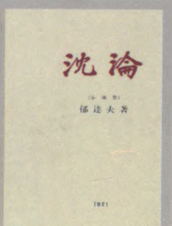












第一辑

尝试集	胡适著
女神	郭沫若著
沉沦	郁达夫著
湖畔	漠华 雪峰 修人 汪静之著
繁星 春水	冰心女士著
红烛 死水	闻一多著
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著
缀网劳蛛	落华生著
海滨故人	庐隐女士著
少年飘泊者	蒋光赤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新文学





碑林

缀网劳蛛



落华生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缀网劳蛛/落华生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4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2696-6

Ⅰ.缀… Ⅱ.落… Ⅲ.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3208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09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3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7.00 元

落華生著

綴網勞蛛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原版封面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出 版 说 明

本世纪之初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从此，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造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之作。四十年代，以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交相辉映；这二者的汇合，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

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品原集，汇编成这套“新文学碑林”，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供一个园地。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在新世纪即将

到来之际，回顾这一碑林，也是对新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8 年 1 月



目　录

命　命　鸟

敏明坐在席上，手里拿着一本《八大人觉经》，流水似地念着。她的席在东边的窗下，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身体全然变成黄金的颜色。她不理会日光晒着她，却不歇地抬头去瞧壁上的时钟，好像等什么人来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会的法轮学校。地上满铺了日本花席，八九张矮小的几子横在两边的窗下。壁上挂的都是释迦应化的事迹，当中悬着一个卍字徽章和一个时钟。一进门就知那是佛教的经堂。

敏明那天来得早一点，所以屋里还没有人。她把各样功课念过几遍，瞧壁上的时针正指着六点一刻。她用手挡住眉头，望着窗外低声地说："这时候还不来上学，莫不是还没有起床？"

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学加陵。他们是七八年的老同学，年纪也是一般大。他们的感情非常地好。就是新来的同学也可以瞧得出来。

"铿铛……铿铛……"一辆电车循着铁轨从北而来，驶到学校门口停了一会。一个十五六岁的美男子从车上跳下来。他的头上包着一条苹果绿的丝巾；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围着一条紫色的丝裙；脚下踏着一双芒鞋；俨然是一位缅甸的世家子弟。这男子走进院里，脚下的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响。那声音传到屋里，好像告诉敏明说："加陵来了！"

敏明早已瞧见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对他说："哼哼，加陵！请你的早安。你来得算早，现在才六点一刻咧。"加陵回答说："你不要讥诮我，我还以为我是第一早的。"他一面说一面把芒鞋脱掉，放在门边，赤着脚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说："昨晚上父亲给我说了好些故事，到十二点才让我去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点。你约我早来，到底有什么事？"敏明说："我要向你辞行。"加陵一听这话，眼睛立刻瞪起来，显出很惊讶的模样，说："什么？你要往那里去？"敏明红着眼眶回答说："我的父亲说我年纪大了，书也念够了；过几天可以跟着他专心当戏子去，不必再像从前念几天唱几天那么劳碌。我现在就要退学，后天将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说："你愿意跟他去吗！"敏明回答他："我为什么不愿意？我家以演剧为职业是你所知道的。我父亲虽是一个很有名、很能赚钱的俳优，但这几年间他的身体渐渐软弱起来，手足有点不活动，所以他愿意我和他一块儿排演。我在这事上很有长处，也乐得顺从他的命令。"加陵说："那么，我对于你的意思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敏明说："请你不必为这事纳闷。我们的离别必不能长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亲和我必要常在这里演戏。有时到乡村去，也不过三两个星期就回来。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那里耽搁八九天。请你放心，……"

加陵听得出神，不提防外边早有五六个孩子进来。有一个顽皮的孩子跑到他们的跟前说："请'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对敏明说："玫瑰花里的甘露流出来咧。"——他瞧见敏明脸上有一点泪痕，所以这样说。西边一个孩子接着说："对呀：怪不得蜜蜂舍不得离开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拦住。她说："别和他们胡闹。我们还是说我们的罢。"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说："我想你不久也得转入高等学校，盼

望你在念书的时候要忘了我，在休息的时候要记念我。”加陵说：“我决不会把你忘了。你若是过十天不回来，或者我会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说：“不必如此。我过几天准能回来。”

说的时候，一位三十多岁的教师由南边的门进来。孩子们都起立向他行礼。教师蹲在席上，回头向加陵说：“加陵，昙摩蜱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现在六点半了，你快去罢。”加陵听了这话，立刻走到门边，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随手拿了一把油伞就要出门。教师对他说：“九点钟就得回来。”加陵答应一声就去了。

加陵回来，敏明已经不在她的席上。加陵心里很是难过，脸上却不露出什么不安的颜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的书。晌午的时候，那位教师说：“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给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谢过教师，一面检点他的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里，他父亲婆多瓦底正在屋里嚼槟榔。一见加陵进来，忙把红沫唾出，问道：“下午放假么？”加陵说：“不是。是先生给我的假。因为早晨我跟昙摩蜱和尚出去乞食，先生说我太累，所以给我半天假。”他父亲说：“哦，昙摩蜱在道上曾告诉你什么事情没有？”加陵答道：“他告诉我说我的毕业期间快到了，他愿意我跟他当和尚去。他又说：这意思已经向父亲提过了。父亲啊，他实在向你提过这话么？”婆多瓦底说：“不错，他曾向我提过。我也很愿意你跟他去。不知道你怎样打算？”加陵说：“我现时有点不愿意。再过十五六年，或者能够从他。我想再入高等学校念书，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点西洋的学问。”他父亲诧异说：“西洋的学问！啊！我的儿，你想差了。西洋的学问不是好东西，是毒药哟。你若是有了那种学问，你就要藐视佛法了。你试瞧瞧在这里的西洋人，多半

是干些杀人的勾当；做些损人利己的买卖；和开些诽谤佛法的学校。什么圣保罗因斯提丢啦，圣约翰海斯苦尔啦，没有一间不是诽谤佛法的。我说你要求西洋的学问会发生危险就在这里。”加陵说：“诽谤与否，在乎自己，并不在乎外人的煽惑。若是父亲许我入圣约翰海斯苦尔，我准保能持守得住，不会受他们的诱惑。”婆多瓦底说：“我是很爱你的，你要做的事情，若是没有什么妨害，我一定允许你。要记得昨晚上我和你说的话。我一想起当日你叔叔和你的白象主（缅甸王尊号）提婆的事，就不由得我不恨西洋人。我最沉痛的是他们在蛮得勒将白象主掳去；和在瑞大光塔设驻防营。瑞大光塔是我们的圣地，他们竟然叫些行凶的人在那里住，岂不是把我们的戒律打破了吗？……我盼望你不要入他们的学校，还是清清净净去当沙门：一则可以为白象主忏悔；二则可以为你的父母积福；三则为你将来往生极乐的预备。出家能得这几种好处，总比西洋的学问强得多。”加陵说：“出家修行，我也很愿意。但无论如何，现在决不能办。不如一面入学，一面跟着昙摩蜱学些经典。”婆多瓦底知道劝不过来，就说：“你既是决意要入别的学校，我也无可奈何。我很喜欢你跟昙摩蜱学习经典。你毕业后就转入仰光高等学校罢，那学校对于缅甸的风俗比较的保存一点。”加陵说：“那么，我明天就去告诉昙摩蜱和法轮学校的教师。”婆多瓦底说：“也好。今天的天气很清爽，下午你又没有功课，不如在午饭后一块儿到湖里逛逛。你就叫他们开饭罢。”婆多瓦底说完就进卧房换衣服去了。

原来加陵住的地方离绿绮湖不远。绿绮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园。缅甸人叫他做干多支；“绿绮”的名字是英国人替他起的。湖边满是热带植物。那些树木的颜色、形态，都是很美丽、很奇异。湖西远远望见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衬

着湖边的椰树、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边，后面有几个宫女持着羽葆随著她一样。此外好的景致，随处都是。不论什么人，一到那里，心中的忧郁立刻消灭。加陵那天和父亲到那里去，能得许多愉快是不消说的。

过了三个月，加陵已经入了仰光高等学校。他在学校里常常思念他最爱的朋友敏明。但敏明自从那天早晨一别，老是没有消息。有一天加陵回家，一进门仆人就递封信给他。拆开看时，却是敏明的信。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来，他等不得见父亲的面，翻身出门，直向敏明家里奔来。

敏明的家还是住在高加因路，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的。女仆玛弥见他推门进来，忙上前迎他说："加陵君，许久不见啊！我们姑娘前天才回来的。你来得正好，待我进去告诉她。"她说完这话就速速进里边去，大声嚷道："敏明姑娘，加陵君来找你呢。快下来罢。"加陵在后面慢慢地走，待要踏入厅门，敏明已迎出来。

敏明含笑对加陵说："谁教你来的呢？这三个月不见你的信，大概因为功课忙的原故罢。"加陵说："不错，我已经入了高等学校，每天下午还要到昙摩蜱那里。……唉，好朋友，我就是有工夫，也不能写信给你。因为我抓起笔来，就没了主意，不晓得要写什么才能叫你觉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里头。我想你这几个月没有信给我，也许是和我一样地犯了这种毛病。"敏明说："你猜的不错。你许久不到我屋里了，现在请你和我上去坐一会。"敏明把手搭在加陵的肩脖上，一面吩咐玛弥预备槟榔、淡巴菰和些少细点；一面携着加陵上楼。

敏明的卧室是楼西。加陵进去，瞧见里面的陈设还是和从前差不多。楼板上铺的是土耳其绒毯。窗上垂着两幅很细致的帷子。她的卧具就放在窗边。外头悬着几盆风兰。瑞大

光的金光远远地从那里射来。靠北是卧榻，离地约一尺高，上面用上等的丝织物盖住。壁上悬着一幅提婆和率裴雅洛观剧的画片。还有好些绣垫散布在地上。加陵拿一个垫子到窗边，刚要坐下，那女仆已经把各样吃的东西捧上来。"你嚼槟榔啵。"敏明说完这话，随手送了一个槟榔到加陵嘴里，然后靠着她的镜台坐下。

加陵嚼过槟榔，就对敏明说："你这次回来，技艺必定很长进；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艺术演奏起来，我好领教一下？"敏明笑说："哦，你是要瞧我演戏来的。我死也不演给你瞧。"加陵说："有什么妨碍呢？你还怕我笑你不成？快演罢，完了咱们再来谈心。"敏明说："这几天我父亲刚刚教我一套雀翎舞，打算在涅般节期到比古演奏，现在先演你瞧罢。我先舞一次，等你瞧熟了，再奏乐和我。这舞蹈的谱可以借用'达撒罗撒，'歌调借用'恩斯民'。这两支谱，你都会吗？"加陵忙答应说："都会，都会。"

加陵擅于奏'巴打拉'，(一种竹制的乐器，详见《大清会典图》)他一听见敏明叫他奏乐，就立刻叫玛弥把那种乐器搬来。等到敏明舞过一次，他就跟着奏起来。

敏明两手拿住两把孔雀翎，舞得非常的娴熟。加陵所奏的巴打拉也还跟得上，舞过一会，加陵就奏起"恩斯民"的曲调；只听敏明唱道：

> "孔雀！孔雀！你不必赞我生得俊美；
> 我也不必嫌你长得丑劣。
> 咱们是同一个身心，
> 同一副手脚。
> 我和你永远同在一个身里住着。
>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别人把咱们的身体分做两个,
是他们把自己的指头压在眼上,
所以会生出这样的错。
你不要像他们这样的眼光。
要知道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敏明唱完,又舞了一会。加陵说:"我今天才知道你的技艺精到这个地步。你所唱的也是很好。且把这歌曲的故事说给我听。"敏明说:"这曲倒没有什么故事,不过是平常的恋歌,你能把里头的意思听出来就够了。"加陵说:"那么,你这支曲是为我唱的。我也很愿意对你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他们二人的感情几年来就渐渐浓厚。这次见面的时候,又受了那么好的感触,所以彼此的心里都承认他们的求婚的机会已经成熟。

敏明愿意再帮父亲二三年才嫁,可是她没有向加陵说明。加陵起先以为敏明是一个很信佛法的女子,怕她后来要到尼庵去实行她的独身主义,所以不敢动求婚的念头。现在瞧出她的心志不在那里,他就决意回去要求婆多瓦底的同意,把他娶过来。照缅甸的风俗,子女的婚嫁本没有要求父母同意的必要。加陵很尊重他父亲的意见,所以要履行这种手续。

他们谈了半晌的工夫,敏明的父亲宋志从外面进来,抬头瞧见加陵坐在窗边,就说:"加陵君,别后平安啊!"加陵忙回答他,转过身来对敏明说:"你父亲回来了。"敏明待下去,她父亲已经登楼。他们三人坐过一会,谈了几句客套,加陵就起身告辞。敏明说:"你来的时间不短,也该回去了。你且等一等,我把这些舞具收拾清楚,再陪你在街上走几步。"

宋志眼瞧着他们出门,正要到自己屋里歇一歇。恰好玛弥上楼来收拾东西。宋志就对他说:"你把那盘槟榔送到我屋

里去罢,”玛弥说:“这是他们剩下的,已经残了。我再给你拿些新鲜的来。”

玛弥把槟榔送到宋志屋里,见他躺在席上,好像想什么事情似的。宋志一见玛弥进来,就起身对她说:“我瞧他们两人实在好得太厉害,若是敏明跟了他,我必要吃亏。你有什么好方法教他们二人的爱情冷淡没有?”玛弥说:“我又不是蛊师,那有好方法离间他们?我想主人你也不必想什么方法,敏明姑娘必不至于嫁他。因为他们一个是属蛇,一个是属鼠的;(缅甸的生肖是算日的。礼拜四生的属鼠,礼拜六生的属蛇。)就算我们肯将姑娘嫁给他,他的父亲也不愿意。”宋志说:“你说的虽然有理,但现在生肖相克的话,好些人都不注重了。倒不如请一位蛊师来,请他在二人身上施一点法术更为得计。”

印度支那间,有一种人叫做蛊师,专用符咒替人家制造命运。有时叫没有爱情的男女,忽然发生爱情;有时将如胶似漆的夫妇化为仇敌。操这种职业的人,以暹罗的僧侣最多,且最受人信仰。缅甸人操这种事业的也不少。宋志因为玛弥的话提醒他,第二天早晨他就出门找蛊师去了。

晌午的时候,宋志和蛊师沙龙回来。他让沙龙进自己的卧房。玛弥一见沙龙进来,木鸡似的站在一边。她想到昨天在无意之中说出蛊师,引起宋志今天的实行,实在对不起她的姑娘。她想到这里,就一直上楼去告诉敏明。

敏明正在屋里念书,听见这消息,急和玛弥下来。蹑步到屏后,倾耳听他们的谈话。只听沙龙说:“这事很容易办。你可以将她常用的贴身东西拿一两件来,我在那上头画些符、念些咒,然后给回她用,过几天就见功效。”宋志说:“恰好这里有她一条常用的领巾,是她昨天回来的时候忘记带上去的。这东西可用吗?”沙龙说:“可以的,但是能够得着……”

敏明听到这里已忍不住，一直走进去向父亲说："阿爸，你何必摆弄我呢？我不是你的女儿吗？我和加陵没有什么意？请你放心。"宋志蓦地里瞧见他女儿进来，简直不知道要用什么话对付她。沙龙也停了半晌才说："姑娘，我们不是谈你的事。请你放心。"敏明斥他说："狡猾的人，你的计我已知道了。你快去办你的事罢。"宋志说："我的儿，你今天疯了吗？你且坐下，我慢慢给你说。"

敏明那里肯依父亲的话？她一味和沙龙吵闹，弄得她父亲和沙龙很没趣。不久沙龙垂着头走出来；宋志满面怒容蹲在床上吸烟；敏明也忿忿地上楼去了。

敏明那一晚上没有下来和父亲用饭。她想父亲终久会用蛊术离间他们，不由得心里难过。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绣枕早已被她的眼泪湿透了。

第二天早晨，她到镜台梳洗，从镜里瞧见她满面都是鲜红色，——因为绣枕褪色，印在她的脸上——不觉笑起来。她把脸上那些印迹洗掉的时候，玛弥已捧一束鲜花、一杯咖啡上来。敏明把花放在一边，一手倚着窗棂，一手拿住茶杯向窗外出神。

她定神瞧着围绕瑞大光的彩云，不理会那塔的金光向她的眼脸射来，她精神因此就十分疲乏。她心里感想，和目前的光融洽，精神上现出催眠的状态。她自己觉得在瑞大光塔顶站着，听见底下的护塔铃叮叮当当地响。她又瞧见上面那些王侯所献底宝石，个个都发出很美丽的光明。她心里喜欢得很，不歇用手去摩弄，无意中把一颗大红宝石摩掉了。她忙要俯身去捡时，那宝石已经掉在地上。她定神瞧着那空儿，要求那宝石掉下底原故，不觉有一种更美丽的宝光从那里射出来。她心里觉得很奇怪，用手扶着金壁，低下头来要瞧瞧那空儿里

头底光景。不提防那壁被她一推，渐渐向后，原来是一扇宝石底门。

那门被敏明推开之后，里面的光直射到她身上。她站在外边，望里一瞧，觉得里头的山水、树木，都是她平生所不曾见过的。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向前走了几十步。耳边恍惚听见有人对她说："好啊！你回来啦。"敏明回头一看，觉得那人很熟悉，只是一时不能记出他底名字。她听见"回来"这两字，心里很是纳闷，就向那人说："我不住在这里，为何说我回来？你是谁？我好像在那里与你会过似的。这是什么地方？"那人笑说："哈哈！去了这些日子，连自己家乡和平日间往来的朋友也忘了。肉体底障碍真是大哟。"敏明听了这话，简直莫名其妙。又问他说："我是谁？有那么好福气住在这里。我真是在这里住过吗？"那人回答说："你是谁？你自己知道。若是说你不曾住过这里，我就领你到处逛一逛，瞧你认得不认得。"

敏明听见那人要领她到处去逛逛，就忙忙答应。但所见底东西，敏明一点也记不清楚，总觉得样样都是新鲜的。那人瞧见敏明那么迷糊，就对她说："你既然记不清，待我一件一件告诉你。"

敏明和那人走过一座碧玉牌楼。两边底树罗列成行；开着很好看的花。红的、白的、紫的、黄的。各色都备。树上有些鸟声，唱得很好听。走路时，有些微风慢慢吹来。吹得各色的花瓣纷纷掉下：有些落在人底身上；有些落在地上；有些还在空中飞来飞去。敏明底头上和肩膀上也被花瓣贴满；遍体薰得很香。那人说："这些花木都是你底老朋友；你常和他们往来。他们的花是长年开放底。"敏明说："这真是好地方，只是我总记不起来。"

走不多远，忽然听见很好的乐音。敏明说："谁在那边奏

乐?”那人回答说:“那里有人奏乐,这里的声音都是发于自然的。你所听的是前面流水的声音。我们再走几步就可以瞧见。”进前几步果然有些泉水穿林而流。水面净着奇异的花草;还有好些水鸟在那里游泳。敏明只认得些荷花、鸂鶒;其余都不认得。那人很不惮烦,把各样的东西都告诉她。

他们二人走过一道桥,迎面立着一片琉璃墙。敏明说:“这墙真好看,是谁在里面住?”那人说:“这里头是乔答摩宣讲法要底道场。现时正在演说,好些人物都在那里聆听法音。转过这个墙角就是正门。到底时候,我领你进去听一听。”敏明贪恋外面的风景,不愿意进去。她说:“咱们逛逛儿才进去罢。”那人说:“你只会听粗陋的声音;看简略的颜色;和闻污劣的香味。那更好的更微妙的,你就不理会了。……好,我再和你走走,瞧你了悟不了悟。”

二人走到墙底尽头,还是穿入树林。他们踏着落花一直进前;树上底鸟声,叫得更好听。敏明抬起头来,忽然瞧见南边的树枝上有一对很美丽的鸟呆立在那里,丝毫的声音也不从他们的嘴里发出。敏明指着问那人说:“只只鸟儿都出声吟唱,为什么那对鸟儿不出声音呢?那是什么鸟?”那人说:“那是命命鸟。为什么不唱?我可不知道。”

敏明听见“命命鸟”三字,心里似乎有点觉悟。她注神瞧着那鸟,猛然对那人说:“那可不是我和我底好朋友加陵么?为何我们都站在那里?”那人说:“是不是,你自己觉得。”敏明抢前几步,看来还是一对呆鸟。她说:“还是一对鸟儿在那里;也许是我底眼花了。”

他们绕了几个弯,当前现出一节小溪把两边的树林隔开。对岸的花草,似乎比这边更新奇。树上底花瓣也是常常掉下来。树下有许多男女:有些躺着底;有些站着底;有些坐着底。

各人在那里说说笑笑，都现出很亲密的样子。敏明说："那边的花瓣落得更妙；人也多一点；我们一同过去逛逛罢。"那人说："对岸可不能去。那落底叫做情尘；若是望人身上落得多了就不好。"敏明说："我不怕。你领我过去逛逛罢。"那人见敏明一定要过去，就对她说："你必要过那边去，我可不能陪你了。你可以自己找一道桥过去。"他说完这话就不见了。敏明回头瞧见那人不在，自己循着水边，打算找一道桥过去。但找来找去总找不着；只得站在这边瞧过去。

她瞧见那些花瓣越落越多，那班男女几乎被葬在底下。有一个男子坐在对岸底水边，身上也是满了落花。一个紫衣底女子走到他跟前说："我很爱你。你是我底命。我们是命命鸟。除你以外，我没有爱过别人。"那男子回答说："我对于你底爱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曾爱过别的女人。"紫衣女子听了，向他微笑，就离开他。走不多远，又遇着一位男子站在树下。她又向那男子说："我很爱你。你是我底命。我们是命命鸟，除你以外，我没有爱过别人。"那男子也回答说："我对于你底爱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曾爱过别的女人。"

敏明瞧见这个光景，心里因此发生了许多问题，就是：那紫衣女子为什么当面撒谎；和那两位男子底回答为什么不约而同？她回头瞧那坐在水边底男子还在那里。又有一个穿红衣底女子走到他面前，还是对他说紫衣女子所说底话。那男子底回答和从前一样，一个字也不改。敏明再瞧那紫衣女子，还是挨着次序向各个男子说话。她走远了，话语底内容虽然听不见，但她底形容老没有改变。各个男子对她也是显出同样的表情。

敏明瞧见各个女子对于各个男子所说底话都是一样；各个男子底回答也是一字不改；心里正在疑惑，忽然来了一阵狂

风把对岸底花瓣刮得干干净净。那班男女立刻变成很凶恶的容貌，互相啮食起来。敏明瞧着这个光景，吓得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就大声喝道："嗳呀！你们感情真是反复无常。"

敏明手里那杯咖啡被这一喝，全都泻在她的裙上。楼下底玛弥听见楼上底喝声，也赶上来。玛弥瞧见敏明周身冷汗，扑在镜台上头，忙上前把她扶起，问道："姑娘你怎样啦？烫着了没有？"敏明醒来，不便对玛弥细说，胡乱答应几句就打发她下去。

敏明细想刚才的异象，抬头再瞧窗外底瑞大光，觉得那塔还是被彩云绕住，越显得十分美丽。她立起来，换过一条绛色的裙子，就坐在她底卧榻上头。她想起在树林里忽然瞧见命命鸟变做她和加陵那回事情，心中好像觉悟他们两个是这边的命命鸟，和对岸自称为命命鸟底不同。她自己笑着说："好在你不在那边。幸亏我不能过去。"

她自经过这一场恐慌，精神上遂起了莫大的变化。对于婚姻另有一番见解；对于加陵底的态度更是不像从前。加陵一点也觉不出来，只猜她是不舒服。

自从敏明回来，加陵没有一天不来找她。近日觉得敏明精神异常，以为自己没有向她求婚，所以不高兴。加陵觉得他自己有好些难解决的问题，不能不对敏明说。第一，是他父亲愿意他去当和尚。第二，纵使准他娶妻，敏明生肖和他不对，顽固的父亲未必承认。现在瞧见敏明这样，不由得不把衷情吐露出来。

加陵一天早晨来到敏明家里，瞧见她态度越发冷静，就安慰她说："好朋友，你不必忧心，日子还长呢。我在咱们底事情上头已经有了打算。父亲若是不肯，咱们最终的办法就是'照例逃走'。你这两天是不是为这事生气呢？"敏明说："这倒不

值得生气。不过这几晚睡得迟,精神有一点疲倦罢了。”

加陵以为敏明底话是真,就把前日向父亲要求底情形说给她听。他说:“好朋友,你瞧我底父亲多么固执。他一意要我去当和尚,我前天向他说些咱们底事,他还要请人来给我说法,你说好笑不好笑?”敏明说:说“什么法?”加陵说:那天晚上,父亲把昙摩蜱请来。我以为有别的事要和他商量,谁知他叫我到跟前教训一顿。你猜他对我讲什么经呢?好些话我都忘记了。内中有一段是很有趣,很容易记底。我且念给你听:

> 佛问摩邓曰:“女爱阿难何似?”女言:“我爱阿难眼;爱阿难鼻;爱阿难口;爱阿难耳;爱阿难声音;爱阿难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泪;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气不净。”

“昙摩蜱说得天花乱坠,我只是偷笑。因为身体上的汗秽,人人都有,那能因着这些小事,就把爱情割断呢?况且这经本来不合对我说;若是对你念,还可以解释得去。”

敏明听了加陵末了那句话,忙问道:“我是摩邓吗?怎样说对我念就可以解释得去?”加陵知道失言,忙回答说:“请你原谅,我说错了。我底意思不是说你是摩邓,是说这本经合于对女人说。”加陵本是要向敏明解嘲,不意反触犯了她。敏明听了那几句经,心里更是明白。他们两人各有各底心事;总没有尽情吐露出来。加陵坐不多会,就告辞回家去了。

涅般节近啦。敏明底父亲直催她上比古去。加陵知道敏明明日要动身,在那晚上到她家里,为底是要给她送行。但一进门,连人影也没有。转过角门,只见玛弥在她屋里缝衣服。那时候约在八点钟底光景。

加陵问玛弥说:“姑娘呢?”玛弥抬头见是加陵,就陪笑说:

"姑娘说要去找你，你反来找她。她不曾到你家去吗？她出门已有一点钟的工夫了。"加陵说："真的么？"玛弥回了一声："我还骗你不成。"低头还是做她底活计。加陵说："那么，我就回去等她。……你请。"

加陵知道敏明没有别处可去；她一定不会趁瑞大光底热闹。他回到家里，见敏明没来，就想着她一定和女伴到绿绮湖上乘凉。因为那夜底月亮得很，敏明和月亮很有缘；每到月圆底时候，她必招几个朋友到那里谈心。

加陵打定主意，就向绿绮湖去。到底时候，觉得湖里静寂得很。这几天是涅般节期，各庙里都很热闹；绿绮湖底冷月没人来赏玩，是意中底事。加陵从爱华德第七底造像后面上了山坡，瞧见没人在那里，心里就有几分诧异。因为敏明每次必在那里坐，这回不见她，谅是没有来。

他走得很累，就在凳上坐一会。他在月影朦胧之中瞧见地下有一件东西；捡起来看时，却是一条蝉翼纱底领巾。那巾底两端都绣一个吉祥海云底徽识；所以他认得是敏明底。

加陵知道敏明还在湖里，把领巾藏在袋里，就抽身去找她。他踏一弯虹桥，转到水边底冷亭，瞧没有人，又折回来。他在山丘上注神一望，瞧见西南边隐隐有个人影；忙上前去，见有几分像敏明。加陵蹑步到野蔷薇垣后面，意思是要吓她。他瞧见敏明好像是找什么东西似的；所以静静伏在那里看她要做什么。

敏明找了半天，随手在乐亭旁边摘了一枝优钵昙花，走到湖边，向着瑞大光合掌礼拜。加陵见了，暗想她为什么不到瑞大光膜拜去？于是再蹑足走近湖边底蔷薇垣。那里离敏明礼拜底地方很近。

加陵恐怕再触犯她，所以不敢做声。只听她底祈祷：

"女弟子敏明,稽首三世诸佛:我自万劫以来,迷失本来智性;因此堕入轮回,成女人身。现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恋天人,致受无量苦楚。愿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碍,转生极乐国土。愿勇猛无畏阿弥陀,俯听恳求接引我。南无阿弥陀佛。"

加陵听了她这番祈祷,心里很受感动。他没有一点悲痛,竟然从蔷薇垣里跳出来,对着敏明说:"好朋友,我听你刚才的祈祷,知道你厌弃这世间,要离开他。我现在也愿意和你同行。"

敏明笑道:"你什么时候来底? 你要和我同行,莫不你也厌世吗?"加陵说:"我不厌世。因为你底原故,我愿意和你同行。我和你分不开。你到那里,我也到那里。"敏明说:"不厌世,就不必跟我去。你要记得你父亲愿你做一个转法轮能手。你现在不必跟我去,以后还有相见底日子。"加陵说:"你说不厌世就不必死,这话有些不对。譬如我要到蛮得勒去,不是嫌恶仰光,不过我未到过那城,所以愿意去瞧一瞧。但有些人很厌恶仰光,他巴不得立刻离开才好。现在,你是第二类底人;我是第一类底人。为什么不让我和你同行?"敏明不料加陵会来;更不料他一下就决心要跟从她。现在听他这一番话语,知道他与自己底觉悟虽然不同,但她常感得他们二人是那世界底命命鸟,所以不甚阻止他。到这时,她才把前几天底事告诉加陵。加陵听了,心里非常的喜欢说:"有那么好的地方为何不早告诉我? 我一定离不开你了,我们一块儿去罢。"

那时月光更是明亮。树林里萤火无千无万地闪来闪去,好像那世界底人物来赴他们底喜筵一样。

加陵一手搭在敏明底肩上,一手牵着她。快到水边底时候,加陵回过脸来向敏明底唇边啜了一下。他说:"好朋友,你

不亲我一下么?”敏明好像不曾听见,还是直地走。

他们走入水里,好像新婚底男女携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无现点畏缩。在月光水影之中,还听见加陵说:“咱们是生命底旅客,现在要到那个新世界,实在叫我喜乐得很。”

现在他们去了!月光还是照着他们所走底路;瑞大光远远送一点鼓乐底声音来;动物园底野兽也都为他们唱很雄壮的欢送歌;惟有那不懂人情底水,不愿意替他们守这旅行底秘密,要找机会把他们底躯壳送回来。

商　人　妇

“先生，请用早茶。”这是二等舱底侍者催我起床底声音。我因为昨天上船底时候太过忙碌，身体和精神都十分疲倦，从九点一直睡到早晨七点还没有起床。我一听侍者底招呼，就立刻起来；把早晨应办底事情弄清楚，然后到餐厅去。

那时节餐厅里满坐了旅客。个个在那里喝茶，说闲话：有些预言欧战谁胜谁负底，有些议论袁世凯该不该做皇帝底；有些猜度新加坡印度兵变乱是不是受了印度革命党运动底；那种唧唧咕咕的声音，弄得一个餐厅几乎变成菜市。我不惯听这个，一喝完茶就回到自己底舱里，拿了一本《西青散记》跑到右舷找一个地方坐下，预备和书里的双卿谈心。

我把书打开，正要看时，一位印度妇人携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到跟前和我面对面地坐下。这妇人，我前天在极乐寺放生池边曾见过一次；我也瞧着她上船；在船上也是常常遇见她在左右舷乘凉。我一瞧见她，就动了我底好奇心；因为她底装束虽是印度的，然而行动却不像印度妇人。

我把书搁下，偷眼瞧她，等她回眼过来瞧我底时候，我又装做念书。我好几次是这样办，恐怕她疑我有别的意思，此后就低着头，再也不敢把眼光射在她身上。她在那里信口唱些印度歌给小孩听，那孩子也指东指西问她说话。我听她底回答，无意中又把眼睛射在她脸上。她见我抬起头来，就顾不得和孩子周旋，急急地用闽南土话问我说：“这位老叔，你也是要

到新加坡去么?”她底口腔很像海澄底乡人;所问底也带着乡人底口气。在说话之间,一字一字慢慢地拼出来,好像初学说话底一样。我被她这一问,心里底疑团结得更大,就回答说:“我要回厦门去。你曾到过我们那里么,为什么能说我们底话?”“呀!我想你瞧我底装束像印度妇女,所以猜疑我不是唐山(华侨叫祖国做唐山)人。我实在告诉你,我家就在鸿渐。”

那孩子瞧见我们用土话对谈,心里奇怪得很,他摇着妇人底膝头,用印度话问道:“妈妈,你说底是什么话?他是谁?”也许那孩子从来不曾听过她说这样的话,所以觉得希奇。我巴不得快点知道她底底蕴,就接着问她:“这孩子是你养底么?”她先回答了孩子,然后向我叹一口气说:“为什么不是呢?这是我在麻德拉斯养底。”

我们越谈越熟,就把从前的畏缩都除掉。自从她知道我的里居、职业以后,她再也不称我做“老叔”便转口称我做“先生”。她又把麻德拉斯大概的情形说给我听。我因为她底境遇很希奇,就请她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她谈得高兴,也就应许了。那时,我才把书收入口袋里,注神听她诉说自己底历史。

我十六岁就嫁给青礁林荫乔为妻。我底丈夫在角尾开糖铺。他回家底时候虽然少,但我们底感情决不因为这样就生疏。我和他过了三四年的日子,从不曾绊过嘴,或闹过什么意见。有一天,他从角尾回来,脸上现出忧闷的容貌。一进门就握着我底手说:“惜官,(闽俗,长辈称下辈或同辈的男女彼此相称常加‘官’字在名字之后)我底生意已经倒闭,以后我就不到角尾去啦。”我听了这话,不由得问他:“为什么呢?是买卖不好吗?”他说:“不是,不是,是我自己弄坏底。这几天那里赌局,有些朋友招我同玩,我起先赢了许多,但是后来都输得精

光，甚至连店里底生财家伙，也输给人了。……我实在后悔，实在对你不住。”我怔了一会，也想不出什么合式的话来安慰他；更不能想出什么话来责备他。

他见我底泪流下来，忙替我擦掉，接着说：“哎！你从来不曾在我面前哭过；现在你向我掉泪，简直像熔融的铁珠一滴一滴地滴在我心坎儿上一样。我底难受，实在比你更大。你且不必担忧，我找些资本再做生意就是了。”

当下我们二人面面相觑，在那里静静地坐着。我心里虽有些规劝底话要对他说，但我每将眼光射在他脸上底时候，就觉得他有一种妖魔的能力，不容我说，早就理会了我底意思。我只说：“以后可不要再耍钱，要知道赌钱……”

他在家里闲着，差不多有三个月。我所积底钱财倒还够用，所以家计用不着他十分挂虑。他镇日出外借钱做资本，可惜没有人信得过他，以致一文也借不到。他急得无可奈何，就动了过番（闽人说到南洋为过番）底念头。

他要到新加坡去底时候，我为他摒挡一切应用的东西，又拿了一对玉手镯教他到厦门兑来做盘费。他要趁早潮出厦门，所以我们别离底前一夕足足说了一夜的话。第二天早晨，我送他上小船，独自一人走回来，心里非常烦闷，就伏在案上，想着到南洋去底男子多半不想家，不知道他会这样不会。正这样想，蓦然一片急步声达到门前，我认得是他，忙起身开了门；问：“是漏了什么东西忘记带去么？”他说：“不是。我有一句话忘记告诉你：我到那边底时候，无论做什么事，总得给你来信。若是五六年后我不能回来，你就到那边找我去。”我说：“好吧。这也值得你回来叮咛，到时候我必知道应当怎样办底。天不早了，你快上船去罢。”他紧握着我底手，长叹了一声，翻身就出去了。我注目直送去到榕荫尽处，瞧他下了长

堤，才把小门关上。

我与林荫乔别离那一年，正是二十岁。自他离家以后，只来了两封信，一封说他在新加坡丹让巴葛开杂货店，生意很好。一封说他底事情忙，不能回来。我连年望他回来完聚，只是一年一年的盼望都成虚空了。

邻舍底妇人常劝我到南洋找他去。我一想我们夫妇离别已经十年，过番找他虽是不便，却强过独自一人在家里挨苦。我把所积底钱财检妥，把房子交给乡里底荣家长管理，就到厦门搭船。

我第一次出洋，自然受不惯风浪底颠簸，好容易就到新加坡那时节，我心里底喜欢，简直在这辈子里头不曾再遇见。我请人带我到丹让巴葛义和诚去。那时我心里底喜欢更不能用言语来形容。我瞧店里底买卖很热闹，我丈夫这十年间底发达，不用我估量，也就罗列在眼前了。

但是店里底伙计都不认识我，故得对他们说明我是谁、和来意。有一位年轻的伙计对我说："头家(闽人称店主为头家)今天没有出来，我领你到住家去罢。"我才知道我丈夫不在店里住；同时我又猜他一定是再娶了；不然，断没有所谓住家底。我在路上就向伙计打听一下，果然不出所料！

人力车转了几个弯，到一所半唐半洋的楼房停住。伙计说："我先进去通知一声。"他撇我在外头，许久才出来对我说："头家早晨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哪。头家娘请你进去里头等他一会儿，也许他快要回来。"他把我两个包袱——那就是我底行李——拿在手里，我随着他进去。

我瞧见屋里底陈设十分华丽。那所谓头家娘底，是一个马来妇人，她出来，只向我略略点了一个头。她底模样，据我看来很不恭敬，但是南洋底规矩我不懂得，只得陪她一礼。她

头上戴底金刚钻和珠子，身上缀底宝石、金、银，衬着那副黑脸孔，越显出丑陋不堪。

她对我说了几句套话，又叫人递一杯咖啡给我，自己在一边吸烟、嚼槟榔，不大和我攀谈。我想是初会生疏底原故，所以也不敢多问她底话。不一会，得得的马蹄声从大门直到廊前，我早猜着是我丈夫回来了。我瞧他比十年前胖了许多，肚子也大起来了。他口里含着一枝雪茄，手里扶着一根象牙杖，下了车，踏进门来，把帽子挂在架上。见我坐在一边，正要发问，那马来妇人上前向他唧唧咕咕地说了几句。她底话我虽不懂得，但瞧她底神气像有点不对。

我丈夫回头问我说："惜官，你要来底时候，为什么不预先通知一声？是谁叫你来底？"我以为他见我以后必定要对我说些温存的话，那里想到反把我诘问起来！当时我把不平的情绪压下，陪笑回答他，说："唉，荫哥，你岂不知道我不会写字么？咱们乡下那位写信底旺师常常给人家写别字，甚至把意思弄错了；因为这样，所以不敢央求他替我写。我又是决意要来找你底，不论迟早，总得动身，又何必我费这番工夫呢？你不曾说过五六年后若不回去，我就可以来吗？"我丈夫说："吓！你自己倒会出主意。"他说完，就横横地走进屋里。

我听他所说底话，简直和十年前是两个人。我也不明白其中底缘故：是嫌我年长色衰呢，我觉得比那马来妇人还俊得多；是嫌我德行不好呢，我嫁他那么多年，事事承顺他，从不曾做过越出范围底事。荫哥给我这个闷葫芦，到现在我还猜不透。

他把我安顿在楼下，七八天的工夫不到我屋里，也不和我说话。那马来妇人倒是很殷勤，走来对我说："荫哥这几天因为你底事情很不喜欢。你且宽怀，过几天他就不生气了。晚

上有人请咱们去赴席，你且把衣服穿好，我和你一块儿去。”

她这种甘美的语言，叫我把从前猜疑她底心思完全打消。我穿底是湖色布衣，和一条大红绉裙；她一见了，不由得笑起来。我觉得自己满身村气，心里也有一点惭愧。她说：“不要紧。请咱们底不是唐山人，定然不注意你穿底是不是时新的样式。咱们就出门罢。”

马车走了许久，穿过一丛椰林，才到那主人底门口。进门是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一面张望，一面随着她到客厅去。那里果然有很奇怪的筵席摆设着。一班女客都是马来人和印度人。她们在那里叽哩咕噜地说说笑笑，我丈夫底马来妇人也撇下我去和她们谈话。不一会，她和一位妇人出去，我以为她们逛花园去了，所以不大理会。但过了许久的工夫，她们只是不回来，我心急起来就向在座底女人说：“和我来底那位妇人往那里去?”她们虽能会意，然而所回答底话，我一句也懂不得。

我坐在一个软垫上，心头跳动得很厉害。一个仆人拿了一壶水来，向我指着上面的筵席作势。我瞧见别人洗手，知道这是食前底规矩，也就把手洗了。她们让我入席，我也不知道那里是我应当坐底地方，就顺着她们指定给我底位坐下。她们祷告以后，才用手向盘里取自己所要底食品。我头一次掬东西吃，一定是很不自然，她们又教我用指头底方法。我在那时，很怀疑我丈夫底马来妇人不在座。所以无心在筵席上张罗。

筵席撤掉以后，一班客人都笑着向我亲了一下吻就散了。当时我也要跟她们出门，但那主妇叫我等一等。我和那主妇在屋里指手画脚做哑谈，正笑得不可开交，一位五十来岁的印度男子从外头进来。那主妇忙起身向他说了几句话，就和他

一同坐下。我在一个生地方遇见生面的男子，自然羞缩到了不得。那男子走到我跟前说："喂，你已是我底人啦。我用钱买你。你住这里好。"他说底虽是唐话，但语格和腔调全是不对的。我听他说把我买过来，不由得恸哭起来。那主妇倒是在身边殷勤地安慰我。那时已是入亥时分，他们教我进里边睡，我只是和衣在厅边坐了一宿，那里肯依他们底命令！

先生，你听到这里必定要疑我为什么不死。唉！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思想，但是他们守着我好像囚犯一样，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人在我身旁。久而久之，我底激烈的情绪过了，不但不愿死，而且要留着这条命往前瞧瞧我底命运到底是怎样的。

买我底人是印度麻德拉斯底回教徒阿户耶。他是一个氆氇商。因为在新加坡发了财，要多娶一个姬妾回乡享福。偏是我底命运不好，趁着这机会就变成他底外国骨董。我在新加坡住不上一个月，他就把我带到麻德拉斯去。

阿户耶给我起名叫利亚。他叫我把脚放了，又在我鼻上穿了一个窟窿，带上一只钻石鼻环。他说照他们底风俗，凡是已嫁的女子都得带鼻环，因为那是妇人底记号。他又给很好的"克尔塔"(回妇上衣)，"马拉姆"(胸衣)，和"埃撒"(裤)教我穿上。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一个回回婆子了。

阿户耶有五个妻子，连我就是六个。那五人之中，我和第三妻底感情最好。其余的我很憎恶他们，因为他们欺负我不会说话；又常常戏弄我。我底小脚在她们当中自然是希罕的；她们虽是不歇地摩挲，我也不怪。最可恨的是她们在阿户耶面前播弄是非，教我受委曲。

阿噶利马是阿户耶第三妻底名字，就是我被卖时张罗筵席底那个主妇。她很爱我，常劝我用"撒马"来涂眼眶，用指甲花来涂指甲和手心。回教的妇人每日用这两种东西和我们唐

人用脂粉一样。她又教我念孟加里文和亚剌伯文。我想起自己因为不能写信底缘故,致使荫哥有所藉口,现在才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愿意在这举目无亲底时候用功学习些少文字。她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当我底教师是绰绰有余底。

我从阿噶利马念了一年,居然会写字了! 她告诉我他们教里有一本天书,本不轻易给女人看底,但她以后必要拿那本书来教我。她常对我说:"你底命运会那么蹇涩,都是阿拉给你注定底。你不必想家太甚,日后或者有大快乐临到你身上,叫你享受不尽。"这种定命底安慰,在那时节很可以教我底精神活泼一点。

我和阿户耶虽无夫妻底情,却免不了有夫妻底事。哎! 我这孩子(她说时把手抚着那孩子底顶上)就是到麻德拉斯底第二年养底。我活了三十多岁才怀孕,那种痛苦为我一生所未经过。幸亏阿噶利马能够体贴我,她常用话安慰我,教我把目前的苦痛忘掉。有一次她瞧我过于难受,就对我说:"呀! 利亚,你且忍耐着罢。咱们没有无花果树底福分,(《可兰经》载阿丹浩挖被天魔阿扎贼来引诱,吃了阿拉所禁底果子,当时他们二人底天衣都化没了。他们觉得赤身底羞耻,就向乐园里底树借叶子围身。各种树木因为他们犯了阿拉底戒命,都不敢借,惟有无花果树瞧他们二人怪可怜的,就慷慨借些叶子给他们。阿拉嘉许无花果树底行为,就赐他不必经过开花和受蜂蝶搅扰底苦而能结果。)所以不能免掉怀孕底苦。你若是感得痛苦底时候,可以默默向阿拉求恩,他可怜你,就赐给你平安。"我在临产底前后期,得着她许多的帮助,到现在还是忘不了她底情意。

自我产后,不上四个月,就有一件失意的事教我心里不舒服;那就是和我底好朋友离别。她虽不是死掉,然而她所去底

地方，我至终不能知道。阿噶利马为什么离开我呢？说来话长，多半是我害她底。

我们隔壁有一位十八岁的小寡妇名叫哈那，她四岁就守寡了。她母亲苦待她倒罢了，还要说她前生的罪业深重，非得叫她辛苦，来生就不能超脱。她所吃所穿底都跟不上别人，常常在后园里偷哭。她家底园子和我们底园子只隔一道竹篱，我一听见她哭，或是听见她在那里，就上前和她谈话。有时安慰她，有时给东西她吃；有时送她些少金钱。

阿噶利马起先瞧见我周济那寡妇，很不以为然。我屡次对她说明在唐山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受人家底周济，从不分什么教门。她受我底感动，后来对于那寡妇也就发出哀怜的同情。

有一天阿噶利马拿些银子正从篱间递给哈那，可巧被阿户耶瞥见。他不声不张，蹑步到阿噶利马后头，给她一掌，顺口骂说："小母畜，贱生的母猪，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回到屋里，气得满身抖擞，指着阿噶利马说："谁教你把钱给那婆罗门妇人？岂不把你自己玷污了吗？你不但玷污了自己，更是玷污我和清真圣典。'马赛拉！'(是'阿拉'禁止底意思)快把你底'布卡'(面幕)放下来罢。"

我在里头听得清楚，以为骂过就没事。谁知不一会的工夫，阿噶利马珠泪承睫地走进来，对我说："利亚，我们要分离了！"我听这话吓了一跳，忙问道："你说底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她说："你不听见他叫我把布卡放下来罢？那就是休我底意思。此刻我就要回娘家去。你不必悲哀，过两天他气平了，总得叫我回来。"那时我一阵心酸，不晓得要用什么话来安慰她，我们抱头哭了一场就分散了。唉！"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整路长大癞。"这两句话实在是人间生活底常例呀！

自从阿噶利马去后，我底凄凉的历书又从“贺春王正月”翻起。那四个女人是与我素无交情底。阿户耶呢，他那副黝黑的脸，猬毛似的胡子，我一见了就憎厌，巴不得他快离开我。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乳育孩子，此外没有别的事情。我因为阿噶利马底事，吓得连花园也不敢去逛。

过几个月，我底苦生涯快挨尽了！因为阿户耶藉着病回他底乐园去了。我从前听见阿噶利马说过：妇人于丈夫死后一百三十日后就得自由，可以随便改嫁。我本欲等到那规定的日子才出去，无奈她们四个人因为我有孩子，在财产上恐怕给我占便宜，所以多方窘迫我。她们底手段，我也不忍说了。

哈那劝我先逃到她姊姊那里。她教我送一点钱财给她姊夫，就可以得他们底容留。她姊姊我曾见过，性情也很不错。我一想，逃走也是好的，她们四个人底心肠鬼蜮到极，若是中了她们底暗算，可就不好。哈那底姊夫在亚可特住。我和她约定了，教她找机会通知我。

一星期后，哈那对我说她底母亲到别处去，要夜深才可以回来，教我由篱笆逾越过去。这事本不容易，因事后须得使哈那不致于吃亏。而且篱上界着一行铁线，实在教我难办。我抬头瞧见篱下那棵波罗蜜树有一丫横过她那边，那树又是斜着长上去底。我就告诉她，叫她等待人静时候在树下接应。

原来我底住房有一个小门通到园里。那一晚上，天际只有一点星光，我把自己细软的东西藏在一个口袋里，又多穿了两件衣裳，正要出门，瞧见我底孩子睡在那里。我本不愿意带他同行，只怕他醒时瞧不见我要哭起来，所以暂住一下，把他抱在怀里，让他吸乳。他吸底时节，才实在感得我是他底母亲，他父亲虽与我没有精神上的关系，他却是我养底。况且我去后，他不免要受别人底折磨。我想到这里，不由得双泪直

流。因为多带一个孩子，会教我底事情越发难办。我想来想去，还是把他驼起来，低声对他说："你是好孩子，就不要哭，还得乖乖地睡。"幸亏他那时好像理会我底意思，不大作声。我留一封信在床上，说明愿意抛弃我应得的产业和逃走底理由，然后从小门出去。

我一手往后托住孩子，一手拿着口袋，蹑步到波罗蜜树下。我用一条绳子拴住口袋，慢慢地爬上树，到分丫底地方少停一会。那时孩子哼了一两声，我用手轻轻地拍着，又摇他几下，再把口袋扯上来，抛过去给哈那接住。我再爬过去，摸着哈那为我预备底绳子，我就紧握着，让身体慢慢坠下来。我底手耐不得摩擦，早已被绳子挫伤了。

我下来之后，谢过哈那，忙忙出门，离哈那底门口不远就是爱德耶河，哈那和我出去雇船，她把话交代清楚就回去了。那舵工是一个老头子，也许听不明白哈那所说底话。他划到塞德必特车站，又替我去买票。我初次搭车，所以不大明白行车底规矩；他叫我上车，我就上去。车开以后，查票人看我底票才知道我搭错了。

车到一个小站，我赶紧下来，意思是要等别辆车搭回去。那时已经夜半，站里底人说上麻德拉斯底车要到早晨才开。不得已就在候车处坐下。我把"马支拉"（回妇外衣）披好，用手支住袋假寐，约有三四点底工夫。偶一抬头，瞧见很远一点灯光由栅栏之间射来。我赶快到月台去，指着那灯问站里底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笑说："这妇人连方向也分不清楚了。她认启明星做车头底探灯哪。"我瞧真了，也不觉得笑起来，说："可不是！我底眼真是花了。"

我对着启明星，又想起阿噶利马底话。她曾告诉我那星是一个擅于迷惑男子底女人变底。我因此想起荫哥和我底感

情本来很好，若不是受了番婆底迷惑，决不忍把他最爱的结发妻卖掉。我又想着自己被卖底不是不能全然归在荫哥身上。若是我情愿在唐山过苦日子，无心到新加坡去依赖他，也不会发生这事。我想来想去，反笑自己逃得太过唐突。我自问既然逃得出来，又何必去依赖哈那底姊姊呢？想到这里，仍把孩子抱回候车处，定神解决这问题。我带出来底东西和现银共值三千多卢比，若是在村庄里住，很可以够一辈子底开销；所以我就把独立生活底主意拿定了。

天上底星星陆续收了他们底光，惟有启明仍在东方闪烁着。当我瞧着她底时候，好像有一种声音从她底光传出来，说："惜官，此后你别再以我为迷惑男子底女人。要知道凡光明的事物都不能迷惑人。在诸星之中，我最先出来，告诉你们黑暗快到了；我最后回去，为底是领你们紧接受着太阳底光亮；我是夜界最光明的星。你可以当我做你心里底殷勤的警醒者。"我朝着她，心花怒开，也形容不出我心里底感谢。此后我一见着她，就有一番特别的感触。

我向人打听客栈所在底地方，都说要到贞葛布德才有。于是我又搭车到那城去。我在客栈住不多的日子就搬到自己底房子住去。

那房子是我把钻石鼻环兑出去所得底金钱买来的。地方不大，只有二间房和一个小园，四面种些露兜树当做围墙。印度式的房子虽然不好，但我爱他靠近村庄，也就顾不得他底外观和内容了。我雇了一个老婆子帮助料理家务，除养育孩子以外，还可以念些印度书籍。我在寂寞中和这孩子玩弄，才觉得孩子底可爱，比一切的更甚。

每到晚间，就有一种很庄重的歌声送到我耳里。我到园里一望，原来是从对门一个小家庭发出来。起先我也不知道

他们唱来干什么,后来我才晓得他们是基督徒。那女主人以利沙伯不久也和我认识,我也常去赴他们底晚祷会。我在贞葛布德最先认识底朋友就算他们那一家。

以利沙伯是一个很可亲的女人,她劝我入学校念书,且应许给我照顾孩子。我想偷闲度日也是没有什么出色,所以在第二年她就介绍我到麻德拉斯一个妇女学校念书。每月回家一次瞧瞧我底孩子,她为我照顾得很好,不必我担忧。

我在校里没有分心底事,所以成绩甚佳。这六七年的工夫,不但是学问长进,连从前所有的见地都改变了。我毕业后直到于今就在贞葛布德附近一个村里当教习。这就是我一生经历底大概,若要详细说来,虽用一年底工夫也说不尽。

现在我要到新加坡找我丈夫去。因为我要知道卖我底到底是谁。我很相信荫哥必不忍做这事;纵然是他出底主意,终有一天会悔悟过来。

惜官和我谈了足有两点多钟,她说得很慢,加之孩子时时搅扰她,所以没有把她在学校底生活对我详细地说。我因为她说得工夫太长,恐怕精神过于受累,也就不往下再问。我只对她说:“你在那漂流底时节,能够自己找出这条活路,实在可敬。明天到新加坡底时候,若是要我帮助你去找荫哥,我很乐意为你去干。”她说:“我那里有什么聪明,这条路不过是冥冥中底指导者替我开底。我在学校里所念底书,最感动我底是《天路历程》和《鲁宾孙漂流记》,这两部书给我许多安慰和模范。我现时简直是一个女鲁宾孙哪。你要帮我去找荫哥,我实在感激。因为新加坡我不大熟悉,明天总得求你和我……”说到这里,那孩子催着她进去舱里拿玩具给他。她就起来,一面续下去说:“明天总得求你帮忙。”我起立对她行了一个敬

礼，就坐下把方才的会话录在怀中日记里头。

过了二十四点钟，东南方微微露出几个山峰。满船底人都十分忙碌，惜官也顾着检点她底东西，没有出来。船入港底时候，她才携着孩子出来与我坐在一条长凳上头。她对我说："先生：想不到我会再和这个地方相见。岸上底椰树还是舞着他们底叶子；海面底白鸥还是飞来飞去向客人表示欢迎；我的愉快也和九年前初会他们那时一样。如箭的时光，转眼就过了那么多年，但我至终瞧不出从前所见底和现在所见底当中有什么分别。……呀！'光阴如箭'底话，不是指着箭飞得快说，乃是指着箭度本体说。光阴无论飞得多么快，在里头底事物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好像附在箭上底东西，箭虽是飞行着，他们却是一点不更改。……我今天所见底和从前所见底虽是一样，但愿荫哥底心肠不要像自然界底现象变更得那么慢；但愿他回心转意地接纳我。"我说："我和你表同情。听说这船要泊在丹让巴葛底码头，我想到时，你先在船上候着，我上去打听一下再回来和你同去。这办法好不好呢。"她说："那么，就教你多多受累了。"

我上岸问了好几家都说不认得林荫乔这个人，那义和诚底招牌更是找不着。我非常着急，走了大半天觉得有一点累，就上一家广东茶居歇足，可巧在那里给我查出一点端倪。我问那茶居底掌柜。据他说：林荫乔因为把妻子卖给一个印度人，惹起本埠多数唐人底反对。那时有人说是他出主意卖底，有人说是番婆卖底，究竟不知道是谁做底事。但他底生意因此受莫大的影响，他瞧着在新加坡站不住，就把店门关起来，全家搬到别处去了。

我回来将所查出底情形告诉惜官，且劝她回唐山去。她说："我是永远不能去底。因为我带着这个棕色孩子，一到家，

人必要耻笑我，况且我对于唐文一点也不会，回去岂不要饿死吗？我想在新加坡住几天，细细地访查他底下落。若是访不着时，仍旧回印度去。……唉，现在我已成为印度人了！"

我瞧她底情形，实在想不出什么话可以劝她回乡。只叹一声说："呀！你底命运实在苦！"她听了反笑着对我说："先生啊，人间一切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苦乐底分别：你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我换一句话说：眼前所遇底都是困苦；过去，未来底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昨天我对你诉说自己境遇底时候，你听了觉得很苦，因为我把从前的情形陈说出来，罗列在你眼前，教你感得那是现在的事；若是我自己想起来，久别，被卖，逃亡，等等事情都有快乐在内。所以你不必为我叹息，要把眼前的事看开才好。……我只求你一样，你到唐山时，若是有便，就请到我村里通知我母亲一声。我母亲算来已有七十多岁，她住在鸿渐，我底唐山亲人只剩着她咧。她底门外有一棵很高的橄榄树，你打听良姆，人家就会告诉你。"

船离码头底时候，她还站在岸上挥着手巾送我。那种诚挚的表情，教我永远不能忘掉。我到家不上一月就上鸿渐去。那橄榄树下底破屋满被古藤封住，从门缝儿一望，隐约瞧见几座朽腐的木主搁在桌上，那里还有一位良姆！

换巢鸾凤

一 歌声

那时刚过了端阳节期，满园里底花草倚仗膏雨的恩泽，都争着向太阳献他们底媚态。——鸟儿、虫儿也在这灿烂的庭园歌舞起来。和鸾独自一人站在啭鹂亭下。她所穿底衣服和槛下紫蛱蝶花底颜色相仿。乍一看来，简直疑是被阳光底威力拥出来底花魂。她一手用蒲葵扇挡住当午的太阳，一手提着长褂，望发出蝉声底梧桐前进。——走路时，脚下底珠鞋一步一步印在软泥嫩苔之上，印得一路都是方胜了。

她走到一株瘦削的梧桐底下，瞧见那蝉踞在高枝嘶嘶地叫个不住，——想不出什么方法把那小虫带下来，便将手扶着树干尽力一摇，叶上底残雨乘着机会飞滴下来，那小虫也带着残声飞过墙东去了。那时，她才后悔不该把树摇动，教那饿鬼似的雨点争先恐后地扑在自己身上。那虫歇在墙东底树梢，还振着肚皮向她解嘲说："值也！值也！……值。"她愤不过，要跑过那边去和小虫见个输赢。刚过了月门，就听见一缕清逸的歌声从南窗里送出来。她爱音乐底心本是受了父亲底影响，一听那抑扬的腔调，早把她所要做底事搁在脑后了。她悄悄地走到窗下，只听得：

…………

你在江湖流落尚有雌雄侣；
亏我影只形单异地栖。
风急衣单无路寄，
寒衣做起误落空闺。
日日望到夕阳，我就愁倍起：
只见一围衰柳锁住长堤。
又见人影一鞭残照里，
几回错认是我郎归。
…………

正听得津津有味，一种娇娆的声音从月门出来；“大小姐你在那里干什么？太太请你去瞧金鱼哪。那是客人从东沙带来送给咱们底。好看得很，快进去罢。”她回头见是自己底丫头婢而，就示意不教她做声，且招手叫她来到跟前，低声对她说：“你听这歌声多好！”她底声音想是被窗里底人听见，话一说完，那歌声也就止住了。

婢而说：“小姐，你瞧你底长褂子都已湿透，鞋子也给泥沾污了。咱们回去罢。别再听啦。”她说：“刚才所听底实在是好，可惜你来迟一点，领教不着。”婢而问：“唱底是什么？”她说：“是用本地话唱底。我到底时候，只听得什么……尚有雌雄侣……影只形单异地栖。……”婢而不由她说完就插嘴说：“噢，噢，小姐，我知道了。我也会唱这种歌儿。你所听的叫做《多情雁》，我也会唱。”她听见婢而也会唱，心里十分喜欢，一面走一面问：“这是那一类底歌呢？你说会唱，为什么你来了这两三年从不曾唱过一次？”婢而说：“这就叫做粤讴，大半是男人唱底。我恐怕老爷骂，所以不敢唱。”她说：“我想唱也无妨。你改天教给我几枝罢。我很喜欢这个。”她们在谈话间，已经走到饮光斋底门前。二人把脚下的泥刮掉，才踏进去。

饮光斋是阳江州衙内底静室。由这屋里往北穿过三思堂就是和鸾底卧房。和鸾和婤而进来底时候,父亲崇阿,母亲赫舍里氏,妹妹鸣鸶,和表兄启祯正围坐在那里谈话。鸣鸶把她底座让出一半,对和鸾说:"姊姊快来这里坐着罢。爸爸给咱们讲养鱼经哪。"和鸾走到妹妹身边坐下,瞧见当中悬着一个琉璃壶,壶内底水映着五色玻璃窗底彩光,把金鱼底颜色衬得越发好看。崇阿只管在那里说,和鸾却不大介意。因为她惦念着跟婤而学粤讴,巴不得立刻回到自己底卧房去。她坐了一会,仍扶着婤而出来。

崇阿瞧见和鸾出去,就说:"这孩子进来不一会儿,又跑出去,到底是忙些什么?"赫氏笑着回答说:"也许是瞧见祯哥儿在这里,不好意思坐着罢。"崇阿说:"他们天天在一块儿也不害羞,偏是今天就回避起来。真是奇怪。"原来启祯是赫氏底堂侄子,他底祖上,不晓得在那一代有了战功,给他荫袭一名轻车都尉。只是他父母早已去世,从小就跟着姑姑过日子,他姑丈崇阿是正白旗人,由笔帖式出身,出知阳江州事。他底学问虽不甚好,却很喜欢谈论新政。当时所有的新式报像《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康梁们底著述,他除了办公以外,不是弹唱,就是和这些新书报周旋。他又深信非整顿新军,不能教国家复兴起来。因为这样,他在启祯身上底盼望就非常奢大。有时下乡剿匪,也带着他同行,为底是叫他见习些战务。年来瞧见启祯长得一副好身材,心里更是喜欢,有意思要将和鸾配给他。老夫妇们曾经商量过好几次,却没有正式提起。赫氏以为和鸾知道这事,所以每到启祯在跟前底时候,她要避开,也就让她回避。

再说和鸾跟婤而学了几枝粤讴,总觉得那腔调不及那天在园里所听底好。但是她很聪明,曲谱一上口,就会照着弹出

来。她自己费了很大的工夫去学粤讴，方才摸着一点门径，居然也会撰词了。她在三思堂听着父亲弹琵琶，不觉技痒起来。等父亲弹完，就把那乐器抱过来，对父亲说："爸爸，我这两天学了些新调儿，自己觉得很不错；现在把他弹出来，您瞧好听不好听。"她说着，一面用手去和弦子，然后把琵琶立起来，唱道：

萧疏雨，问你要落几天？

　　你有天宫唔[①]住，偏要在地上流连。

你为饶益众生，舍得将自己作践。

　　我地[②]得到你来，就唔使劳烦个位散花仙。

人地话[③]雨打风吹会将世界变，

　　果然你一来到就把锦绣装饰满园。

你睇[④]娇红嫩绿委实增人恋。

　　可怪噉[⑤]好世界，重有个只啼不住慨杜鹃！

鹃呀！愿你慨[⑥]血洒来好似雨噉周偏，

　　一点一滴润透三千大千。

劝君休自蹇，要把愁眉展。

　　但愿人间一切血、泪、和汗点，

一洒出来就同雨点一样化做甘泉。

"这是前天天下雨的时候做底。不晓得您听了以为怎

---

① "唔"等于"不"，读如英文 m。

② "我地"等于"我们"。

③ "人地话"就是"人家说"。

④ "睇"北方说"瞧"。

⑤ "噉"等于"如此"，"这样"。

⑥ "慨"等于"的"，"底"。

样?”崇阿笑说:“我儿,你多会学会这个?这本是旷夫怨女之词,你把他换做写景,也还可听。你倒有一点聪明,是谁教给你底?”和鸾瞧见父亲喜欢,就把那天怎样在园里听见,怎样央娉而教,自己怎样学;都说出来。崇阿说:“你是在龙王庙后身听底吗?我想那是祖凤唱底。他唱得很好,我下乡时,也曾叫他唱给我听。”和鸾便信口问:“祖凤是谁?”崇阿说:“他本是一个囚犯。去年黄总爷抬举他,请我把他开释,留在营里当差。我瞧他底身材,气力都很好,而且他底刑期也快到了,若是有正经事业给他做,也许有用,所以把他交给黄总爷调遣去。他现在当着第三棚底什长哪。”和鸾说:“噢,原来是这里头底兵丁。他底声音实在是好。我总觉得娉而唱底不及他万一。有工夫还得叫他来唱一唱。”崇阿说:“这倒是容易的事情。明天把他调进内班房当差,就不怕没有机会听他底。”崇阿因为祖凤底气力大,手足敏捷,很合自己底军人理想,所以很看重他。这次调他进来,虽说因着爱女儿底缘故,还是免不了寓着提拔他的意思。

二 射 覆

自从祖凤进来以后,和鸾不时唤他到啭鹂亭弹唱,久而久之,那人人有底“大欲”就把他们缠住了。他们此后相会底罗针不是指着弹唱那方面,乃是指着“情话”那方面。爱本来没有等第,没有贵贱,没有贫富底分别。和鸾和祖凤虽有主仆底名分,然而在他们底心识里,这种阶级底成见早已消灭无余。崇阿耳边也稍微听见二人底事,因此后悔得很。但他很信他底女儿未必就这样不顾体面,去做那无耻底事,所以他对于二人的事,常在疑信之间。

八月十二，交酉时分，满园底树被残霞照得红一块，紫一块。树上底归鸟在那里唧唧喳喳地乱嚷。和鸾坐在苹婆树下一条石凳上头，手里弹着她底乐器，口里低声地唱。那时，歌声、琵琶声、鸟声、虫声、落叶声和大堂上定更底鼓声混合起来，变成一种特别的音乐。祖凤从如楼船屋那边走来，说："小姐，天黑啦，还不进去么？"和鸾对着他笑，口里仍然唱着，也不回答他。他进前正要挨着和鸾坐下，猛听得一声："鸾儿，天黑了，你还在那里干什么？快跟我进来。"祖凤听出是老爷底声音，一缕烟似的就望阇提花丛里攒进去了。和鸾随着父亲进去，挨了一顿大申斥。次日，崇阿就借着别的事情把祖凤打四十大板，仍旧赶回第三棚，不许他再到上房来。

和鸾受过父亲底责备，心里十分委曲。因为衙内上上下下都知道大小姐和祖什长在园里被老爷撞见底事，弄得她很没意思。崇阿也觉得那晚上把女儿申斥得太过，心里也有点怜惜。又因为她年纪大了，要赶紧将她说给启祯，省得再出什么错。他就吩咐下人在团圆节预备一桌很好的瓜果在园里，全家底人要在那里赏月行乐。崇阿底意思，一来是要叫女儿喜欢；二来是要藉着机会向启祯提亲。

一轮明月给流云拥住，朦胧的雾气充满园中，只有印在地面底花影稍微可以分出黑白来。崇阿上了如楼船屋底楼上，瞧见启祯在案头点烛，就说："今晚上天气不大好啊！你快去催她们上来，待一会，恐怕要下雨。"启祯听见姑丈底话，把香案瓜果整理好，才下楼去。月亮越上越明，云影也渐渐散了。崇阿高兴起来，等她们到齐底时候，就拿起琵琶弹了几枝曲。他要和鸾也弹一枝。但她底心里，烦闷已极，自然是不愿意弹底。崇阿要大家在这晚上都得着乐趣，就出了一个赌果子的玩意儿。在那楼上赏月的有赫氏、和鸾、鸣鸾、启祯连崇阿是

五个人。他把果子分做五份，然后对众人说："我想了个新样的射覆，就是用你们常念底《千家诗》和《唐诗》里底诗句，把一句诗当中换一个字，所换底字还要射在别句诗上。我先说了，不许用偏僻的句。因为这不是叫你们赌才情，乃是教你们斗快乐。我们就挨着次序一人唱一句，拈阄定射覆底人。射中底就得唱句人的赠品；射不中就得挨罚。"大家听了都请他举一个例。他就说："比如我唱一句：长安云边多丽人。要问你：明明是水，为什么说云？你就得在《千家诗》或《唐诗》里头找一句来答复。若说：美人如花隔云端，就算覆对了。"和鸾和鸣鸾都高兴得很，他们低着头在那里默想。惟有启祯跑到书房把书翻了大半天才上来。姊妹们说他是先翻书再来赌底，不让他加入。崇阿说："不要紧，若诗不熟，看也无妨。我们只是取乐，毋须认真。"于是都挨着次序坐下，个个侧耳听着那唱句人底声音。

第一次是鸣鸾，唱了一句："楼上花枝笑不眠。"问："明明是独，怎么说不?"把阄一拈，该崇阿覆。他想了一会，就答道："春色恼人眠不得。"鸣鸾说："中了。"于是把两颗石榴送到父亲面前。第二次是赫氏唱："主人有茶欢今夕。"问："明明是酒，为什么变成茶?"鸣鸾就答："寒夜客来茶当酒。"崇阿说："这句覆得好。我就把这两个石榴加赠给你。"第三次是启祯，唱："纤云四卷天来河。"问："明明是无，怎样说来。"崇阿想了半天，想不出一句合式的来。启祯说："姑丈这次可要挨罚了。"崇阿说："好。你自己覆出来罢。我实在想不起来。"启祯显出很得意的样子，大声念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弄得满坐的人都瞧着笑。崇阿说："你这句射得不大好。姑且算你赢了罢。"他把果子送给启祯，正要唱时，当差底说："省城来了一件要紧的公文。师爷要请老爷去商量。"崇阿立刻下楼，

到签押房去。和鸾顶起来唱道:“千树万树梨花飞。”问:“明明是开,为什么又飞起来?”赫氏答道:“春城无处不飞花。”她接了和鸾底赠品,就对鸣鸶说:“该你唱了。”于是鸣鸶唱一句:“桃花尽日夹流水。”问:“明明是随,为何说夹?”和鸾答道:“两岸桃花夹古津。”这次应当是赫氏唱,但她一时想不起好句来,就让给启祯。他唱道:“行人弓箭各在肩。”问:“明明是腰,怎会在肩? 那腰空着有什么用处?”和鸾说;“你这问太长了。叫人怎样覆?”启祯说:“还不知道是你射不是,你何必多嘴呢?”他把阄筒摇了一下才教各人抽取。那黑阄可巧落在鸣鸶手里。她想一想,就笑说:“莫不是腰横秋水雁翎刀吗?”启祯忙说:“对,对,你很聪明。”和鸾只掩着口笑。启祯说:“你不要笑人,这次该你了,瞧瞧你底又好到什么地步。”和鸾说:“祯哥这唱实在差一点,因为没有覆到肩字上头。”她说完就唱:“青草池塘独听蝉。”问:“明明是蛙,怎么说蝉?”可巧该启祯射。他本来要找机会调嘲和鸾,藉此报复她方才底批评。可巧他想不起来,就说一句俏皮话:“癞蛤蟆自然不配在青草池塘那里叫唤。”他说这句话是诚心要和和鸾起哄。个人心事自家知,和鸾听了自然猜他是说自己和祖凤底事,不由得站起来说:“哼,莫笑蛇无角,成龙也未知。祯哥,你以为我听不懂你底话么? 咳,何苦来。”她说完就悻悻的下楼去。赫氏以为他们是闹玩,还在上头嚷着:“这孩子真会负气,回头非叫她父亲打她不可。”

和鸾跑下来,踏着花阴要向自己房里去。绕了一个弯,刚到唓鹂亭,忽然一团黑影从树下拱起来,把她吓得魂不附体。正要举步疾走,那影儿已走近了。和鸾一瞧,原来是祖凤。她说:“亚凤,你昏夜里在园里吓人干什么?”祖凤说:“小姐,我正候着你,要给你说一宗要紧的事。老爷要把你我二人重办,你

知道不知道?"和鸾说:"笑话,那里有这事? 你从那里听来底?他刚和我们一块儿在如楼船屋楼上赏月哪。"祖凤说:"现在老爷可不是在签押房吗?"和鸾说:"人来说师爷有要事要和他商量,并没有什么?"祖凤说:"现在正和师爷相议这事呢。我想你是不要紧的,不过最好还是暂避几天,等他气过了才回来。若是我,一定得逃走,不然,连性命也要没了。"和鸾惊说:"真的么?"祖凤说:"谁还哄你? 你若要跟我去时,我就领你闪避几天再回来……无论如何,我总走底。我为你挨了打,一定不能撇你在这里,你若不和我同行,我宁愿死在你跟前。"他说完掬出一支手枪来,把枪口向着自己底心坎,装做要自杀底样子。和鸾瞧见这个光景,她心里已经软化了。她把枪夺过来,抚着亚凤底肩膀说:"也罢。我不忍瞧见你对着我做伤心的事,你且在这里等候,我回去房里换一双平底鞋再来。"祖凤说:"小姐底长褂也得换一换才好。"和鸾回答一声:"知道。"就忙忙地走进去。

三 一失足

她回到房中,知道姊而还在前院和女仆斗牌。瞧瞧时钟才十一点零,于是把鞋换好,胡乱拿了几件衣服出来。祖凤见了她忙上前牵着她底手说:"咱们由这边走。"他们走得快到衙后底角门,亚凤教和鸾在一株榕树底下站着。他到角门边底更房见没有人在那里,忙把墙上底钥匙取下。出了房门,就招手叫和鸾前来。他说:"我且把角门开了让你先出去。我随后爬墙过去带着你走。"和鸾出去以后,他仍把角门关锁妥当,再爬过墙去。原来衙后就是鼍山,虽不甚高,树木却是不少。衙内底花园就是山顶底南部。二人下了鼍山,沿着山脚走。和鸾猛然对祖凤说:"呀! 我们要到那里去?"祖凤说:"先到我朋

友底村庄去，好不好？”和鸾问说：“什么村庄，离城多远呢？”祖凤说：“逃难底人，一定是越远越好的。咱们只管走罢。”和鸾说：“我可不能远去。天亮了，我这身装束，谁还认不得？”“对呀。我想你可以扮男装。”和鸾说：“不成，不成。我底头发和男子不一样。”祖凤停步想了一会，就说：“我为你设法。你在这里等着，我一会就回来。”他去后，不久就拿了一顶遮羞帽（阳江妇人用的竹帽），一套青布衣服来。他说：“这就可以过关啦。”和鸾改装后，将所拿底东西交给祖凤。二人出了五马坊，望东门迈步。

那一晚上，各城门都关得很晚，他们竟然安安稳稳地出城去了。他们一直走，已经过了一所医院。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天空悬着一个半明不亮的月。和鸾走路时，心里老是七上八下地打算。现在她可想出不好来了。她和祖凤刚要上一个山坡，就止住说：“我错了。我不应当跟你出来。我须得回去。”她转身要走，只是脚已无力，不听使唤，就坐一块大石上头。那地两面是山，树林里不时发出一种可怕的怪声。路上只有他们二人走着。和鸾到这时候，已经哭将起来。她对祖凤说：“我宁愿回去受死，不愿往前走了。我实在害怕得很，你快送我回去罢。”祖凤说：“现在可不能回去，因为城门已经关了。你走不动，我可以驼你前行。”她说：“明天一定会给人知道底。若是有人追来，要怎样办呢？”祖凤说：“我们已经改装，由小路走一定无妨。快走罢。多走一步是一步。”他不由和鸾做主，就把她驼在背上，一步一步登了山坡。和鸾伏在后面，把眼睛闭着，把双耳掩着。她全身底筋肉也颤动得很厉害。那种恐慌底光景，简直不能用笔墨形容出来。

蜿蜒的道上，从远看只像一个人走着；挨近却是两个。前头一种强烈的喘声和背后那微弱的气息相应和。上头的乌云

把月笼住，送了几粒雨点下来。他们让雨淋着，还是一直地望前。刚渡过那龙河，天就快亮了。祖凤把和鸾放下，对她说："我去叫一顶轿子给你坐罢。天快要亮了，前边有一个大村子，咱们再不能这样走了。"和鸾哭着说："你要带我到那里去呢？若是给人知道了，你说怎好？"祖凤说："不碍事底。咱们一同走着，看有轿子，再雇一顶给你，我自有主意。"那时东方已有一点红光，雨也止了。他去雇了一顶轿子，让和鸾坐下，自己在后面紧紧跟着。足行了一天，快到那笃墟了。他恐怕到底时候没有住处，所以在半路上就打发轿夫回去。和鸾扶着他慢慢地走，到了一间破庙底门口。祖凤教和鸾在抵牾桅旁边候着，自己先进里头去探一探，一会儿他就携着和鸾进去。那晚上就在那里歇息。

和鸾在梦中惊醒。从月光中瞧见那些陈破的神像：脸上底胡子，和身上底破袍被风刮得舞动起来。那光景实在狰狞可怕。她要伏在祖凤怀里，又想着这是不应当的。她懊悔极了，就推祖凤起来，叫她送自己回去。祖凤这晚上倒是好睡，任她怎样摇也摇不醒来。她要自己出来，那些神像直瞧着她，叫她动也不敢动。次日早晨，祖凤牵着她仍从小路走。祖凤所要找底朋友，就在这附近住，但他记不清那条路底方位。他们朝着早晨的太阳前行，由光线中，瞧见一个人从对面走来。祖凤瞧那人底容貌，像在那里见过似的，只是一时记不起他底名字。他要用他们底暗号来试一试那人，就故意上前撞那人一下，大声喝道："呸！你盲了吗？"和鸾瞧这光景，力劝他不要闯祸；但她底力量那里禁得住祖凤。那人受祖凤这一喝，却不生气。只回答说："我却不盲，因为我底眼睛比你大。"说完还是走他底。祖凤听了，就低声对和鸾说："不怕了。咱们有了宿处了。我且问他这附近有房子没有；再问他认识亚成不认

识。"说着就叫那人回来，殷勤地问他说："你既然是豪杰，请问这附近有甲子借人没有？"那人指着南边一条小路说："从这条线打听去罢。"祖凤乘机问他："你认得金成么？"那人一听祖凤问金成，就把眼睛望他身上估量了一回。说："你问他做什么？他已不在这里。你莫不是由城来底么？是黄得胜叫你来底不是？"祖凤连声答了几个是。那人望四围一瞧，就说："这里不是说话底地方。你可以到我那里去，我再把他底事情告诉你。"

原来那人也姓金，名叫权。他住在那笃附近一个村子，曾经一度到衙门去找黄总爷，祖凤就在那时见他一次。他们一说起来就记得了。走底时节，亚权问祖凤说："随你走底可是尊嫂？"祖凤支离地回答他。和鸾听了十分懊恼，但她底脸帽子遮住，所以没人理会她底当时的神气。三人顺着小路走了约有三里之遥，当前横着一条小溪涧；架着两岸底桥是用一块旧棺木做底。他们走过去，进入一丛竹林。亚权说："到我底甲子了。"祖凤、和鸾跟着亚权进入一间矮小的茅茆。让坐之后，和鸾还是不肯把帽子摘下来。祖凤说："她初出门，还害羞咧。"亚权说："莫请嫂子到房里歇息，我们就在外头谈谈罢。"祖凤叫和鸾进房里，回头就问亚权说："现在就请你把成哥底下落告诉我。"亚权叹了一口气，说："哎！他现时在开平县监里哪，他在几个月前出去'打单'，兵来了还不逃走，所以给人捉住了。"这时祖凤底脸上显出一副很惊惶的模样。说："噢，原来是他。"亚权反问什么意思。他就说："前晚上可不是中秋吗？省城来了一件要紧的文书。师爷看了，忙请老爷去商量。我正和黄总爷在龙王庙里谈天，忽然在签押房当差底朱爷跑来，低声地对黄总爷说：开平县监里一个劫犯供了他和土匪勾通，要立刻他到堂对质。黄总爷听了立刻把几件细软的东西

藏在怀里，就望头门逃走。他临去时，教我也得逃走。说：这案若发作起来，连我也有份。所以我也逃出来。现在给你一说，我才明白是他。"亚权说："逃得过手，就算好运气。我想你们也饿了，我且去煮些沙来给你们耕罢。"他说着就到檐下煮饭去了。

和鸾在里面听得很清楚，一见亚权出去，就站在门边怒容向着祖凤说："你们方才所说底话，我已听明白了。你现在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对我说。不然，我……"她说到这里，咽喉已经噎住。祖凤进前几步，和声对她说："我底小姐，我实在是把你欺骗了。老爷在签押房所商量底与你并没有什么相干。乃是我和黄总爷底事。我要逃走，又舍不得你，所以想些话来骗你，为底是要叫你和我一块住着。我本来要扮做更夫到你那里，刚要到更房去取家具，可巧就遇着你，因此就把你哄住了。"和鸾说："事情不应当这样办。这样叫我怎样见人。你为什么对人说我是你底妻子？原来你底……"祖凤瞧她越说越气，不容她说完就插着说："我底小姐，你不曾说你是最爱我底吗？你舍得教我离开你吗？"亚权听见里面小姐长小姐短底话，忙进来打听到底是那一回事。祖凤知瞒不过，就把事情底原委说给他知道。他们二人用了许多话语才把和鸾底气减少了。

亚权也是和黄总爷一党底人，所以很出力替祖凤遮藏这事。他为二人找一个藏身之所。不久就搬到离亚权底茅屋不远一所小房子住去。

四　他底宗教

和鸾所住底屋子靠近山边。屋后一脉流水四围都是竹

林。屋内只有两铺床，一张桌子，和几张竹椅。壁上底白灰掉得七零八落了；日光从瓦缝间射下来。祖凤坐在她底脚下，侧耳听着她说："亚凤啊，我这次跟你到这个地方，要想回家，也办不到的。现在与你立约，若能依我，我就跟着你；若是不能，你就把我杀掉。"祖凤说："只要你常在我身边，我就没有不依从你底事。"和鸾说："我从前盼望你往上长进，得着一官半职，替国家争气；就是老爷，在你身上也有这样的盼望。我告诉你，须要等你出头以后，才许入我房里；不然，就别妄想。"祖凤底良心现在受责罚了。和鸾底话，他一点也不敢反抗。只问她说："要到什么地步才算呢？"和鸾说："不须多大，只要能带兵就够了。"祖凤连连点头说："这容易。这容易。我只须换个名字再投军去就有盼望。"

亚凤在那里等机会入伍；但等来等去总等不着。只得先把从前所学底手艺编做些竹器到圩里发卖。他每日所得底钱差可以够二人的用。有一天，他在圩里瞧见庙前贴着一张很大的告示。他进前一瞧，别的字都不认得，只认得"黄得胜……祖凤……逃……捉拿……花红四百元……"他看了，知道是通缉底告示，吓得紧跑回去。一踏进门，和鸾手里拿着一块四寸见方的红布，上面印着一个不像八卦，不像两仪底符号在那瞧着。一见祖凤回来，就问他说："这是什么东西？"祖凤说："你既然搜了出来，我就不能不告诉你。这就是我底腰平。小姐，你要知道我和黄总爷都是洪门底豪杰；我们二人都有这个。这就是入门底凭据。我坐监底时候，黄总爷也是因为同会底缘故才把我保释出来底。"和鸾说："那么亚权也是你们底同党了。""是的。……呀！小姐，事情不好了。老爷底告示已经贴在圩里，要捉拿我和黄总爷哪。这里还是阳江该管底地方，咱门必不能再住在此；不如往东走，到那扶去避一下。那

里是新宁(台山)地界,也许稍微安稳一点。"他一面说,一面催和鸾速速地把东西检点好,在那晚上就搬到那扶墟去了。

他们搬到那扶附近一个荒村;围在四面底,不是山,就是树林。二人在那里藏身倒还安静。亚凤改名叫做李猛,每日仍是做些竹器卖钱。他很奉承和鸾,知她嗜好音乐,就做了一管短箫。常在她面前吹着。和鸾承受他底崇敬,也就心满意足,不十分想家啦。

时光易过,他们在那里住着,已经过了两个冬节。那天晚上,祖凤从圩里回来。膈膀下夹着一架琵琶,喜喜欢欢地跳跃进来。对和鸾说:"小姐,我将今天所赚底钱为你买了这个。快弹一弹,瞧他底声音如何。"和鸾说:"呀! 我现在那里有心玩弄这个? 许久不弹,手法也生了。你先搁着罢。改天我喜欢弹底时候,再弹给你听。"他把琵琶搁下,说:"也罢。我且告诉你一桩可喜的事情:亚权今天到圩里找我,说他要到省城吃粮去。他说现在有一位什么司令要招民军去打北京,有好些兄弟们劝他同行。他也邀我一块儿去。我想我底机会到了。我这次出门,都是为你底缘故;不然,我宁愿在这里做小营生,光景虽苦,倒能时常亲近你。他们明后天就要动身。"和鸾听说打北京就惊异说:"也许是你听差了罢。北京是皇都,谁敢去打? 况且官制里头也没有什么叫做司令底。或者你把东京听做北京罢。"祖凤说:"不差,不差,我所听底一定不错。他明明说是革命党起事,要招兵打满洲底。"和鸾说:"呀,原来是革命党造反! 前几年,老爷才杀了好几个哪。我劝你别去罢。去了定会把自己底命革掉。"他迫着要履和鸾底约,以为这次是好机会,决不可轻易失掉。不论和鸾应许与否,他心里早有成见。他说:"小姐,你说底虽然有理,但是革命党一起事,或者国家也要招兵来对付,不如让我先上省去瞧瞧,再行定规一

下。你以为怎样呢？我想若是不走这一条路，就永无出头之日啦。”和鸾说：“那么，你就去瞧瞧罢。事情如何，总得先回来告诉我。”当下和鸾为他预备些路上应用底东西，第二天就和亚权一同上省城去了。

亚凤一去，已有三个月底工夫。和鸾在小屋里独自一人颇觉寂寞。她很信亚凤那副好身手，将来必有出人头地底日子。现时在穷困之中，他能尽力去工作。同在一个屋子住着，对于自己也不敢无礼。反想启祯镇日里只会蹴毽、弄鸟、赌牌、喝酒以及等等虚华的事，实在叫她越发看重亚凤。一想起他的服从崇敬和求功名底愿望，就减少了好些思家底苦痛。她每日望着亚凤回来报信，望来望去，只是没有消息。闷极底时候，就弹着琵琶来破她底忧愁和寂寞。因为她爱粤讴，所以把从前所学底词曲忘了一大半。她所弹底差不多都是粤调。

无边的黑暗把一切东西埋在里面。和鸾所住房子只有一点豆粒大的灯光。她从屋里踱出来，瞧瞧四围山林和天空底分别，只在黑色底浓淡。那是摇光从东北渐移到正东，把全座星斗正横在天顶。她信口唱几句歌词，回头把门关好，端坐在一张竹椅上头，好像有所思想底样子。不一会，她走到桌边，把一枝秃笔拿起来，写着：

诸天尽黝暗，
　　曷有众星朗？
林中劳意人，
　　独坐听山响。

山响复何为？
　　欲惊狮子梦。
磨牙嗜虎狼，

永祓腹心痛。

她写完这两首，正要往下再写，门外急声叫着："小姐，我回来了。快来替我开门。"她认得是亚凤底声音，喜欢到了不得，把笔搁下，速速地跑去替他开门。一见亚凤，就问："为什么那么晚才回来？哎呀，你底辫子那里去了！"亚凤说："现在都是时兴这个样子。我是从北街来底，所以到得晚一点。我一去，倒就被编入伍，因此不能立刻回来。我所投底是民军。起先他们说要北伐，后来也没有打仗就赢了。听说北京底皇帝也投降了，现在底皇帝就是大总统，省城底制台和将军也没了，只有一个都督是最大底，他底下属全是武官。这时候要发达是很容易底。小姐，你别再愁我不长进啦。"和鸾说："这岂不是换了朝代吗？""可不是。""那么，你老爷底下落你知道不？"祖凤说："我没有打听这个，我想还是做他底官罢。"和鸾哭着说："不一定底。若是换了朝代，我就永无见我父母之日了。纵使他们不遇害，也没有留在这里底道理。"亚凤瞧她哭了，忙安慰说："请不要过于伤心。明天我回到省城再替你打听打听。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形呢，何必哭。"他好容易把和鸾劝过来。又谈些别后底话，就各自将息去了。

早晨底日光照着一对久别底人。被朝雾压住底树林里断断续续发出几只蜩螗底声音。和鸾一听这种声音，就要引起她无穷底感慨。她只对祖凤说："又是一年了。"她底心事早被祖凤看出，就说："小姐，你又想家了。我见这样，就舍不得让你自己住着，没人服侍。我实在苦了你。"和鸾说："我并不是为没人服侍而愁，瞧你去那么久，我还是自自然然地过日子就可以知道。只要你能得着一个小差事，我就不愁了。"祖凤说："我实在不敢辜负小姐底好意。这次回来无非是要瞧瞧你。我只告一礼拜底假，今天又得回去。论理我是不该走得那么

快，无奈……”和鸾说：“这倒是不妨。你瞧什么时候应当回去就回去，又何必发愁呢？”祖凤说：“那么，我待一会，就要走啦。”他抬头瞧见那支琵琶挂在墙上，就笑着对和鸾说：“小姐，我许久不听你弹琵琶了。现在请你随便弹一枝给我听，好不好？”和鸾也很喜欢地说：“好。我就弹一枝粤讴当做给你送行底歌儿罢。”她抱着乐器，定神想了一会，就唱道：

暂时慨离别，犯不着短叹长嘘。
　　君若嗟叹就唔配称做须眉。
劝君莫因穷困就添愁绪，
　　因为好多古人都系出自寒微。
你睇樊哙当年曾与屠夫为伴侣；
　　和尚为君重有个位老朱。
自古话事唔怕难为，只怕人有志，
　　重任在身，切莫辜负你个堂堂七尺躯。
今日送君说不尽千万语。
　　只愿你时常寄我好音书。
唉！我记住远地烟树，就系君去处。
　　劝君就动身罢，唔使再踌躇。

五　山大王

在那似烟非烟，似树非树底地平线上，仿佛有一个人影在那里走动。和鸾正在竹林里望着，因为亚凤好几个月没有消息了，她瞧着那人越来越近，心里以为是给她送信来底。她迎上去，却是亚凤。她问：“怎么又回来呢？”祖凤说：“民军解散了。”他说底时候，脸上显出很不快底样子，接着说：“小姐，我实在辜负了你底盼望。但这次销差底不止我一人，连亚权一

班底朋友都回来了。”和鸾见他发愁，就安慰他说：“不要着急，大器本来是晚成底。你且休息一下，过些日再设法罢。”她伸手要替亚凤除下背上底包袱，却被亚凤止住。二人携手到小屋里，和鸾还对他说了好些安慰底话。

时光一天一天地过去，亚凤在家里很觉厌腻，可巧他底机会又到了。亚权到他那里，把他叫出来，同在竹林底下坐着。亚权问：“你还记得金成么?”祖凤说：“为什么记不得。他现在怎样啦?”亚权说：“革命底时候，他从监里逃出来。一向就在四邑一带打劫。现时他在百峰山附近底山寨住着，要多招几个人入伙，所以我特地来召你同行。”祖凤沉思了一会，就说：“我不能去。因为这事一说起来，我底小姐必定不乐意。这杀头底事谁还敢去干呢?”亚权说：“咦，你这人真笨！若是会死，连我也不敢去，还敢来招你吗？现在底官兵未必能比咱们强，他们一打不过就会设法招安；那时我们可又不是好人、军官么？你不曾说过你底小姐要等你做到军官底时候才许你成婚吗？现在有那么好机会不投，还等什么时候呢？从前要做武官是考武秀、武举；现在只要先上梁山做大王，一招安至小也有排长、连长。你瞧亚成有好几个朋友从前都是山寨里底八拜兄弟，现在都做了什么司令、什么镇守使了。听说还有想做督军底哪。……”祖凤插嘴说：“督军是什么?”亚权答道：“哎，你还不知道吗？督军就是总督和将军合成一个底意思；是全国最大底官。我想做官底道路，再没有比这条简捷底了。当兵和做强盗本来没有什么分别：不过他们底招牌正一点，敢青天白日地抢人；我们只在暗里胡挝就是了。你就同我去罢，一定没有伤害底。”祖凤说：“你说底虽然有理，但这些话决不能对小姐说起底。我还是等着别底机会罢。”亚权说：“呀，你真呆！对付女人是一桩极容易底事情，你何必用真实底话对她

说呢？往时你有聪明骗她出来，现在就不再哄她一次吗？我想你可以对她说现在各处底人民都起了勤王底兵，你也要投军去。她听了一定很喜欢，那就没有不放你去底道理。”祖凤给他劝得活动起来，就说：“对呀！这法子稍微可以用得。我就相机行事罢。”亚权说：“那么，我先回去候你底信。”他说完，走几步，又回头说：“你可不要对她提起亚成底名字。”

祖凤进去和和鸾商量妥当，第二天和亚权一同搬到亚成那里。他们走了两三天才到山麓。亚凤扶着和鸾一步一步地上去，歇了好几次才到山顶，那山上有几间破寨，亚成就让他们二人同在一间小寨住着。他们常常下山，有时几十天也不回来一次。和鸾在那里越觉寂寞；因为从前还有几个邻村底妇人来谈谈，现在山上只有她和几个守寨底老贼。她每日有这几个人服侍，外围虽觉好些，但精神底苦痛是比从前厉害得多。她正在那里闷着，老贼亚照跑进来说：“小姐，他们回来了。现在都在亚权寨里哪。亚凤叫我来问小姐要穿底还是要戴底，请告诉他，他可以给小姐拿来。”他底口音不大清楚，所以和鸾听不出什么意思来。和鸾说：“你去叫他来罢。我不明白你所说底是什么意思。”亚照只得就去叫亚凤来。和鸾说：“亚照来说了大半天，我总听不出什么意思。到底问我要什么？”亚凤从口袋里掏出几只戒指和几串珠子，笑着说：“我问你是要这个，或是要衣服。”和鸾诧异得了不得；注目在亚凤脸上说：“呀呀！这是从那里得来底。你莫不是去打劫么？”亚凤从容地说：“那里是打劫。不过咱们底兵现在没有正饷，暂时向民间借用。可幸乡下底绅士们都很仗义，他们捐底钱不够，连家里底金珠宝贝都拿出来。这是发饷时剩下底。还有好些绸缎哪。你若要时，我叫人拿来给你挑选几件。”和鸾说：“这些东西，现时在我身上都没有什么用处。你下次出差去底时

候，记得给我带些书籍来，我可以藉此解解心闷。”亚凤笑说：“哈哈，谁愿意带那些笨重底东西上山呢？现在底上等女人都不兴念书了。我在省城瞧见许多太太夫人们都是这样。她们只要粉擦得白，头梳得光，衣服穿得漂亮就够了。不说女人，连男子也是如此。前几年，我们底营扎在省城一间什么南强公学，里头底书籍很多，听说都是康圣人底。我们兄弟们嫌那些东西多占地位一担只卖一块钱，不到三天，都让那班小贩买去包东西了。况且我们走路要越轻省越好；若是带书籍，不上三五本就很麻烦啦。好罢，你若是一定要时，我下次就给你带几本来。”说话时，亚权又来把他叫去。

亚凤跑到亚成寨里，瞧见三四个喽啰坐在那里，早猜着好事又来了。亚成起来对亚凤说道：“方才钦哥和琉哥来报了两宗肥事：第一，是梁老太爷过几天要出门，我们可以把他拿回来。他儿子现时在京做大官，必定要拿好些钱财来赎回去，第二件是宁阳铁路这几个月常有金山丁（美洲及澳洲华侨）往来。我想找一个好日子，把他们全网打来。我且问你办那一样最好？劫火车虽说富足一点，但是要用许多手脚。若是劫梁老太爷，只须五六个人就够了。”亚凤沉吟半晌说：“我想劫火车好一点。若要多用人，我们可以招聚些。”亚成说：“那么，你就先到各山寨去招人罢。约好了，我们再出发。”

六　他底生活

那日下午，火车从北街开行。搭客约有二百余人，亚成、亚凤，和好些喽啰都扮做搭客，分据在二三等车里。亚凤拿出时钟来一看，低声对坐在身边底同伴说：“三点半了，快预备着。”他说完把窗门托下来，往外直望。那时火车快到汾水江

地界，正在蒲葵园或芭蕉园中穿行。从窗一望都是绿色底叶子，连人影也不见。走底时候，车忽然停住。亚凤、亚成和其余底都拿出手枪来，指着搭客说："是伶俐人就不要下车。个个人都得坐定，不许站起来。"他们说底时候，好些贼从蒲葵园里钻出来，各人都有凶器在手里。那班贼上了车，就对亚成说："先把头二等车封锁起来，我们再来验这班孤寒鬼。"他们分头挡住头二等底车门，把那班三等客逐个验过。教每人都伸手出来给他们瞧，若是手长得幼嫩一点底就把他留住。其余粗手、赤脚、肩上有瘢和皮肤粗黑底人，都让他们下车。他们对那班人说："饶了你们这些穷鬼罢。把东西留下，快走。不然，要你们底命。"亚凤把客人所看底书，报，小说胡乱抢了几本藏在自己怀中，然后押着那班被掳底下车。

他们把留住底客人，一个夹一个下来。其中有男底、有女底、有金山丁、官僚、学生、工人和管车底，一共有九十六人。那里离河不远，喽啰们早已预备了小汽船在河边等候。他们将这九十六人赶入船里，一个挨一个坐着。且用枪指着，不许客人声张，船走了约有二点钟底光景，才停了轮，那时天已黑了。他们上岸穿过几丛树林，到了一所荒寨。亚成吩咐众喽啰说："你们先去弄东西吃。今晚就让这些货在这里。挑两三个女人送到我那里去，再问凤哥，权哥们要不要。若是有剩就随你们底便。"喽啰们都遵着命令，各人办各人底事去了。

第二天早晨，从贼都围在亚成身边，听候调遣。亚成对亚权说："女人都让你去办罢。有钱底叫她家里来赎；其余底，或是放回或是送到澳门去都随你底便。"他又把那些男子底姓名住址问明白，派喽啰各处去打听，预备向他们家里拿相当的金钱来赎回去。喽啰们带了几个外省人来到他跟前。他一问了，知道是做官，当委员底，就大骂说："你们这些该死底人，只

会铲地皮，和与我们作对头，今天到我手里，别再想活着。人来，把他们捆在树上，枪毙。”众喽啰七手八脚，不一会都把他们打死了。

三五天后，被派出去底喽啰都回来报各人家里底景况。亚成叫各人写信回家取钱。叫亚凤检阅他们底书信。亚凤在信里瞧见一句“被绿林之豪掳去……七月三十日以前……”和“六年七月十九”就叫那写信底人来说：“你这信，到底包藏些什么暗号？你要请官兵来拿我们吗？”他指着“绿林”，“掳”“六年七月”等字问说：“这些是什么字？若说不出来，就要你底狗命。现在明明是六月，为何写六年七月？”亚凤不认那些字，思疑里面有别的意思。所以对着那人说：“凡我不认得底字都不许写，你就改作‘被山大王捉去’和‘丁巳六月’罢。以后再这样，可就不饶你了。晓得么？”检阅时，亚权带了两个人来，说：“这两个人实在是穷。放了他们罢。”亚凤说：“亚成说放就放。我不管。”他就跑到亚成那里说：“放了他们罢。”亚成说：“不。咱们决不能白放人。他们虽然穷，命还是有用的。咱们就要他们底命来警戒那些有钱而不肯拿出来底人。你且把他们捆在那边，再叫那班人出来瞧。”亚成瞧那些俘掳出来，就对他们说：“你们都瞧那两个人就是有钱不肯化底。你们若不赶快叫家里拿钱来，我必要一天把你们当中底人枪毙两个，像他们现在一样。”众人见他们二人死了，都吓得抖擞起来。亚凤说：“你们若是精乖，就得速速拿钱来，省得死在这里。”

他们在那寨里正摆布得有条有理，一个喽啰来回报说：“官军已到北街了。”亚成说：“那么，我们就把这些人分开罢。我和亚凤、亚权同在一处，将二十人给我们带去。剩下的叫亚球和亚胜分头带走。”亚凤把四个司机人带来，说：“这四个是工人。家里也没有什么钱，不如放了他们罢。”亚成说：“凤哥，

你底打算差了。咱们时常要在铁路上往来,若是放他们回去,将来底祸根不小。我想还是请他们去见阎王好一点。"

他们把那几个司机人杀掉以后,各头目带着自己底俘掳分头逃走。亚成亚凤和亚权带着二十人,因为天气尚早,先叫他们伏在蒲葵园底叶下,到晚上才把他们带出来。他走了一夜才到山寨。上山后,亚凤拿几本书赶紧跑到自己底寨里,对和鸾说:"我给你带书来了。我们掳了好些违抗王师底人回来,现在满山寨都是人哪。"和鸾接过书来瞧一瞧,说:"这有什么用?"他悻悻地说:"你瞧! 正经给你带来,你又说没用处。我早说了,倒不如多掳几个人回来更好哪。"和鸾问:"怎么说?""我们掳人回来可以得着他们家里底取赎钱。"和鸾又问:"怎样叫他们来赎,若是不肯来,又怎办?"亚凤说:"若是要赎回去底话,他们家里底人可以到澳门我们底店里,拿二三斤鸦片或是几箱好烟叶做开门礼,我们才和他讲价。若不然,就把他们治死。"和鸾说:"这可不是近于强盗底行为么?"他心里暗笑,口里只答应说:"这是不得已底。"他恐怕被和鸾问住,就托故到亚成寨里去了。

过不多底日子,那班俘掳已经被人赎回一大半。那晚该亚凤底班送人下山。他用手巾把那几个俘掳底眼睛缚住,才叫喽啰们扶他们下山,自己在后头跟着。他去后不到三点钟底工夫,忽然山后一阵枪声越响越近。亚成和剩下底喽啰各人携着枪械下山迎敌。枪声一呼一应,没有片刻停止。和鸾吓得不敢睡,眼瞧着天亮了,那枪声还是不息。她瞧见山下一支人马向山顶奔来;一枝旗飘荡着,却认不得是那一国底旗帜。她害怕得很,要跑到山洞里躲藏。一出门,已有两个兵追着她。她被迫到一个断崖上头,听见一个兵说:"吓,这里还有那么好底货,咱们上前把她搂过来受用。"那兵方要进前,和鸾

大声喝道："你们这些作乱底人，休得无礼。"二人不理会她，还是要进步。一个兵说："呀，你会飞！"他们拵不着和鸾，正在互相埋怨。一个军官来到，喝着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跟我到处搜去。"

从这军官底服装看来，就知道他是一位少校。他底行动十分敏捷，像很能干似底。他搜到和鸾所住底寨里，无意中搜出她底衣服。又把壁上底琵琶拿下来，他见上面贴着一张红纸条，写着："表寸心"，底下还写了她自己底名字。军官就很是诧异，说："哼，原来你在这里！"他回头对众兵丁说："拿住多少贼啦？"都说："没有。""女人呢？""也没有。"他把衣物交给兵丁，叫他们先下山去，自己还在那里找寻着。

唉！他底寻找是白费的。他回到营里，天色已是不早，就叫卫兵拿了一盏油灯来，把所得底东西翻来覆去地瞧着。他叹息几声，把东西搁下，起来，在屋里蹀来蹀去。半晌的工夫，他就拿起笔来写一封信。

> 贤妻如面：此次下乡围捕，于贼寨中搜出令姊衣物多件，然余遍索山中，了无所得，寸心为之怅然。忆昔年之事，余犹以虐谑为咎，今而后知其为贼所掳也。兹命卫卒将衣物数事，先呈妆次，俟余回时，再为卿详道之。
>
> 夫祯白

他把信封好，叫一个兵来将信件拿去。自己眼瞪瞪坐在那里，把手向腿上一拍。门外底岗兵顺着响处一望，仿佛听着他底长官说："啊，我现在才明白你底意思。只是你害杀娉而了。"

黄　昏　后

承歡承懽两姊妹在山上采了一篓羊齿类的干草，是要用来编造果筐和花篮底。她们从那条崎岖底山径一步一步地走下来，刚到山腰，已是喘得很厉害；二人就把篓子放下，歇息一会。

承歡底年纪大一点，所以她底精神不如妹妹那么活泼，只坐在一根横露在地面底榕树根上头，一手拿着手巾不歇地望脸上和脖项上揩拭。她底妹妹坐不一会，已经跑入树林里低着头，慢慢找她心识中底宝贝去了。

喝醉了底太阳在临睡时，虽不能发出他固有的本领，然而还有余威把他底妙光长箭射到承歡这里。满山底岩石、树林、泉水，受着这妙光的赏赐，越觉得秋意阑珊了。汐涨底声音，一阵一阵地从海岸送来；远地底归鸟和落叶混着在树林里乱舞。承歡当着这个光景，她底眉、目、唇、舌也不觉跟着那些动的东西在她那被日光熏黑了底面庞飞舞着。她高兴起来，心中底意思已经禁止不住，就顺口念着："……碧海无风涛自语；丹林映日叶思飞！……"还没有念完，她底妹妹就来到跟前，衣裾里兜着一堆底叶子，说："姊姊，你自己坐在这里，和谁说话来？你也不去帮我捡捡叶子，那边还有许多好看的哪。"她说着，顺手把所得底枯叶一片一片地拿出来，说："这个是蚶壳。……这是海星，……这是没脊鳍底翻车鱼。……这卷得更好看，是爸爸吸底淡芭菰。……这是……"她还要将那些受

她想像变化过底叶子，一一给姊姊说明；可是这样的讲解，除她自己以外，是没人愿意用工夫去领教底。承歡不耐烦地说："你且把他们搁在篓里罢，到家才听你底，现在我不愿意听咧。"承懽斜着眼瞧了姊姊一下，一面把叶子装在篓里，说："姊姊不晓得又想什么了。在这里坐着，愿意自己喃喃地说话，就不愿意听我所说底！"承歡说："我何尝说什么，不过念着爸爸那首《秋山晚步》罢了。"她站起来，说："时候不早了，咱们走罢。你可以先下山去，让我自己提这篓子。"承懽说："我不，我要陪着你走。"

二人顺着山径下来。从秋的夕阳渲染出来等等底美丽已经布满前路：霞色、水光、潮音、谷响、草香等等，更不消说：即如承歡那副不白的脸庞也要因着这个就增了几分本来的姿色。承歡虽是走着，脚步却不肯放开，生怕把这样晚景错过了似的。她无意中说了一声："呀！妹妹，秋景虽然好，可惜太近残年咧。"承懽底年纪只十岁，自然不能懂得这位十五岁的姊姊所说底是什么意思。她就接着说："挨近残年，有什么可惜不可惜底？越近残年越好，因为残年一过，爸爸就要给我好些东西玩，我也要穿新做底衣服——我还盼望他快点过去哪。"

她们底家就在山下，门前朝着南海；从那里，有时可以望见远地里一两艘法国巡舰在广州湾驶来驶去。姊妹们也说不清她们所住底到底是中国地，或是法国领土；不过时常理会好些法国水兵爱来村里胡闹罢了。刚进门，承懽便叫一声："爸爸，我们回来了！"平常她们一回来，父亲必要出来接她们；这一次不见他出来，承歡以为她父亲底注意是贯注在书本或雕刻上头，所以教妹妹不要声张，只好静静地走进来。承歡把篓子放下，就和妹妹到父亲屋里。

她们底父亲关怀所住底是南边那间屋子，靠壁三五架书

籍，又陈设了许多大理石造像——有些是买来底，有些是自己创作底。从这技术室进去就是卧房。二人进去，见父亲不在那里。承歡向壁上一望，就对妹妹说："爸爸又拿着'基达尔'出去了。你到妈妈坟上，瞧他在那里不在。我且到厨房弄饭，等着你们。"

她们母亲底坟墓就在屋后自己底荔枝园中；承懽穿过几棵荔枝树，就听见一阵基达尔底乐音，和着她父亲底歌咙。她知道父亲在那里，不敢惊动他底弹唱，就蹑着脚步上前。那里有一座大理石底坟头，形式虽和平常一样，然而西洋底风度却是很浓底。瞧那建造和雕刻底工夫，就知道平常底工匠决做不出来；一定是关怀亲手所造底。那墓碑上不记年月，只刻着"良人关山恒媚，"下面一行小字是"夫关怀手泐。"承懽到时，关怀只管弹唱着，像不理会他女儿站在身旁似底。直等到西方底回光消灭了，他才立起来，一手挟着乐器，一手牵着女儿，从园里慢慢地走出来。

一到门口，承懽就嚷着，"爸爸回来了！"她姊姊走出来，把父亲手里底乐器接住，且说："饭快好啦，你们先到厅里等一会，我就端出来。"关怀牵着承懽到厅里，把头上底义辫脱下，挂在一个衣架上头。回头他就坐在一张睡椅上和承懽谈话。他底外貌像一位五十岁左右底日本人，因为他底头发很短，两撇胡子也是含着外洋的神气。停一会，承歡端饭出来，关怀说："今晚上咱们都回得晚。方才你妹妹说你在山上念什么诗；我也是在书架上偶然捡出十几年前你妈妈写给我底《自君之出矣》，我曾把这十二首诗入了乐谱，你妈妈在世时很喜欢听这个；现在已经十一二年不弹这调了。今天偶然被我翻出来，所以拿着乐器走到她坟上再唱给她听；唱得高兴，不觉反复了几遍，连时间也忘记了。"承歡说："往时爸爸到墓上奏乐，

从没有今天这么久；这诗我也不曾听过，……”承懽插嘴说：“我也不曾听过。”承歡接着说：“也许我在当时年纪太小不懂得。今晚上底饭后谈话，爸爸就唱一唱这诗，且给我们说说其中底意思罢。”关怀说：“自你四岁以后，我就不弹这调了，你自然是不曾听过底。”他抚着承懽底头，笑说：“你方才不是听过了吗？”承懽摇头说：“那不算，那不算。”他说：“你妈妈这十二首诗没有什么可说底，不如给你们说咱们在这里住着底缘故罢。”

吃完饭，关怀仍然倚在睡椅上头，手里拿着一枝雪茄，且吸且说。这老人家在灯光之下说得眉飞目舞，教姊妹们底眼光都贯注在他脸，好像藏在叶下底猫儿凝神守着那翩飞底蛱蝶一般。

关怀说：“我常愿意给你们说这事，恐怕你们不懂得，所以每要说时，便停止了。咱们住在这里，不但邻舍觉得奇怪，连阿歡，你底心里也是很诧异底。现在你底年纪大了，也懂得一点世故了，我就把一切底事告诉你们罢。

“我从法国回到香港，不久就和你妈妈结婚。那时刚要和东洋打仗，邓大人聘了两个法国人做顾问，请我到兵船里做通译。我想着，我到外洋是学雕刻底，通译，那里是我做得来底事，当时就推辞他。无奈邓大人一定要我去，我碍于情面也就允许了。你妈妈虽不愿意，因为我已应许人家，所以不加拦阻。她把脑后底头发截下来，为我做成那条假辫。”他说到这里，就用雪茄指着衣架，接着说：“那辫子好像叫卖底幌子，要当差事非得带着他不可。那东西被我用了那么些年，已修理过好几次，也许现在所有底头发没有一根是你妈妈底哪。

“到上海底时候，那两个法国人见势不佳，没有就他底聘，他还劝我不用回家，日后要用我做别底事，所以我就暂住在上

海。我在那里，时常听见不好底消息，直到邓大人在威海卫阵亡时，我才回来。那十二首诗就是我入门时，你妈妈送给我底。”

承歡说：“诗里说底都是什么意思？”关怀说：“互相赠与底诗，无论如何，第三个人是不能理会，连自己也不能解释给人听底。那诗还搁在书架上，你要看时，明天可以拿去念一念。我且给你说此后我和你妈妈底事。

“自那次打败仗，我自己觉得很羞耻，就立意要隔绝一切底亲友，跑到一个孤岛里居住，为底是要避掉等等不体面底消息，教我底耳朵少一点激刺。你妈妈只劝我回硇州去，但我很不愿意回那里去；以后我们就定意要搬到这里来。这里离硇州虽是不远，乡里底人却没有和我往来，我想他们必是不知道我住在这里。

“我们买了这所房子，连后边底荔枝园。二人就在这里过很欢乐底日子。在这里住不久，你就出世了。我们给你起个名字叫承歡。……”承懽紧接着问：“我呢？”关怀说：“还没有说到你咧。你且听着，待一会才给你说。”

他接着说：“我很不愿意雇人在家里做工，或是请别人种地给我收利。但耨田插秧底事都不是我和你妈妈做得来底；所以我们只好买些果树园来做生产底源头；西边那丛椰子林也是在你一周岁时买来做纪念底。那时你妈妈每日底功课就是乳育你；我在技术室做些经常底生活以外，有工夫还出去巡视园里底果树。好几年底工夫，我们都是这样地过，实在快乐啊！

“唉，好事是无常底！我们在这里住不上五年，这一片地方又被法国占据了！当时我又想搬到别处去，为底是要回避这种羞耻，谁知这事不能由我做主，好像我底命运就是这样，

要永远住在这蒙羞底土地似底。”关怀说到这里，声音渐渐低微，那忧愤底情绪直把眼睑报下一半；同时他底视线从女儿底脸上移开，也被地心引力吸住了。

承懽不明白父亲底心思，尽说：“这地方很好，为什么又要搬呢?”承歡说：“啊，我记得爸爸给我说过，妈妈是在那一年去世底。”关怀说：“可不是？从前搬来这里底时候，你妈妈正怀着你；因为风波底颠簸，所以临产时很不顺利。这次可巧又有了阿懽，我不愿意像从前那么唐突，要等她产后才搬。可是她自从得了租借条约签押底消息以后，已经病得支持不住了。”那声音底颤动，早已把承歡底眼泪震荡出来。然而这老人家却没有显出什么激烈底情绪，只皱一皱他底眉头而已。

他往下说：“她产后不上十二个时辰就……”承懽急急地问：“是养我不是?”他说：“是。因为你出世不久，你妈妈便撇掉你，所以给你起个名字做阿懽，懽就是忧而无告底意思。”

这时，三个人缄嘿了一会，门前底海潮音，后园底蟋蟀声，都顺着微风从窗户间送进来。桌上那盏油灯本来被灯花堵得火焰如豆一般大，这次因着微风，更是闪烁不定，几乎要熄灭了。关怀说：“阿歡，你去把窗户关上，再将油灯整理一下。……小妹妹也该睡了，回头就同她到卧房去罢。”

不论什么人都喜欢打听父母怎样生育他，好像念历史底人爱读开天辟地底神话一样。承懽听到这个去处，精神正在活泼，那里肯去安息。她从小凳子站起来，顺势跑到父亲面前，且坐在他底膝上，尽力地摇头说：“爸爸还没有说完哪。我不困，快往下说罢。”承歡一面关窗，一面说：“我也愿意再听下去，爸爸就接着说罢。今晚上迟一点睡也无妨。”她把灯心弄好，仍回原位坐下，注神瞧着她底父亲。

油灯经过一番收拾，越显得十分明亮，关怀底眼睛忽然移

到屋角一座石像上头。他指着对女儿说:“那就是你妈妈去世前两三点钟底样子。”承懽说:“姊姊也曾给我说过那是妈妈,但我准知道爸爸屋里那个才是。我不信妈妈底脸难看到这个样子。”他抚着承懽底颅顶说:“那也是好看底。你不懂得,所以说她不好看。”他越说越远,几乎把方才所说底忘掉;幸亏承歡再用话语提醒他,那老人家才接续地说下去。

他说:“我底搬家计画,被你妈妈这一死就打消了。她底身体已藏在这可羞底土地,而且你和阿懽年纪又小,服事你们两个小姊妹还忙不过来,何况搬东挪西地往外去呢?因此,我就定意要终身住在这里,不想再搬了。

“我是不愿意雇人在家里为我工作底。就是乳母,我也不愿意雇一个来乳育阿懽。我不信男子就不会养育婴孩,所以每日要亲自尝试些乳育底工夫。”承懽问:“爸爸,当时你有奶子给我喝吗?”关怀说:“我只用牛乳喂你。然而男子有时也可以生出乳汁底。……阿歡,我从前不曾对你说过孟景休底事么?”承歡说:“是,他是一个孝子,因为母亲死掉,留下一个幼弟;他要自己做乳育底工夫,果然有乳浆从他底乳房溢出来。”关怀笑说:“我当时若不是一个书呆子,就是这事一定要孝子才办得到,贞夫是不许做底。我每每抱着阿懽,让她啜我底乳房,看看能够溢出乳浆不能;但试来试去,都不成功。养育底工夫虽然是苦,我却以为这是父母二人应当共同去做底事情,不该让为母底独自担任这番劳苦。”

承歡说:“可是这事要女人去做才合宜。”

“是的。自从你妈妈没了以后,别样事体倒不甚棘手,对于你所穿底衣服总觉得肮脏和破裂得非常底快。我自己也不会做针黹,整天要为你求别人缝补,这几乎又要把我所不求人底理想推翻了!当时有好些邻人劝我为你们续娶一个……”

承歡说:“我们有一位后娘倒好。”

那老人家瞪着眼。口里尽力地吸着雪茄,少停,他底声音就和青烟一齐冒出来。他郑重地说:“什么?一个人能像禽兽一样,只有生前底恩爱,没有死后底情愫吗?”

从他口里吐出来底青烟早已触得承懽吭吭地咳嗽起来。她断续地说:“爸爸底口直像王家那个破灶,闷得人家底眼睛和喉咙都不爽快。”关怀拍着她底背,说:“你真会用比方!……这是从外洋带回来底习惯,不吸他也罢,你就拿去搁在烟盂里罢。”承懽拿着那枝雪茄,忽像想起什么事似的。她走到屋里把所捡底树叶拿出来,对父亲说:“爸爸吸这一枝罢,这比方才那枝好得多。”她父亲笑着把叶子接过去,仍教承懽坐在膝上,眼睛望着承歡说:“阿歡你以再婚为是么?”他底女儿自然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这重要底问题。她只嘿嘿地望着父亲两只灵活底眼睛,好像要听那两点微光底回答一样。那回答底声音果如从父亲底眼光中发出来——他凝神瞧着承歡说:“我想你也不以为然。一个女人再醮,若是人家要轻看她;一个男子续娶,难道就不应当受轻视吗?所以当时凡有劝我续弦底,都被我拒绝了。我想你们没有母亲虽是可哀,然而有一个后娘更是不幸底。”

门前底海潮音,后园底蟋蟀声,加上檐牙底铁马,和树上底夜啼鸟,这几种声音直像强盗一样,要从门缝窗隙间闯进来捣乱他们底夜谈。那两个女孩子虽不理会,关怀底心却被他们抢掠去了。他底眼睛注视着窗外那似树如山底黑影;耳中听着那种铮铮铛铛、嘶嘶嗯嗯、汩汩濦濦底杂响;口里说:“我一听见铁马底音响,就回想到你妈妈做新娘时,在洞房里走着,那脚钏铃铛底声音。那声音虽有大小底分别,风味却差不多。”

他把射到窗外底目光移到承歡身上，说："你妈妈姓山，所以我在日间或夜间偶然瞧见尖锥形底东西就想着山，就想着她。在我心目中底感觉，她实在没死，不过是怕遇见更大底羞耻，所以躲藏着；但在人静底时候，她仍是和我在一处底。她来底时候，也去瞧你们，也和你们谈话，只是你们都像不大认识她一样，有时还不偢睬她。"承懽说："妈妈一定是在我们睡熟时候来底，若是我醒时，断没有不偢睬她底道理。"那老人家抚着这幼女底背说："是的。你妈妈常夸奖你说你聪明，喜欢和她谈话，不像你姊姊越大就越发和她生疏起来。"承歡知道这话是父亲造出来教妹妹喜欢底，所以她笑着说："我心里何尝不时刻惦念着妈妈呢？但她一来到，我怎么就不知道，这真是怪事！"

关怀对着承歡说："你和你妈妈离别时年纪还小，也许记不清她底模样；可是你须知道不论要认识什么物体都不能以外貌为准的，何况人面是最容易变化底呢？你要认识一个人，就得在他底声音容貌之外找寻，这形体不过是生命中极短促底一段罢了。树木在春天发出花叶，夏天结了果子，一到秋冬，花、叶、果子多半失掉了；但是你能说没有花、叶底就不是树木么？池中底蝌蚪，渐渐长大成为一只蛤蟆，你能说蝌蚪不是小蛤蟆么？无情底东西变得慢，有情的东西变得快。故此，我常以你妈妈底坟墓为她底变化身：我觉得她底身体已经比我长得大，比我长得坚强；她底声音，她底容貌，是遍一切处底。我到她底坟上，不是盼望她那卧在土中底肉身从墓碑上挺起来；我瞧她底身体就是那个坟墓，我对着那墓碑就和在这屋对你们说话一样。"

承懽说："哦，原来妈妈不是死，是变化了。爸爸，你那么爱妈妈，但她在这变化底时节，也知道你是疼爱她底么？"

"她一定知道底。"

承懽说:"我每到爸爸屋里,对着妈妈底造像叫唤、抚摩,有时还敲打她几下。爸爸,若是那像真是妈妈,她肯让我这样抚摩和敲打么?她也能疼爱我,像你疼我一样么?"

关怀回答说:"一定很喜欢。你妈妈连我这么高大,她还十分疼爱,何况你是一个聪明伶俐底小孩子!妈妈底疼爱比爸爸大得多。你睡觉底时候,爸爸只能给你垫枕,盖被;若是妈妈,一定要将她那只滑腻而温暖底手臂给你枕着;还要搂着你,教你不惊不慌地安睡在她怀里。你吃饭底时候,爸爸只能给你预备小碗,小盘;若是妈妈,一定要把她那软和而常摇动底膝头给你做凳子;还要亲手递好吃底东西到你口里。你所穿底衣服,爸爸只能为你买些时式底和贵重底;若是妈妈,一定要常常给你换新样式,她要亲自剪裁,亲自刺绣,要用最好看底颜色,——就是你最喜欢底颜色——给你做上。妈妈底疼爱实在比爸爸底大得多!"

承懽坐在父亲膝上,一听完这段话,她底身体底跳荡好像骑在马上一样。她一面摇着身子,一面拍着自己两只小腿,说:"真底吗!她为何不对我这样做呢?爸爸,快叫妈妈从坟里出来罢。何必为着这蒙羞底土地就藏起来,不教她亲爱底女儿和她相会呢?从前我以为妈妈底脾气老是那个样子:两只眼睛瞧着人,许久也不转一下;和她说话也不答应;要送东西给她,她两只手又不知道往那里去,也不会伸出来接一接;所以我想她一定是不懂人情底。现在我就知道她不是无知底。爸爸,你为我到坟里把妈妈请出来罢;不然,你就把前头那扇石门挪开,让我进去找她。爸爸曾说她在晚间常来,待一会,她会来么?"

关怀把她亲了一下,说:"好孩子,你方才不是说你曾叫过

她、摩过她、有时还敲打她么？她现在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纵使你到坟墓里去找她也是找不着底。她常在我屋里，常在那里（他指着屋角那石像），常在你心里，常在你姊姊心里，常在我心里。你和她说话或送东西给她时，她虽像不理你，其实她疼爱你，已经领受你底敬意。你若常常到她面前，用你底孝心，你底诚意供献给她，日子久了，她心喜欢让你见着她底容貌。她要用妩媚底眼睛瞧着你，要开口对你发言，她那坚硬而白底皮肤要化为柔软娇嫩，好像你底身体一样。待一会，她一定来，可是不让你瞧见她，因为她先要瞧瞧你对于她底爱心怎样，然后教你瞧见她。”

承歡也随着对妹妹证明说：“是，我像你那么大底时候，也很愿意见妈妈一面，后来我照着爸爸底话去做，果然妈妈从石像座儿走下来，搂着我和我谈话，好像现在爸爸搂着你和你谈话一样。”

承懽把右手底食指含在口里，一双伶俐底小眼射在地上，不歇地转动，好像了悟什么事体，还有所发明似底。她抬头对父亲说：“哦，爸爸，我明白了。以后我一定要格外地尊敬妈妈那座造像，盼望她也能下来和我谈话。爸爸，比如我用尽我底孝敬心来服事她，她准能知道么？”

“她一定知道底。”

“那么，方才所捡那些叶子，若是我好好地把他们藏起来，一心供养着，将来他们一定也会变成活底海星、瓦楞子或翻车鱼了。”关怀听了，莫明其妙。承歡就说：“方才妹妹捡了一大堆底干叶子，内中有些像鱼底，有些像螺贝底，她问底是那些东西。”关怀说：“哦，也许会，也许会。”承懽要立刻跳下来，把那些叶子搬来给父亲瞧，但她底父亲说：“你先别拿出来，明天我才教给你保存他们底方法。”

关怀生怕他底爱女晚间说话过度，在睡眠时作梦，就劝承懽说："你该去睡觉啦。我和你到屋里去罢。明早起来，我再给你说些好听底故事。"承懽说："不，我不。爸爸还没有说完呢，我要听完了才睡。"关怀说："妈妈底事长着呢，若是要说，一年也说不完，明天晚上再接下去说罢。"那小女孩于是从父亲膝上跳下来，拉着父亲底手，说："我先要到爸爸屋瞧瞧那个妈妈。"关怀就和她进去。

他把女儿安顿好，等她睡熟，才回到自己屋里。他把外衣脱下，手里拿着那个瑷珑囊，和腰间底玉佩把玩得不忍撒手，料想那些东西一定和他底亡妻关山恒媚很有关系。他们底恩爱公案必定要在临睡前复讯一次。他走到石像前，不歇用手去摩弄那坚实而无知底物体，且说："多谢你为我留下这两个女孩，教我底晚景不至过于惨淡。不晓得我这残年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过去，速速地和你同住在一处。唉！你底女儿是不忍离开我底，要她们成人，总得在我们再会之后。我现在正浸在亲底情爱中，实在难以解决要怎样经过这衰弱底残年，你能为我和从你身体分化出来底女儿们打算么？"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好像很注意听着那石像底回答。可是那用手造底东西怎样发出她底意思，我们底耳根太钝，实在不能听出什么话来。

他站了许久，回头瞧见承歡还在北边底厅里编织花篮，两只手不停地动来动去，口里还低唱着她底工夫歌。他从窗门对女儿说："我儿，时候不早了，明天再编罢。今晚上妹妹话说得过多，恐怕不能好好地睡，你得留神一点。"承歡答应一声，就把那个未做成底篮子搁起来，把那盏小油灯拿着到自己屋里去了。

灯光被承歡带去以后，满屋都被黑暗充塞着。秋萤一只

两只地飞入关怀底卧房，有时歇在石像上头。那光底闪烁，可使关山恒媚底脸对着她底爱者发出一度一度地底流盼和微笑。但是从外边来底，还有汩潏底海潮音，嘶嘶底蟋蟀声，铮铛底铁马响，那可以说是关山恒媚为这位老鳏夫唱底催眠歌曲。

缀网劳蛛

"我像蜘蛛，
　　命运就是我的网。"
我把网结好，
　　还住在中央。

呀，我的网甚时节受了损伤！
　　这一坏，教我怎地生长？
生的巨灵说："补缀补缀罢，"
　　世间没有一个不破的网。

我再结网时，
　　要结在玳瑁梁栋。
　　　　珠玑帘栊；
或结在断井颓垣，
　　荒烟蔓草中呢？
生的巨灵按手在我头上说：
　　"自己选择去罢，
　　你所在的地方无不兴隆，亨通。"

虽然，我再结的网还是像从前那么脆弱，
　　敌不过外力冲撞；

我网的形式还要像从前那么整齐——
　　平行的丝连成八角，十二角的形状吗？
他把“生的万花筒”交给我，说：
“望里看罢，
　　你爱怎样，就结成怎样。”

呀，万花筒里等等的形状和颜色
　　仍与从前没有什么差别！
求你再把第二个给我，
　　我好谨慎地选择。

“咄咄：贪得而无智的小虫！
　　自而今回溯到濛鸿，
　　　　从没有人说过里面有个形式与前相同。
去罢，生的结构都由这几十颗‘彩琉璃屑’幻成种种，
　　不必再看第二个生的万花筒。”

那晚上底月色格外明朗，只是不时来些微风把满园的花影移动得不歇地作响。素光从椰叶下来，正射在尚洁和她的客人史夫人身上。她们二人的容貌，在这时候，自然不能认得十分清楚；但是二人对谈的声音却像幽谷的回响，没有一点模糊。

周围的东西都沉默着，像要让她们密谈一般；树上的鸟儿把喙插在翅膀底下；草里的虫儿也不敢做声；就是尚洁身边那只玉狸，也当主人所发的声音为催眠歌，只管鼾鼾地沉睡着。她用纤手抚着玉狸，目光注在她的客人身上，懒懒地说：“夺魁嫂子，外间的闲话是听不得的。这事我全不计较——我虽不信定命的说法，然而事情怎样来，我就怎样对付，毋庸在事前

预先谋定什么方法。”

她的客人听了这场冷静的话，心里很是着急，说：“你对于自己的前程太不注意了！若是一个人没有长久的顾虑，就免不了遇着危险，外人的话虽不足信，可是你得把你的态度显示得明瞭一点，教人不疑惑你才是。”

尚洁索性把玉狸抱在怀里，低着头，只管摩弄。一会儿，她才冷笑了一声，说：“吓吓，夺魁嫂子，你的话差了！危险不是顾虑所能闪避的。后一小时的事情，我们也不敢说准知道，那里能顾到三四个月，三两年那么长久呢？你能保我待一会不遇着危险；能保我今夜里睡得平安么？纵使我准知道今晚上会遇着危险，现在的谋虑也未必来得及。我们都在云雾里走，离身二三尺以外，谁还能知道前途的光景呢？经里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这句话，你忘了么？……唉，我们都是从渺茫中来在渺茫中住，望渺茫中去。若是怕在这条云封雾锁的生命路程里走动，莫如止住你的脚步；若是你有漫游的兴趣，纵然前途和四围的光景暧昧，不能使你赏心快意，你也是要走的。横竖是往前走，顾虑什么？

“我们从前的事，也许你和一般侨寓此地的人都不十分知道。我不愿意破坏自己的名誉，也不忍教他出丑。你既是要我把态度显示出来，我就得略把前事说一点给你听，可是要求你暂时守这个秘密。

“论理，我也不是他的……”

史夫人没等她说完，早把身子挺起来，作很惊讶的样子，回头用焦急的声音说：“什么，这又奇怪了！”

“这倒不是怪事，且听我说下去；你听这一点，就知道我的全意思了。我本是人家的童养媳，一向就不曾和人行过婚

礼,——那就是说,夫妇的名分,在我身上用不着。当时,我并不是爱他,不过要仗着他的帮助,救我脱出残暴的婆家。走到这个地方,依着时势的境遇,使我不能不认他为夫。……”

“原来你们的家有这样特别的历史。……那么,你对于长孙先生可以说没有精神的关系,不过是不自然的结合罢了。”

尚洁庄重地回答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爱情么?诚然我从不曾在别人身上用过一点男女的爱情;别人给我的,我也不曾辨别过那是真的,这是假的。夫妇,不过是名义上的事:爱与不爱,只能稍微影响一点精神的生活,和家庭的组织是毫无关系的。

“他怎样想法子要奉承我,凡认识我的人都觉得出来。然而我却没有领他的情,因为他从没有把自己的行为检点一下。他的嗜好多,脾气坏,是你所知道的。我一到会堂去,每听到人家说我是长孙可望的妻子,就非常地惭愧。我常想着从不自爱的人所给底爱情都是假的。

“我虽然不爱他,然而家里的事,我认为应当替他做的,我也乐意去做。因为家庭是公的,爱情是私的。我们两人的关系,实在就是这样。外人说我和谭先生的事,全是不对的。我的家庭已经成为这样,我又怎能把他破坏呢?”

史夫人说:“我现在才看出你们的真相,我也回去告诉史先生,教他不要多信闲话。我知道你是好人,是一个纯良的女子,神必保佑你。”说着,用手轻轻地拍一拍尚洁底肩膀,就站立起来告辞。

尚洁陪她在花阴底下走着,一面说:“我很愿意你把这事的原委单说给史先生知道。至于外间传说我和谭先生有秘密的关系,说我是淫妇,我都不介意。连他也好几天不回来啦。我估量他是为这事生气,可是我并不辩白。世上没有一个人

能够把真心拿出来给人家看;纵然能够拿出来,人家也看不明白;那么,我又何必多费唇舌呢? 人对于一件事情一存了成见,就不容易把真相观察出来。凡是人都有成见,同一件事,必会生出歧异的评判,这也是难怪的。我不管人家怎样批评我,也不管他怎样疑惑我,我只求自己无愧,对得住天上底星辰和地下底蝼蚁便了。你放心罢,等到事情临到我身上,我自有方法对付。我的意思就是这样,若是有工夫,改天再谈罢。"

她送客人出门,就把玉狸抱到自己房里。那时已经不早,月光从窗户进来,歇在椅桌、枕席之上,把房里的东西染得和铅制的一般。她伸手向床边按了一按铃子,须臾,女佣妥娘就上来。她问:"佩荷姑娘睡了么?"妥娘在门边回答说:"早就睡了。宵夜已预备好了,端上来不?"她说着,顺手把电灯拧着,一时满屋里都着上颜色了。

在灯光之下,才看见尚洁斜倚在床上。流动的眼睛,软润的颔颊,玉葱似的鼻,柳叶似的眉,桃绽似的唇,衬着蓬乱的头发,……凡形体上各样的美都凑合在她头上。她的身体,修短也很合度。从她口里发出来的声音,都合音节,就是不懂音乐的人,一听了她的话语,也能得着许多默感。她见妥娘把灯拧亮了,就说:"把他拧灭了罢。光太强了,更不舒服。方才我也忘了留史夫人在这里消夜,我不觉得十分饥饿,不必端上来,你们可以自己方便去。把东西收拾清楚,随着给我点一枝洋烛上来。"

妥娘遵从她的命令,立刻把灯灭了,接着说:"相公今晚上也许又不回来,可以把大门扣上吗?"

"是,我想他永远不回来了。你们吃完,就把门关好,各自歇息去罢,夜很深了。"

尚洁独坐在那间充满月亮的房里,桌上一枝洋烛已燃过

三分之二，轻风频拂火焰，眼看那枝发光底小东西要泪尽了。她于是起来，把烛火移到屋角一个窗户前头的小几上。那里有一个软垫，几上搁几本《经》典和祈祷文。她每夜睡前的功课就是跪在那垫上默记三两节经句，或是诵几句祷词。别的事情，也许她会忘记，惟独这圣事是她所不敢忽略的。她跪在那里冥想了许久，睁眼一看，火光已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从烛台上逃走了。

她立起来，把卧具整理妥当，就躺下睡觉。可是她怎能睡着呢？呀，月亮也循着宾客的礼，不敢相扰，慢慢地辞了她，走到园里和他的花草朋友、木石知交周旋去了！

月亮虽然辞去，她还不转眼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像要诉她心中的秘密一般。她正在床上展来转去，忽听园里"嚁啅"一声，响得很厉害。她起来，走到窗边，往外一望，但见一重一重的树影和夜雾把园里盖得非常严密，教她看不见什么。于是她蹑步下楼，唤醒妥娘，命她到园里去察看那怪声的出处。妥娘自己一个人，那里敢出去；她走到门房把团哥叫醒，央他一同到园墙边察一察。团哥也就起来了。

妥娘去不多会，便进来回话。她笑着说："你猜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个蹇运的窃贼摔倒在我们底墙根。他底腿已摔坏了，脑袋也撞伤了，流得满地都是血，动也动不得了。团哥拿着一枝荆条正在抽他哪。"

尚洁听了，一霎时前所有的恐怖情绪一时尽变为慈祥的心意。她等不得回答妥娘，便跑到墙根。团哥还在那里，"你这该死的东西。……不知利害底坏种。……"一句一鞭，打骂得很高兴。尚洁一到，就止住他，还命他和妥娘把受伤的贼扛到屋里来。她吩咐让他躺在贵妃床上，仆人们都显出不愿意的样子；因为他们想着一个贼人不应该受这么好的待遇。

尚洁看出他们的意思,便说:“一个人走到做贼的地步是最可怜悯的,若是你们不得着好机会,也许……。”她说到这里,觉得有点失言,教她的佣人听了不舒服,就改过一句说话:“若是你们明白他的境遇,也许会体贴他。我见了一个受伤的人,无论如何,总得救护的。你们常常听见‘救苦救难’的话,遇着忧患的时候,有时也会脱口地说出来;为何不从‘他是苦难人’那方面体贴他呢?你们不要怕他的血沾脏了那垫子,尽管扶他躺下罢。”团哥只得扶他躺下,口里沉吟地说:“我们还得为他请医生去吗?”

“且慢,你把灯移近一点,待我来看一看。救伤的事,我还在行。妥娘,你上楼去把我们那个‘常备药箱’捧下来。”又对团哥说:“你去倒一盆清水来罢。”

仆人都遵命各自干事去了。那贼虽闭着眼,方才尚洁所说的话,却能听得分明。他心里的感激,可使他自忘是个罪人,反觉他是世界里一个最能得人爱惜的青年。这样的待遇,也许就是他生平第一次得着的。他呻吟了一下。用低沉的声音说:“慈悲的太太,菩萨保佑慈悲的太太!”

那人的太阳边受了一伤很重,腿部倒不十分厉害。她用药棉蘸水轻轻地把伤处周围的血迹涤净,再用绷带裹好。等到事情做得清楚,天早已亮了。

她正转身要上楼去换衣服,蓦听得外面敲门底声很急,就止步问说:“谁这么早就来敲门呢?”

“是警察罢。”

妥娘提起这四个字,教她很着急。她说:“谁去告诉警察呢?”那贼躺在贵妃床上,一听见警察要来,恨不能立刻起来跪在地上求恩。但这样的行动已从他那双劳倦的眼睛表白出来了。尚洁跑到他跟前,安慰他说,“我没有叫人去报警察,

……"正说到这里，那从门外来底脚步已经踏进来。

来底并不是警察，却是这家底主人长孙可望。他见尚洁穿着一件睡衣站在那里和一个躺着的男子说话，心里底无明业火已从身上八万四千个毛孔里发射出来。他第一句就问，"那人是谁？"

这个问实在教尚洁不容易回答，因为她从不曾问过那受伤者底名字；也不便说他是贼。

"他……他是受伤的人。……"

可望不等说完，便拉住她的手，说："你办的事，我早已知道。我这几天不回来，正要侦察你的动静，今天可给我撞见了。我何尝辜负你呢？……一同上去罢，我们可以慢慢地谈。"不由分说，拉着她就望上跑。

妥娘在旁边，看得情急，就大声嚷着，"他是贼！"

"我是贼，我是贼。"那可怜的人也嚷了两声。可望只对着他冷笑，说："我明知道你是贼。不必报名，你且歇一歇罢。"

一到卧房里，可望就说："我且问你，我有什么对你不起的地方？你要入学堂，我便立刻送你去；要到礼拜堂听道，我便特地为你预备车马。现在你有学问了，也入教了，我且问你，学堂教你这样做，教堂教你这样做么？"

他的话意是要诘问她为什么变心，因为他许久就听见人说尚洁嫌他鄙陋不文，要离弃他去嫁给一个姓谭的。夜间的事，他一概不知，他进门一看尚洁底神色，老以为她所做的是一段爱情把戏。在尚洁方面，以为他是不喜欢她这样待遇窃贼。她的慈悲性情是上天所赋的，她也觉得这样办，于自己的信仰和所受的教育没有冲突，就回答说："是的，学堂教我这样做，教会也教我这样做。你敢是……"

"是吗？"可望喝了一声，猛将怀中小刀取出来向尚洁的肩

膀上一击。这不幸的妇人,立时倒在地上;那玉白的面庞已像渍在胭脂膏里一样。

她不说什么,但用一种沉静的和无抵抗的态度,就足以感动那愚顽的凶手。可望当此情景,心中恐怖的情绪已把凶猛的怒气克服了。他不再有什么动作,只站在一边出神。他看尚洁动也不动一下,估量她是死了;那时,他觉得自己底罪恶压住他,不许再逗留在那里,便溜烟似地望外跑。

妥娘见他跑了,知道楼上必有事故,就赶紧上来。她看尚洁那样子,不由得“啊,天公!”喊了一声,一面上去,要把她搀扶起来。尚洁这时,眼睛略略睁开,像要对她说什么,只是说不出。她指着肩膀示意,妥娘才看见一把小刀插在她肩上。妥娘底手便即酥软,周身发抖,待要扶她,也没有气力了。她含泪对着主妇说,“容我去请医生罢。”

“史……史……”妥娘知道她是要请史夫人来,便回答说:“好,我也去请史夫人来。”她教团哥看门,自己雇一辆车找救星去了。

医生把尚洁扶到床上,慢慢施行手术;赶到史夫人来时,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啦。医生对史夫人说:“长孙夫人的伤不甚要紧,保养一两个星期便可复元。幸而那刀从肩胛骨外面脱出来,没有伤到肺叶,——那两个创口是不要紧的。”

医生辞去以后,史夫人便坐在床沿用法子安慰她。这时,尚洁的精神稍微恢复,就对她的知交说:“我不能多说话,只求你把底下那个受伤的人先送到公医院去;其余的,待我好了再给你说。……唉,我的嫂子,我现在不能离开你,你这几天得和我同在一块儿住。”

史夫人一进门就不明白底下为什么躺着一个受伤的男子。妥娘去时,也没有对她详细地说。她看见尚洁这个样子,

又不便往下问。但尚洁的颖悟性从不会被刀所伤，她早明白史夫人猜不透这个闷葫芦，就说："我现在没有气力给你细说，你可以向妥娘打听去。就要速速去办，若是他回来，便要害了他的性命。"

史夫人照她所吩咐的去做，回来，就陪着她在房里，没有回家。那四岁的女孩佩荷更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还是啼啼，笑笑，过她的平安日子。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在她病中嘿嘿地过去。她也渐次复元了。她想许久没有到园里去，就央求史夫人扶着她慢慢走出来。她们穿过那晚上谈话的柳阴，来到园边一个小亭下，就歇在那里。她们坐的地方满开了玫瑰，那清静温香的景色委实可以消灭一切忧闷和病害。

"我已忘了我们这里有这么些好花，待一会，可以折几枝带回屋里。"

"你且歇歇，我为你选择几枝罢。"史夫人说时，便起来折花。尚洁见她脚下有一朵很大的花，就指着说，"你看，你脚下有一朵很大、很好看的，为什么不把他摘下？"

史夫人低头一看，用手把花提起来，便叹了一口气。

"怎么啦？"

史夫人说："这花不好。"因为那花只剩地上那一半，还有一边是被虫伤了。她怕说出伤字，要伤尚洁底心，所以这样回答。但尚洁看底，明明是一朵好花，直教递过来给她看。

"夺魁嫂，你说他不好么？我在此中找出道理咧！这花虽然被虫伤了一半，还开得这么好看，可见人的命运也是如此——若不把他的生命完全夺去，虽然不完全，也可以得着生活上一部分的美满，你以为如何呢？"

史夫人知道她联想到自己的事情上头，只回答说，"那是

当然的，命运的偃蹇和亨通，于我们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

谈话之间，妥娘领着史夺魁先生进来。他向尚洁和他的妻子问过好，便坐在她们对面一张凳上。史夫人不管她丈夫要说什么，头一句就问，“事情怎样解决呢？”

史先生说：“我正是为这事情来给长孙夫人一个信。昨天在会堂里有一个很激烈的纷争，因为有些人说可望底举动是长孙夫人迫他做成的，应当剥夺她赴圣筵的权利。我和我奉真牧师在席间极力申辩，终归无效。”他望着尚洁说：“圣筵赴与不赴也不要紧。因为我们的信仰决不能为仪式所束缚；我们的行为，只求对得起良心就算了。”

“因为我没有把那可怜的人交给警察，便责罚我么？”

史先生摇头说：“不，不。现在的问题不在那事上头。前天可望寄一封长信到会里，说到你怎样对他不住，怎样想弃绝他去嫁给别人。他对于你和某人、某人往来的地点、时间都说出来。且说，他不愿意再见你的面，若不与你离婚，他永不回家。信他所说的人很多，我们怎样申辩也挽不过来。我们虽然知道事实不是如此，可是不能找出什么凭据来证明。我现在正要告诉你，若是要到法庭去的话，我可以帮你的忙。这里不像我们祖国，公庭上没有女人说话的地位。况且他的买卖起先都是你拿资本出来，要离异时，照法律，最少总得把财产分一半给你。……像这样的男子，不要他也罢了。”

尚洁说：“那事实现在不必分辩，我早已对嫂子说明了。会里因为信条的缘故，说我的行为不合道理，便禁止我赴圣筵——这是他们所信的，我有什么可说的呢！”她说到末一句，声音便低下了。她的颜色很像为同会的人误解她，和误解道理惋惜。

“唉，同一样道理，为何信仰的人会不一样？”

她听了史先生这话，便兴奋起来，说："这何必问？你不常听见人说：'水是一样，牛喝了便成乳汁，蛇喝了便成毒液'吗？我管保我所得能化为乳汁，那能干涉人家所得的变成毒液呢？若是到法庭去的话，倒也不必。我本没有正式和他行过婚礼，自毋须乎在法庭上公布离婚。若说他不愿意再见我的面，我尽可以搬出去。财产是生活的赘瘤，不要也罢，和他争什么？……他赐给我底恩惠已是不少，留着给他……"

"可是你一把财产全部让给他，你立刻就不能生活。还有佩荷呢？"

尚洁沉吟半晌便说："不妨，我私下也曾积聚些少，只不能支持到一年罢了。但不论如何，我总得自己挣扎。至于佩荷……"她又沉思了一会，才续下去说："好罢，看他的意思怎样，若是他愿意把那孩子留住，我也不和他争。我自己一个人离开这里就是。"

他们夫妇二人深知道尚洁的性情，知道她很有主意，用不着别人指导。并且她在无论什么事情上头都用一种宗教的精神去安排。她的态度常显出十分冷静和沉毅；做出来的事，有时超乎常人意料之外。

史先生深信她能够解决自己将来的生活，一听了她的话，便不再说什么，只略略把眉头皱了一下而已。史夫人在这两三个星期间，也很为她费了些筹画。他们有一所别业在土华地方，早就想教尚洁到那里去养病，到现在她才开口说："尚洁妹子，我知道你一定有更好的主意，不过你的身体还不甚复原，不能立刻出去做什么事情，何不到我们的别庄里静养一下，过几个月再行打算？"史先生接着对他妻子说："这也好，只怕路途远一点，由海船去，最快也得两天才可以到。但我们都是惯于出门的人，海涛的颠簸当然不能制服我。若是要去的

话，你可以陪着去，省得寂寞了长孙夫人。”

尚洁也想找一个静养的地方，不意他们夫妇那么仗义，所以不待踌躇便应许了。她不愿意为自己的缘故教别人麻烦，因此不让史夫人跟着前去。她说：“寂寞的生活是我尝惯的。史嫂子在家里也有许多当办的事情，那里能够和我同行？还是我自己去好一点。我很感谢你们二位的高谊，要怎样表示我的谢忱，我却不懂得；就是懂，也不能表示得万分之一。我只说一声‘感激莫名’便了。史先生，烦你再去问他要怎样处置佩荷，等这事弄清楚，我便要动身。”她说着就从方才摘下的玫瑰中间选出一朵好看的递给史先生，教他插在胸前底钮门上。不久，史先生也就起立告辞，替她办交涉去了。

土华在马来半岛底西岸，地方虽然不大，风景倒还幽致。那海里出的珠宝不少，所以住在那里的多半是搜宝之客。尚洁住的地方就在海边一丛棕林里。在她的门外，不时看见采珠的船往来于金的塔尖和银的浪头之间。这采珠的工夫赐给她许多教训。因为她这几个月来常想着人生就同入海采珠一样；整天冒险入海里去，要得着多少，得着什么，采珠者一点把握也没有。但是这个感想决不会妨害她的生命。她见那些人每天迷矇矇地搜求，不久就理会她在世间的历程也和采珠的工作一样。要得着多少，得着什么，虽然不在她的权能之下，可是她每天总得入海一遭，因为她的本分就是如此。

她对于前途不但没有一点灰心，且要更加奋勉。可望虽是剥夺她们母女的关系，不许佩荷跟着她，然而她仍不忍弃掉她的责任，每月要托人暗地里把吃的用的送到故家去给她女儿。

她现在已变主妇的地位为一个珠商底记室了。住在那里

的人，都说她是人家的弃妇，就看轻她，所以她所交游的都是珠船里的工人。那班没有思想的男子在休息的时候，便因着她的姿色争来找她开心。但她的威仪常是调伏这班人的邪念，教他们转过心来承认她是他们的师保。

她一连三年，除干她的正事以外，就是教她那班朋友说几句英吉利语，念些少经文，知道些少常识。在她的团体里，使令，供养，无不如意。若说过快活日子，能像她这样，也就不劣了。

虽然如此，她还是有缺陷的。社会地位，没有她的分；家庭生活，也没有她的分；我们想想，她心里到底有什么感觉？前一项，于她是不甚重要的；后一项，可就缭乱她的衷肠了！史夫人虽常寄信给她，然而她不见信则已，一见了信，那种说不出来的伤感就加增千百倍。

她一想起她的家庭，每要在树林里徘徊，树上的蛁蟧常要幻成她女儿底声音对她说："母思儿耶？母思儿耶？"这本不是奇迹，因为发声者无情，听音者有意，她不但对于那些小虫的声音是这样，即如一切的声音和颜色，偶一触着她的感官，便幻成她的家庭了。

她坐在林下，遥望着无埃的波浪，一度一度地掀到岸边，常觉得她的女儿踏着浪花踊跃而来，这也不止一次了。那天，她又坐在那里，手拿着一张佩荷的小照，那是史夫人最近给她寄来的。她翻来翻去地看，看得眼昏了。她猛一抬头，又得着常时所现的异象。她看见一个人携着她的女儿从海边上来，穿过林樾，一直走到跟前。那人说："长孙夫人，许久不见，贵体康健啊！我领你的女儿来找你哪。"

尚洁此时，眨一眨眼睛，才理会果然是史先生携着佩荷找她来。她不等回答史先生的话，便上前用力搂住佩荷；她的哭

声从她爱心的深密处殷雷似地震发出来。佩荷因为不认得她，害怕起来，也放声哭了一场。史先生不知道感触了什么，也在旁边只尽管擦眼泪。

这三种不同情绪的哭泣止了以后，尚洁就呜咽地问史先生说："我实在喜欢。想不到你会来探望我，更想不到佩荷也能来！……"她要问的话很多，一时摸不着头绪，只搂定佩荷，眼看着史先生出神。

史先生很庄重地说："夫人，我给你报好消息来了。"

"好消息！"

"你且镇定一下，等我细细地告诉你。我们一得着这消息，我的妻子就教我和佩荷一同来找你。这奇事，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到前十几天才听见我奉真牧师说的。我牧师自那年为你底事卸职后，他的生活，你已经知道了。"

"是。我知道。他不是白天做裁缝匠，晚间还做制饼师吗？我信得过，神必要帮助他，因为神的儿子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他的事业还顺利吗？"

"倒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他不但日夜劳动，在合宜的时候，还到处去传福音哪，他现在不用这样地吃苦，因为他底老教会看他的行为，请他回国仍旧当牧师去，在前一个星期已经动身了。"

"是吗！谢谢神！他必不能长久地受苦。"

"就是因为我牧师回国的事，我才能到这里来。你知道长孙先生也受了他的感化么？这事详细地说起来，倒是一种神迹。我现在来，也是为告诉你这件事。"

"前几天长孙先生忽然到我家里找我。他一向就和我们很生疏，好几年也不过访一次，所以这次的来，教我们很诧异。他第一句就问你的近况如何，且诉说他的懊悔。他说这反悔

是忽然的，是我牧师警醒他的。现在我就将他的话，照样地说一遍给你听：——

"'在这两三年间，我牧师常来找我谈话，有时也请我到他的面包房里去听他讲道。我和他来往那么些次，就觉得他是我的好师傅。我每有难决的事情或疑虑的问题，都去请教他。我自前年生事，二人分离以后，每疑惑尚洁官的操守，又常听见家里佣人思念她的话，心里就十分懊悔。但我总想着，男人说话将军箭，事已做出，那里还有脸皮收回来？本是打算给他一个错到底的。然而日子越久，我就越觉得不对。到我牧师要走，最末次命我去领教训的时候，讲了一章经，教我很受感动。散会后，他对我说他盼望我做的是请尚洁官回来。他又念《马可福音》十章给我听，我自得着那教训以后，越觉得我很卑鄙、凶残、淫秽，很对不住她。现在要求你先把佩荷带去见她，盼望她为女儿的缘故赦免我。你们可以先走，我随后也要亲自前往。'

"他说懊悔底话很多，我也不能细说了。等他来时，容他自己对你细说罢。我很奇怪我牧师对于这事，以前一点也没有对我说过，到要走时，才略提一提；反教他来到我那里去，这不是神迹吗？"

尚洁听了这一席话，却没有显出特别愉悦的神色，只说："我的行为本不求人知道，也不是为要得人家的怜恤和赞美；人家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受，从来是不计较的。别人伤害我，我还饶恕，何况是他呢？他知道自己的卤莽，是一件极可喜的事。——你愿意到我屋里去看一看吗？我们一同走走罢。"

他们一面走，一面谈。史先生问起她在这里的事业如何，她不愿意把所经历的种种苦处尽说出来，只说："我来这里，几年的工夫也不算浪费，因为我已找着了许多失掉底珠子了！

那些灵性的珠子，自然不如入海去探求那么容易，然而我竟能得着二三十颗！此外，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

尚洁把她的事情结束停当，等可望不来，打算要和史先生一同回去。正要到珠船里和她的朋友们告辞，在路上就遇见可望跟着一个本地人从对面来。她认得是可望，就堆着笑容，抢前几步去迎他，说：“可望舍，平安哪！”可望一见她，也就深深地行了一个敬礼，说：“可敬的妇人，我所做一切的事都是伤害我的身体，和你我二人的感情，此后我再不敢了。我知道我多多地得罪你，实在不配再见你的面，盼望你不要把我的过失记在心中。今天来到这里，为的是要表明我悔改的行为；还要请你回去管理一切所有的。你现在要到那里去呢？我想你可以和史先生先行动身，我随后回来。”

尚洁见他那番诚恳的态度，比起从前，简直是两个人，心里自然满是愉快，且暗自谢她的神在他身上所显底奇迹。她说：“呀，往事如梦中之烟，早已在虚幻里消散了，何必重行提起呢？凡人都不可积聚日间的怨恨、怒气和一切伤心的事到夜里，何况是隔了好几年的事？请你把那些事情搁在脑后罢。我本想到船里去，向我那班同工的人辞行。你怎样不和我们一起回去，还有别的事情要办么？史先生现时在他的别业——就是我住的地方——我们一同到那里去罢，待一会，再出来辞行。”

“不必，不必。你可以去你的，我自己去找他就可以。因为我还有些正当的事情要办。恐怕不能和你们一同回去；什么事，以后我才教你知道。”

“那么，你教这土人领你去罢，从这里走不远就是。我先到船里，回头再和你细谈。再见哪！”

她从土华回来，先住在史先生家里，意思是要等可望来

到，一同搬回她的旧房子去。谁知等了好几天，也不见他的影。她才知道可望在土华时，所说的话意有所含蓄。可是他到那里去呢？去干什么呢？她正想着，史先生拿了一封信进来，对她说："夫人，你不必等可望了，明后天就搬回去罢。他寄给我这一封信说，他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都是出于激烈的爱情所致，因他爱你的缘故，所以伤了你。现在他要把从前邪恶的行为和暴躁的脾气改过来，且要偿还你这几年来所受的苦楚，故不得不暂时离开你。他已经到槟榔屿了。他不直接写信给你的缘故，是怕你伤心，故此写给我，教我好安慰你；他还说从前一切的产业都是你的，他不应独自霸占了许久，要求你尽量地享用，直等到他回来。"

"这样看来，不如你先搬回去，我这里派人去找他回来如何？唉，想不到他一会儿就能悔改到这步田地！"

她遇事本来很沉静，史先生说时，她的颜色从不曾显出什么变态，只说："为爱情么？为爱而离开我么？这是当然的，爱情本如极利的斧子，用来剥削命运常比用来整理命运的时候多一些。他既然规定他自已的行程，又何必费工夫去寻找他呢？我是没有成见的，事情怎样来，我怎样对付就是。"

尚洁搬回来那天，可巧下了一点雨，好像上天使园里的花木特地沐浴得很妍净来迎接他们的旧主人一样。她进门时，妥娘正在整理厅堂，一见她来，便嚷着，"奶奶，你回来了！我们很想念你哪！你的房间乱得很，等我把各样东西安排好再上去。先到花园去看看罢，你手植各样的花木都长大了。后面那棵释迦头长得像罗伞一样，结果也不少，去看看罢。史夫人早和佩荷姑娘来了，她们现时也在园里。"

她和妥娘说了几句话，便到园里。一拐弯，就看见史夫人和佩荷坐在树荫底下一张凳上，——那就是几年前，她要被刺

那夜,和史夫人坐着谈话的地方。她走来,又和史夫人并肩坐在那里。史夫人说来说去,无非是安慰她的话。她像不信自己这样的命运不甚好,也不信史夫人用定命论的解释来安慰她,就可以使她满足。然而她一时不能说出合宜的话,教史夫人明白她心中毫无忧郁在内。她无意中一抬头,看见佩荷拿着树枝把结在玫瑰花上一个蜘蛛网撩破了一大部分。她注神许久,就想出一个意思来。

她说:"呀,我给这个比喻,你就明白我的意思。"

"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他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他的网便成了。

"他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他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

"他的破网留在树梢上,还不失为一个网。太阳从上头照下来,把各条细丝映成七色;有时粘上些少水珠,更显得灿烂可爱。

"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

史夫人还要说时,妥娘来说屋子已收拾好了,请她们进去看看。于是,她们一面谈,一面离开那里。

园里没人,寂静了许久。方才那只蜘蛛悄悄地从叶底出来,向着网的破裂处,一步一步,慢慢补缀。他补这个干什么?因为他是蜘蛛,不得不如此!

无法投递之邮件

给　诵　幼

不能投递之原因——地址不明退发信人写明再递

诵幼我许久没见你了。我近来患失眠症。梦魂呢，又常困在躯壳里飞不到你身边，心急得很。但世间事本无容人着急底余地，越着急越不能到，我只得听其自然罢了。你总不来我这里，也许你怪我那天藏起来，没有出来帮你忙底缘故。呀，诵幼，若你因那事怪了我，可就冤枉极了！我在那时，全身已抛在烦恼的海中，自救尚且不暇，何能顾你？今天接定慧底信，说你已经被释放了，我实在欢喜得很！呀，诵幼此后须要小心和男子相往来。你们女子常说"男子坏的很多，"这话诚然不错。但我以为男子底坏，并非他生来就是如此底，是跟女子学来底。诵幼，我说这话，请你不要怪我。你底事且不提，我拿文锦底事来说罢。他对于尚素本来是很诚实的，但尚素要将她和文锦底交情变为更亲密的交情，故不得胡乱献些殷勤。呀，女人的殷勤，就是使男子变坏底砒石哟！我并不是说女子对于男子要很森严、冷酷，像怀霄待人一样；不过说没有智慧底殷勤是危险的罢了。

我盼望你今后的景况像湖心底白鹄一样。

给 贞 蕤

不能投递之原因——此人已离广州

自走马营一别,至今未得你底消息。知道你底生活和行脚僧一样,所以没有破旅愁底书信给你念。昨天从杭香处听见你底近况,且知道你现在住在这里,不由得我不写这几句话给你。

我底朋友,你想北极底冰洋上能够长出花菖蒲,或开得像尼罗河边底王莲来么?我劝你就回家去罢。放着你清凉而恬淡的生活不享;飘零着找那不知心的"知心人,"为何自找这等刑罚?纵说是你当时得罪了他,要找着他向他谢罪,可是罪过你已认了,那温润不挠,如玉一般的情好岂能弥补得毫无瑕疵?

我底朋友,我常想着我曾用过一管笔,有一天无意中把笔尖误烧了,(因为我要学篆书,听人说烧尖了好写)就不能再用他。但我很爱那笔,用尽许多法子,也补救不来;就是拿去找笔匠,也不能出什么主意,只是教我再换过一管罢了。我对于那天天接触底小宝贝,虽舍不得扔掉,也不能不把他藏在笔囊里。人情虽不能像这样换法,然而,我们若在不能换之中,姑且当做能换,也就安慰多了。你有心牺牲你的命运,他却无意成就你底愿望,你又何必?我劝你早一点回去罢,看你年少的容貌或逃镜影中,在你背后底黑影快要闯入你底身里,把你青春一切活泼的风度赶走;把你光艳的躯壳夺去了。

我再三叮咛你,不知心的知心人,纵然找着了,只是加增懊恼,毫无用处底。

给小峦

不能投递之原因——此人已入疯人院

绿绮湖边底夜谈，是我们所不能忘掉底。但是，小峦，我要告诉你，迷生决不能和我一样，常常惦念着你，因为他底心多用在那恋爱底遗骸上头。你不是教我探究他的意思吗？我昨天一早到他那里去，在一件事情上，使我理会他还是一个爱底坟墓底守护者。若是你愿意听这段故事，我就可以告诉你。

我一进门时，他垂着头好像很悲伤的样子，便问。“迷生，你又想什么来?”他叹了一声才说，“她织给我底领带坏了！我身边再也没有她底遗物了！人丢了，她底东西也要陆续地跟着她走真是难解。”我说，“是地，太阳也有破坏底日子，何况一件小小东西，你不许他坏，成么?”

“为什么不成。若是我不用他，就可以保全他。然而我怎能不用。我一用她给我留下底器用；就藉那些东西要和她交通，且要得着无量安慰。”他低垂的视线牵着手里底旧领带接着说：“唉，现在她底手泽都完了!”

小峦，你想他这样还能把你惦记在心里么？你太轻于自信了。我不是使你失望，我很了解他，也了解你，你们固然是亲戚，但我要提醒除你疏淡的友谊外，不要多走一步。因为，凡最终的地方，都是在对岸那很高、很远、很暗，且不能用平常的舟车达到底。你和迷生底事，据我现在底观察，纵使蜘蛛底丝能够织成帆，蜣螂底甲能够装成船，也不能渡你过第一步要过底心意底瀵洋。你不要再发痴了，还是回向莲台，拜你那低头不语底偶像好。你常说我给麻醉剂你服，不错的！若是我给一毫一厘的兴奋剂你服，恐怕你要起不来了。

答　劳　云

不能投递的原因——劳云已投金光明寺在岭上，不能递，停云

中夜起来，月还在座，渴鼠蹑上桌子偷我笔洗里底墨水喝，我一下床他就吓跑了。他惊醒我，我吓跑他，也是公道的事情。到窗边坐下，且不点灯，回想去年此夜，我们正在了因底园里共谈，你说我们在万本芭蕉底下直像草根底下斗鸣底小虫。唉，今夜那园里底小虫必还在草根底下叫着，然而我们呢？本要独自出去一走，争奈院里鬼影历乱，又没有侣伴，只得作罢了。睡不着，偏想茶喝，到后房去，见我底小丫头被慵睡锁得很牢固，不好解放她，喝茶底念头，也得作罢了。回到窗边坐下，摩摩窗棂，无意摩着你前月底信，就仗着月灯再念了一遍。可幸你底字比我写得还要粗大，念时，尚不费劲。在这时候，只好给你写这封回信。

劳云，我对了因所说；那得天下荒山，重叠围合，做个大监牢——野兽当逻卒，古树作栅栏，烟云拟桎梏，茑萝为索链，——闲散地囚尽你这流动人愁怀底诗犯？不想你真要自首去了！去也好，但我只怕你一去到那里便成诗境，不是诗牢了。

你问我为什么叫你做诗犯，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我觉得你底诗虽然很好，可是你心里所有底和手里写出来底总不能适合，不如把笔摔掉，到那只许你心儿领会底诗牢去更妙。遍世间尽是诗境，所以诗人易做。诗人无论遇着什么，总不肯静嘿着，非发出些愁苦的诗不可，真是难解。譬如今夜夜色，若你在时，必要把院里所有的调戏一番，非教他们都哭了，

你不甘心。这便是你底过犯了。所以我要叫你做诗犯，很盼望你做个诗犯。

一手按着手电灯，一手写字，很容易乏，不写了。今夜起来，本不是为给你写回信，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就误了我半小时，不能和我那个“月”嘿谈。这又是你底罪过！

院里底虫声直如鬼哭，听得我毛发尽竦。还是埋头枕底，让那只小鼠畅饮一场罢。

给 琰 光

不能投递之原因——琰光南归就婚，嘱所有男友来书均退回。

你在我心中始终是一个生面人，彼此间再也不能有什么微妙深沉的认识了。这也是难怪底，白孔雀和白熊虽是一样清白，而性情底冷暖各不相同，故所住底地方也不相同。我看出来了！你是白熊，只宜徘徊于古冰峭嵘底岩壑间，当然不能与我这白孔雀一同飞翔于缨藤缕缕，繁花树树底森林里。可惜我从前对你所有意绪，到今日落得寸断毫分，流离到踪迹都无。我终恨我不是创作者呀！怎么连这刹那等速的情爱时间也做不来？

我热极了，躺在病床上，只是同冰作伴。你底情愫也和冰一样，我愈热，你愈融，结果只使我戴着一头冷水。就是在手中底，也消融尽了。人间第一痛苦就是无情的人偏会装出多情的模样，有情的倒是箴口束手，无所表示！启芳说我是泛爱者，劳生说我是兼爱者，但我自己却以为我是困爱者。我实对你说，我自己实不敢作，也不能作爱恋业，为困于爱，故镇日颠倒于这甜苦的重围中，不能自行救度。爱底沉沦是一切救主

所不能救底。爱底迷蒙是一切天人师所不能训诲开示底。爱的刚愎是一切调御丈夫所不能降伏底。

病中总希望你来看看我，不想你影儿不露，连信也不来！似游丝的情绪只得因着记忆底风挂搭在西园西篱，晚霞现处。那里站着我儿时曾爱，现在犹爱底邕。她是我这一生第一个女伴。二十四年底别离，我已成年，而心象中底邕还是两股小辫垂在绿衫儿上。毕竟是别离好呵。别离的人总不会老的。你不来也就罢了，因为我更喜欢在旧梦中寻找你。

你去年对我说那句话，这四百日中，我未尝忘掉要给你一个解答。你说爱是你底，你要予便予，要夺便夺。又说要得你底爱须付代价。咦，你老脱不掉女人的骄傲！无论是谁，都不能有自己的爱。你未生以前，爱恋早已存在，不过你偷了些少来眩惑人罢了。你到底是个爱底小窃；同时是个爱底典质者。你何尝花了一丝一忽底财宝，或费了一言一动底劳力去索取爱恋，你就想便宜得来，高贵地售出？人间第二痛苦就是出无等的代价去买不用劳力得来底爱恋。我实在告诉你，要代价底爱情，我买不起。

焦把纸笔拿到床边，迫着我写信给你，不得已才写了这一套话。我心里告诉我说，从诚实心表见出来底言语，永不致于得罪人，所以我想上头所说底不会动你底怒。

给憬然三姑

不能投递之原因——本宅并无“三姑”称谓。

我来找你，并不是不知道你已嫁了，怎么你总不敢出来和我叙叙旧话？我一定要认识你底“天”以后才可以见你么？三千里底海山，十二年底隔绝，此间：每年、每月、每个时辰、每一

念中都盼着要再会你。一踏入你底大门，我心便摆得如秋千一般，几乎把心房上底大脉震断了。谁知坐了半天，你总不出来！好容易见你出来，客气话说了，又坐我背后。那时许多人要与我谈话，我怎好意思回过脸去向着你？

合卺酒是女人的懵兜汤，一喝便把儿女旧事都忘了，所以你一见了我，只似曾相识，似不相识，似怕人知道我们曾相识，两意三心，把旧时的好话都撇在一边。

那一年底深秋，我们同在昌华小榭赏残荷。我底手误触在竹栏边底仙人掌上，竟至流血不止。你从你底镜囊取出些粉纸。又拔两根你香柔而黑甜的头发，为我裹缠伤处。你记得那时所说底话么？你说："这头发虽然不如弦底韧，用来缠伤，足能使得，就是用来系爱人底爱也未必不能胜任。"你含羞说出底话真果把我心系住，可是你底记忆早与我底伤痕一同丧失了。

又是一年底秋天，我们同在屋顶放一只心形纸鸢。你扶着我的肩膀看我把线放尽了。纸鸢腾得很高，因为风力过大，扯得线儿欲断不断。你记得你那时所说底话么？你说："这也不是'红线，'容它断了罢。"我说："你想我舍得把我偷闲做成底'心'放弃掉么？纵然没有红线，也不能容它流落。"你说："放掉假心，还有真心呢。"你从我手里把白线夺过去，一撒手，纸鸢便翻了无数的筋斗，带着堕线飞去挂在皇觉寺塔顶。那破心底纤维也许还存在塔上，可是你底记忆早与当时底风一样地不能追寻了。

有一次，我们在流花桥上听鹧鸪，你底白袜子给道旁底曼陀罗花汁染污了。我要你脱下来，让我替你洗净。你记得当时你说什么来？你说："你不怕人笑话么，——岂有男子给女人洗袜子底道理？你忘了我方才用栀子花蒂在你掌上写了我

底名字么？一到水里，可不把我底名字从你手心洗掉，你怎舍得？”唉，现在你底记忆也和写在我掌上底名字一同消灭了！

真是！合卺酒是女人的懵兜汤，一喝便把儿女旧事都忘了。但一切往事在我心中都如残机底线，线线都相连着，一时还不能断尽。我知道你现在很快活，因为有了许多子女在你膝下。我一想起你，也是和你对着儿女时一样地喜欢。

给爽君夫妇

不能投递之原因——爽君逃了，不知去向。

你底问题，实在是时代问题，我不是先知，也不能决定说出其中底秘奥。但我可以把几位朋友所说底话介绍给你知道，你定然要很乐意地念一念。

我有一位朋友说：“要双方发生误解，才有爱情。”他底意思以为相互的误解是爱情底基础。若有一方面了解，一方面误解，爱也无从悬挂底。若两方面都互相了解，只能发生更好的友谊罢了。爱情底发生，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一回事，你不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若彼此都知道很透澈，那时便是爱情底老死期到了。

又有一位朋友说：“爱情是彼此底帮助：凡事不顾自己，只顾人。”这句话，据我看来，未免广泛一点。我想你也知道其中不尽然底地方。

又有一位朋友说：“能够把自己的人格忘了，去求两方更高的共同人格更是爱情。”他以为爱情是无我底，有“我”底执着不能爱，所以要把人格丢掉。然而人格在人间生活底期间内是不能抛弃底，为这缘故，就不能不再找一个比自己人格更高尚的东西。他说这要找底便是共同人格。两方因为再找一

个共同人格，在某一点上相遇了，便连合起来成为爱情。

此外有许多陈腐而很新鲜的论调我也不多说了。总之，爱情是非常神秘，而且是一个人一样底。近时的作家每要夸炫说："我是不写爱情小说，不做爱情诗底。"介绍一个作家，也要说："他是不写爱情的文艺底。"我想这就是我们不能了解爱情本体底原因。爱情就是生活，若是一个作家不会描写，或不敢描写，他便不配写其余的文艺。

我自信我是有情人，虽不能知道爱情底神秘，却愿多多地描写爱情生活。我立愿尽此生，能写一篇爱情生活，便写一篇；能写十篇，便写十篇；能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立这悲愿，为底是安慰一般互相误解，不明白的人。你能不骂我是爱情牢狱底广告人么？

这信写来答复爽君。亦雄也可同念。

复诵幼

不能投递之原因——该处并无此人

"是神造宇宙、造人间、造人、造爱；还是爱造人、造人间、造宇宙、造神？"这实与'是男生女，是女生男'底旧谜一般难决。我总想着人能造底少，而能破底多。同时，这一方面是造，那一方面便是破。世间本没有"无限。"你破璞来造你底玉簪，破贝来造你底珠珥，破木为梁，破石为墙，破蚕、绵、麻、麦、牛、羊、鱼、鳖底生命来造你底日用饮食，乃至破五金来造货币、枪弹、以残害同类、异种底生命。这都是破造双成底。要生活就得破。就是你现在的"室家之乐"也从破得来。你破人家亲子之爱来造成底配偶，又何尝不是破？破是不坏的，不过现代的人还找不出破坏量少而建造量多底一个好方法罢了。

你问我和她底情谊破了不，我要诚实地回答你说：诚然，我们底情谊已经碎为流尘，再也不能复原了，但在清夜中，旧谊底鬼灵曾一度蹑到我记忆底仓库里，悄悄把我伐情的斧——怨恨——拿走。我揭开被褥起来，待要追他，他已乘着我眼中底毛轮飞去了。这不易寻觅的鬼灵只留他底踪迹在我书架上。原来那是伊人底文件！我伸伸腰，揉着眼，取下来念了又念，伊人底冷面复次显现了。旧的情谊又从字里行间复活起来。相怨后底复和，总解不通从前是怎么一回事，也诉不出其中的甘苦。心面上底青紫惟有用泪洗濯而已。有涩泪可流底人还算不得是悲哀者。所以我还能把壁上底琵琶抱下来弹弹，一破清夜底岑寂。你想我对着这归来底旧好必要弹些高兴的调子。可是我那夜弹来弹去只是一阕《长相忆》，总弹不出《好事》！这奈何，奈何？我理会从记忆底坟里复现底旧谊，多年总有些分别。但玉在她底信里附着几句短词嘲我说：

“噫，说到相怨总是表面事，
心里的好人儿仍是旧相识。
是爱是憎本容不得你做主。
你到底是个爱恋底奴隶！”

她所嘲于我底未免太过。然而那夜底境遇实是我破从前一切情愫所建造底。此后，纵然表面上极淡的交谊也没有，而我们心心底理会仍可以来去自如。

你说爱是神所造，劝我不要拒绝，我本没有拒绝，然而憎也是神所造，我又怎能不承纳呢？我心本如香水海，只任轻浮的慈惠船载着喜爱底花果在上面游荡。至于满载痴石嗔火底簰筏，终要因她底危险和沉重而消没净尽，焚毁净尽。爱憎既不由我自主，那破造更无消说了。因破而造，因造而破，缘因

更迭，你那能说这是好，那是坏？至于我底心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又怎能名其奥妙？人到无求，心自清宁，那时既无所造作，亦无所破坏。我只觉我心还有多少欲念除不掉，自当勇敢地破灭他至于无余。

你，女人，不要和我讲哲学。我不懂哲学。我劝你也不要希望你脑中有百“论”、千“说”、亿万“主义”那由他“派别”，辩来论去，逃不出鸡子方圆底争执。纵使你能证出鸡子是方的，又将如何？你还是给我讲讲音乐好。近来造了一阕《暖云烘寒月》琵琶谱，顺抄一份寄给你。这也是破了许多工夫造得来底。

复 真 龄

不能投递之原因——真龄去国，未留住址。

自与那人相怨后，更觉此生不乐，不过旧时的爱好，如洁白的寒鹭，三两时间飞来歇在我心中泥泞的枯塘之岸，有时漫涉到将干未干的水中央，还能使那寂静的平面随着她底步履起些微波。

唉，爱姊姊和病弟弟总是孪生的呵！我已经百夜没睡了。我常说，我底爱如香冽的酒，已经被人饮尽了，我哀伤的金罍里只剩些残冰底融液，既不能醉人，又足以冻我齿牙。你试想，一个百夜不眠底人，若渴到极地，就禁得冷饮么？

“为爱恋而去底人终要循着心境底爱迹归来。”我老是这样地颠倒梦想。但两人之中，谁是为爱恋先走开底？我说那人，那人说我。谁也不肯循着谁底爱迹归来。这委是一件胡卢事！玉为这事也和你一样写信来呵责我，她真和她眼中底瞳子一样，不用镜子就映不着自己。所以我给她寄一面小镜

去。她说："女人总是要人爱底，"难道男子就不是要人爱底？她当初和球一自相怨后也是一样蒙起各人底面具，相逢直如不识。他们两个复和，还是我底工夫，我且写给你看。

那天，我知道球要到帝室之林去赏秋叶，就怂恿她与我同去。我远地看见球从溪边走来，借故撇开她，留她在一棵枫树底下坐着，自己藏在一边静观。人在落叶上走是秘不得底。球底足音，谅她听得着。球走近树边二丈相离底地方也就不往前进了。他也在一根横卧底树根上坐下，拾起枯枝只顾挥拨地上底败叶。她偷偷地看球，不做声，也不到那边去。球底双眼有时也从假意低着底头斜斜地望她。他一望，玉又假做看别的了。谁也不愿意表明谁看着谁来。你知道这是很平常的事。由爱至怨，由怨至于假不相识，由假不相识也许能回到原来的有情境地。我见如此，故意走回来，向她说："球在那边哪！"她回答："看见了。"你想这话若多两个字"钦此"，岂不成了娘娘底懿旨？我又大声嚷球。他底回答也是一样地庄严，几乎带上"钦此"二字。我跑去把球揪来，对他们说："你们彼此相对道道歉，如何？"到底是男子容易劝。球到她跟前说："我也不知道怎样得罪你。他迫着我向你道歉，我就向你道歉罢。"她望着球，心里愉悦之情早破了她底双颊冲出来。她说："人为什么不能自主到这步田地？连道个歉也要朋友迫着来。"好了，他们重新说起话来了！

她是要男子爱底，所以我能给她办这事。我是要女人爱底，故毋需去瞅睬那人，我在情谊底道上非常诚实，也没有变动，是人先离开底。谁离开，谁得循着自己心境底爱迹归来。我那能长出千万翅膀飞入苍茫里去找她？再者，他们是醉于爱底人，故能一说再合。我又无爱可醉，犯不着去讨当头一棒底冷话。您想是不是？

给 怀 霄

不能投递之原因——此信遗在道旁，由陈斋夫拾回。

好几次写信给你都从火炉里捎去。我希望当你看见从我信笺上出来那几缕烟在空中飘扬底时候，我底意见也能同时印入你底网膜。

怀霄，我不愿意写信给你底缘故，因为你只当我是有情的人，不当我是有趣的人。我尝对人说，你是可爱的，不过你游戏天地底心比什么都强，人还够不上爱你。朋友们都说我爱你，连你也是这样想，真是怪事！你想男女得先定其必能相爱，然后互相往来么？好人甚多，怎能个个爱恋他？不过这样的成见不止你有，我很可以原谅你。我底朋友，在爱底田园中，当然免不了三风四雨。从来没有不变化的天气能教一切花果开得斑斓，结得磊砢底。你连种子还没下，就想得着果实，便是办不到底。我告诉你，真能下雨底云是一声也不响底。不掉点儿底密云，雷电反发射得弥满天地。所以人家底话，不一定就是事实，请你放心。

男子愿意做女人底好伴侣、好朋友，可不愿意当她们底奴才，供她们使令。他愿意帮助她们，可不喜欢奉承谄媚她们。男子就是男子；媚是女人的事。你若把“女王”“女神”底尊号暂时收在镜囊里，一定要得着许多能帮助你的朋友。我知道你底性地很冷酷，你不但不愿意得几位新的好友，或极疏淡的学问之交，连旧的你也要一个一个弃绝掉。嫁了底女朋友，和做了官的男相识，都是不念旧好的。与他们见面时，常竟如路人。你还未嫁，还未做官，不该施行那样的事情。我不是呵责你，也不是生气，——就使你侮辱我到极点，我也不生气。我

不过尽我的情劝告你罢了。说到劝告，也是不得已的。这封信也是在万不得已的境遇底下写底。写完了，我还是盼望你收不到。

复少觉

不能投递之原因——受信人地址为墨所污，无法投递。

同年的老弟：我知道怀书多病，故月来未尝发信问候，恐惹起她底悲怨。她自说："我有心事万缕，总不愿写出、说出；到无可奈何时节，只得由他化作血丝飘出来。"所以她也不写信告诉我她到底是害什么病。我想她现时正躺在病榻上呢。

唉，怀书底病是难以治好底。一个人最怕有"理想。"理想不但能使人病，且能使人放弃他底性命。她甚至抱着理想的理想，怎能不每日病透二十四小时？她常对我说："有而不完全，宁可不有。"你想"完全"真能在人间找得出来底么？就是遍游亿万尘沙世界；经过庄严劫，贤劫，星宿劫，也找不着呀！不完全的世界怎能有完全的人？她自己也不完全，怎配想得一个完全的男子？纵使世间真有一个完全的男子，与她理想的理想一样，那男子对她未必就能起敬爱。罢了！这又是一种渴鹿趁阳焰底事，即令他有千万蹄，每蹄各具千万翅膀，飞跑到旷野尽处，也不能得点滴的水；何况她还盼望得到绿洲做他底憩息饮食处？朋友们说她是"愚拙的聪明人"，诚然！她真是一个万事伶俐，一时懵懂底女人。她总没想到"完全"是由妖魔画空而成，本来无东西，可能捉得住？多才、多艺、多色、多意想底人最容易犯理想病。因为有了这些，魔便乘隙于她心中画等等极乐；饰等等庄严；造等等偶像；使她这本来辛苦底身心更受造作安乐底刑罚。这刑罚，除了世人以为愚拙

的人以外，谁也不能免掉。如果她知道这是魔底诡计，她就泅近解脱底岸边了。“理想”和毒花一样，眼看是美，却拿不得。三家村女也知道开美丽的花底多是毒草，总不敢取来做肴馔，可见真正聪明人还数不到她。自求辛螫底人除用自己底泪来调反省底药饵以外，再没有别样灵方。医生说她外表似冷，内里却中了很深的繁花毒。由毒生热恼，恼极成劳，故呕心有血。我早知她底病原在此，只恨没有神变威力，幻作大白香象，到阿耨达池去，吸取些清凉水来与她灌顶，使她表里俱冷。虽然如此，我还尽力向她劝说，希望她自己能调伏她理想底热毒。我写到这里，接朋友底信说她病得很凶，我得赶紧去看看她。

海　世　间

我们底人间只有在想象或淡梦中能够实现罢了。一离了人造的上海社会，心里便想到此后我们要脱离等等社会律底桎梏，来享受那乐行忧违底潜龙生活；谁知道一上船，那人造人间所存的受、想、行、识，都跟着我们入了这自然的海洋！这些东西，比我们底行李还多，把这一万二千吨底小船压得两边摇荡。同行的人也知道船载得过重，要想一个好方法，教他底负担减轻一点；但谁能有出众的慧思呢？想来想去，只有吐些出来，此外更无何等妙计。

这方法虽是很平常，然而船却轻省得多了。这船原是要到新世界去的哟，可是新世界未必就是自然的人间。在水程中，虽然把衣服脱掉了，跳入海里去学大鱼的游泳，也未必是自然。要是闭眼闷坐着，还可以有一点勉强的自在。

船离陆地远了，一切远山疏树尽化行云。割不断的轻烟，缕缕丝丝从烟筒里舒放出来，慢慢地往后延展。故国里，想是有人把这烟揪住罢。不然就是我们之中有些人底离情凝结了，乘着轻烟家去。

呀！他底魂也随着轻烟飞去了！轻烟载不起他，把他摔下来。堕落底人连浪花也要欺负他，将那如弹的水珠一颗颗射在他身上。他几度随着波涛浮沉，气力有点不足，眼看要沉没了，幸而得文鳐底哀怜，展开了帆鳍搭救他。

文鳐说，“你这人太笨了，热火燃尽的冷灰，岂能载得你这

焰红的情怀？我知道你们船中定有许多多情的人儿，动了乡思。我们一队队跟船走，又飞又泳，指望能为你们服劳，不料你们反拍着掌笑我们，驱逐我们。”

他说：“你底话我们怎能懂得呢？人造的人间底人，只能懂得人造的语言罢了。”

文鳐摇着他口边那两根短须，装作很老成的样子，说：“是谁给你分别底，什么叫人造人间，什么叫自然人间？只有你心里妄生差别便了。我们只有海世间，和陆世间底分别。陆世间想你是经历惯底，至于海世间，你只能从想象中理会一点。你们想海里也有女神，五官六感都和你们一样，戴底什么珊瑚、珠贝，披底什么鲛纱、昆布。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这里并非希奇难得的宝贝。而且一说人底形态便不是神了。我们没有什么神，只有这蔚蓝的盐水是我们生命底根源。可是我们生命所从出底水，于你们反有害处。海水能夺去你们底生命。若说海里有神，你应当崇拜水，毋需再造其他的偶像。”

他听得呆了，双手扶着文鳐底帆鳍，请求他领他到海世间去。文鳐笑了，说：“我明说水中你是生活不得底。你不怕丢了你底生命么？”

他说：“下去一分时间，想是无妨底。我常想着海神底清洁、温柔、娴雅等等美德；又想着海底底花园有许多我不曾见过的生物和景色，恨不得有人领我下去一游。”

文鳐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过是咸而冷的水罢了，海底美丽就是这么简单——冷而咸。你一眼就可以望见了。何必我领你呢？凡美丽的事物，都是这么简单的。你要求他多么繁复，热烈，那就不对了。海世间底生活，你是受不惯底，不如送你回船上去罢。”

那鱼一振鳍，早离了波阜，飞到舷边。他还舍不得回到这

真是人造的陆世界来,眼巴巴只怅望着天涯,不信海就是方才所听情况。从他想象里,试要构造些海底世界底光景。他底海中景物真个实现在他梦想中了。

海角底孤星

一走近舷边看浪花怒放底时候，便想起我有一个朋友曾从这样的花丛中隐藏他底形骸。这个印象，就是到世界底末日，我也忘不掉。

这桩事情离现在已经十年了。然而他在我底记忆里却不像那么久远。他是和我一同出海底。新婚的妻子和他同行，他很穷，自己买不起头等舱位。但因新人不惯行旅底缘故，他乐意把平生的蓄积尽量地倾泻出来，为他妻子定了一间头等舱。他在那头等船票底佣人格上填了自己底名字，为底要省些资财。

他在船上那里像个新郎，简直是妻底奴隶！旁人底议论，他总是不理会底。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意在船上认识什么朋友，因为他觉得同舟中只有一个人配和他说话。这冷僻的情形，凡是带着妻子出门底人都是如此；何况他是个新婚者？

船向着赤道走，他们底热爱，也随着增长了，东方人底恋爱本带着几分爆发性，纵然遇着冷气，也不容易收缩。他们要去底地方是槟榔屿附近一个新辟的小埠。下了海船，改乘小舟进去。小河边满是椰子、棕枣和橡胶林。轻舟载着一对新人在这神秘的绿阴底下经过；赤道下底阳光又送了他们许多热情、热觉、热血汗。他们更觉得身外无人。

他对新人说："这样深茂的林中，正合我们幸运的居处。

我愿意和你永远住在这里。”

新人说:“这绿得不见天日的林中,只作浪人底坟墓罢了……”

他赶快截住说:“你老是要说不吉利的话! 然而在新婚期间,所有不吉利的语言都要变成吉利的。你没念过书,那里知道这林中底树木所代表的意思。书里说:‘椰子是得子息底徽识树,因为椰子就是“迓子”。棕枣是表明爱与和平。树胶要把我们的身体黏得非常牢固,至于分不开。’你看我们在这林中,好像双星悬在鸿濛的穹苍下一般。双星有时被雷电吓得躲藏起来,而我们常要闻见许多歌禽底妙音;和无量野花的香味。算来我们比双星还快活多了。”

新人笑说:“你们念书人底能干只会在女人面前搬唇弄舌罢。好听极了! 听你的话语,也可以不用那发妙音底鸟儿了。有了别的声音,倒嫌噪杂咧! ……可是,我的人哪,设使我一旦死掉,你要怎办呢?”

这一问,真个是平地起雷咧! 但不晓得新婚的人何以常要发出这样的问? 不错底,死底恐怖,本是和快乐底愿望一齐来底呀。他底眉不由得不皱起来了,酸楚的心却拥出一副笑脸说:“那么,我也可以做个孤星。”

“咦,恐怕孤不了罢。”

“那么,我随着你去,如何?”他不忍看着他底新人,掉头出去向着流水,两行热泪滴下来,正和船头激成底水珠结合起来。新人见他如此,自然要后悔,但也不能对她丈夫忏悔,因为这种悲哀底霉菌,众生都曾由母亲底胎里传染下来,谁也没法医治底。她只能说:“得啦,又伤心什么? 你不是说我们在这时间里,凡有不吉利的话语,都是吉利的么? 你何不当作一种吉利话听?”她笑着,举起丈夫底手,用他底袖口,帮助他擦

眼泪。

他急得把妻子底手摔开说:“我自己会擦。我底悲哀不是你所能擦,更不是你用我底手所能灭掉底,你容我哭一会罢。我自己知道很穷,将要养不起你,所以你……”

妻子忙杀了,急掩着他底口,说:“你又来了。谁有这样的心思?你要哭,哭你底,不许再往下说了。”

这对相对无言底新夫妇,在沉嘿中,随着流水湾行,一直驶入林荫深处。自然他们此后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邮件难通的林中,我们何从知道他们底光景?

三年底工夫,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以为他们已在林中做了人外的人,也就渐渐把他们忘了。这时,我底旅期已到,买舟从槟榔屿回来。在二等舱上,我遇见一位很熟的旅客。我左右思量,总想不起他底名姓,幸而他还认识我,他一见我便叫我说:“落君,我又和你同船回国了!你还记得我吗?我想我病得这样难看,你决不能想起我是谁。”他说我想不起,我倒想起来了。

我很惊讶,因为他实在是病得很厉害了。我看见他妻子不在身边,只有一个咿哑学舌的小婴孩躺在床上。不用问,也可断定那是他底子息。

他倒把别来底情形给我说了。他说:“自从我们到那里,她就病起来。第二年,他生下这个女孩,就病得更厉害了。唉,幸运只许你空想底!你看她没有和我一同回来,就知道我现在确是成为孤星了。”

我看他憔悴的病容,委实不敢往下动问,但他好像很有精神,愿意把一切的情节都说给我听似的。他说话时,小孩子老不容他畅快地说。没有母亲的孩子,格外爱哭,他又不得不抚慰她。因此,我也不愿意扰他,只说:“另日你精神清爽底时

候，我再来和你谈罢。”我说完，就走出来。

那晚上，经过马来海峡，船震荡得很。满船底人，多犯了“海病”。第二天，浪平了。我见管舱底侍者，手忙脚乱地拿着一个麻袋，往他底舱里进去。一问，才知道他已经死了。侍者把他底尸洗净，用细台布裹好，拿了些废铁，几块煤炭，一同放入袋里，缝起来。他底小女儿还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只咿哑地说了一两句不相干的话。她会叫“爸爸”“我要你抱”“我要那个”等等简单的话。在这时，人们也没工夫理会她、调戏她了。她只独自说自己底。

黄昏一到，他底丧礼，也要预备举行了。侍者把麻袋拿到船后底舷边。烧了些楮钱，口中不晓得念了些什么，念完就把麻袋推入水里。那时船底推进机停了一会，隆隆之声一时也静嘿了。船中知道这事底人都远远站着看，虽和他没有什么情谊，然而在那时候却不免起敬底。这不是从友谊来底恭敬，本是非常难得，他竟然承受了！

他底海葬礼行过以后，就有许多人谈到他生平的历史和境遇。我也搀入队里去听人家怎样说他。有些人说他妻子怎样好，怎样可爱。他底病完全是因为他妻子底死，积哀所致底。照他底话，他妻子葬在万绿丛中，他却葬在不可测量的碧晶岩里了。

旁边有个印度人，捻着他那一大缕红胡子，笑着说：“女人就是悲哀底萌蘖，谁叫他如此？我们要避掉悲哀，非先避掉女人底纠缠不可。我们常要把小女儿献给殑迦河神，一来可以得着神惠，二来省得她长大了，又成为一个使人悲哀底恶魔。”

我摇头说：“这只有你们印度人办得到罢了。我们可不愿意这样办。诚然，女人是悲哀底萌蘖，可是我们宁愿悲哀和她同来，也不能不要她。我们宁愿她嫁了才死，虽然使她丈夫悲

哀至于死亡，也是好的。要知道丧妻底悲哀是极神圣的悲哀。”

日落了，蔚蓝的天多半被淡薄的晚云涂成灰白色。在云缝中，隐约露出一两颗星星。金星从东边底海涯升起来，由薄云里射出他底光辉。小女孩还和平时一样，不懂得什么是可悲的事。她只顾抱住一个客人底腿，绵软的小手指着空外底金星，说：“星！我要那个！”她那副嬉笑的面庞，迥不像个孤儿。

醍醐天女

相传乐斯迷是从醍醐海升起来底。她是爱神底母亲，是保护世间底大神卫世奴底妻子。印度人一谈到她，便发出非常的钦赞。她底化身依婆罗门人底想象，是不可用算数语言表出底。人想她底存在是偏一切处，偏一切时；然而我生在世间底年纪也不算少了，怎样老见不着她底影儿？我在印度洋上曾将这个疑问向一两个印度朋友说过。他们都笑我没有智慧，在这有情世间活着，还不能辨出人和神底性格来。准陀罗是和我同舟底人，当时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只管凝神向着天际那现吉祥相底海云。

那晚上，他教我和他到舵上底轮机旁边。我们底眼睛都望下看着推进机激成底白浪。准陀罗说："那么大的洋海，只有这几尺地方，像醍醐海底颜色。"这话又触动我对于乐斯迷底疑问。他本是很喜欢讲故事底，所以我就央求他说一点乐斯迷底故事给我听。

他对着苍茫的洋海，很高兴地发言。"这是我自己底母亲！"在很庄的言语中，又显出他有资格做个女神底儿子。我倒诧异起来了。他说："你很以为希奇么？我给你解释罢。"

我静坐着，听这位自以为乐斯迷儿子底朋友说他父母底故事。

我底家在旁遮普和迦湿弥罗交界地方。那里有很畅茂的

森林。我母亲自十三岁就嫁了。那时我父亲不过是十四岁。她每天要同我父亲跑入森林里去，因为她喜欢那些参天的树木，和不羁的野鸟和昆虫底歌舞。他们实在是那森林底心。他们常进去玩，所以树林里底禽兽都和他们很熟悉。鹦鹉衔着果子要吃，一见他们来，立刻放下，发出和悦的声问他们好。孔雀也是如此，常在林中展开他们底尾扇，欢迎他们。小鹿和大象有时嚼着食品走近跟前让他们抚摩。

树林里底路，多半是我父母开底。他们喜欢做开辟道路底人。每逢一条旧路走熟了，他们就想把路边底藤萝荆棘扫除掉，另开一条新路进去。在没有路或不是路底树林里走着，本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冒得险多，危险真个教他们遇着了。

我父亲拿着木棍；一面拨，一面往前走；母亲也在后头跟着。他们从一棵满了气根底榕树底下穿过去。乱草中流出一条小溪，水浅而清，可是很急。父亲喊着"看看！"他扶着木棍对母亲说："真想不到这里头有那么清的流水。我们坐一会玩玩。"于是他们二人摘了两扇棕榈叶，铺在水边，坐下，四只脚插入水中，任那活流洗濯。

父亲是一时也静不得底。他不在言中，涉过小溪，试要探那边底新地。母亲是女人，比较起来，总软弱一点。有时父亲往前走了很远，她还在歇着，喘不过气来。所以父亲在前头走得多么远，她总不介意。她在叶上坐了许久，只等父亲回来叫她，但天色越来越晚，总不见他来。

催夕阳西下底鸟歌、兽吼，一阵阵地兴起了，母亲慌慌张张涉过水去找父亲。她从藤萝底断处，丛莽底倾倒处，或林樾底婆娑处找寻。在万绿底下，黑暗格外来得快。这时，只剩下几点萤火和叶外底霞光照顾着这位森林底女人。她底身体虽然弱，她底胆却是壮的。她一见父亲倒在地上，凝血聚在身

边，立即走过去。她见父亲底脚还在流血，急解下自己底外衣在他腿上紧紧地绞。血果然止住，但父亲已在死底门外候着了。

母亲这时虽然无力也得驮着父亲走。她以为躺在这用虎豹做看护底森林病床上，倒不如早些离开为妙。在一所没有路底新地，想要安易地回到家里，虽不致如煮沙成饭那么难，可也不容易。母亲好容易把父亲驮过小溪，但找来找去总找不着原路。她知道在急忙中走错了道，就住步四围张望，在无意间把父亲撩在地上，自己来回地找路。她心越乱，路越迷，怎样也找不着。回到父亲身边，夜幕已渐次落下来了！她想无论如何，不能在林里过夜，总得把父亲驮出来。不幸这次她底力量完全丢了，怎么也举父亲不起；这教她进退两难了。守着呢？丈夫底伤势像很沉重，夜来若再遇见毒蛇猛兽，那就同归于尽了。走呢？自己一个又忍不得离开。绞尽脑髓，终不能想出何等妙计。最后她决定自己一个人找路出来。她摘了好些叶子，折了好些小树枝把父亲遮盖着。用了一刻功夫，居然堆成一丛小林。她手里另抱着许多合欢叶，走几步就放下一枝，有时插在别的树叶上，有时结在草上，有时塞在树皮里，为要做回来底路标。她走了约有五六百步，一弯新月正压眉梢，距离不远，已隐约可以看见些村屋。

她出了林，望有房屋底地方走。可惜这不是我们底村，也不是邻舍；是树林别一方面底村庄，我母亲不曾到过底。那时已经八九点了。村人怕野兽，早都关了门。她拍手求救，总不见有慷慨出来帮助底。她跑到村后，挨着篱笆向里瞻望。

那一家底篱笆里，在淡月中可以看见两三个男子坐在树下吸烟、闲谈。母亲合着掌从篱外伸进去，求他们说："诸位好邻人，赶快帮助我到树林里扶我丈夫出来罢。"男子们听见篱

外发出哀求的声，不由得走近看看。母亲接着央求他们说："我丈夫在树林里，负伤很重，你们能帮助我进去把他扶出来么?"内中有个多髭的人问母亲说："天色这么晚，你怎么知道你丈夫在树林里?"母亲回答说："我是从树林出来底。我和他一同进去，他在中途负伤。"

几个男子好像审案一般，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只顾盘问。有一个说："既然你和他一同进去，为什么不会扶他出来?"有一个说："你看她连外衣也没穿，那里像是出去玩的样子！想是在林中另有别的事罢。"又有一个说："女人底话信不得。她不晓得是个什么人。那有一个女人，昏夜从树林跑出底道理?"

在昏夜中，女人底话有时很有力量，有时她底声音直像向没有空气底地方发出，人家总不理会。我母亲用尽一个善女人所能说底话对他们解释，争奈那班心硬的男子们都觉得她在那里饶舌。她最好的方法，只有离开那里。

她心中惦念林中底父亲，说话本有几分恍惚，再加上那几个男子底抢白，更是羞急万分。她实在不认得道回家，纵然认得，也未必敢走。左右思量，还是回到树林里去。

在向着树林底归途中，朝霞已从后面照着她了。她在一个道途不熟的黑夜里，移步固然很慢，而废路又走了不少，绕了几个弯，有时还回到原处。这一夜底步行，足够疲乏了。她踱到人家一所菜圃，那里有一张空凳子，她顾不得什么，只管坐下。

不一会，出来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定睛看着她，好像很诧异似的。母亲知道他是这里的小主人，就很恭敬地对他说明。孩子底心比那般男子好多了。他对母亲说："我背着我妈同你去罢。我们家里有一匹白母牛，天天我们要从他榨出些奶子，

现在我正要牵他出来。你候一候罢，我教他让你骑着走，因为你乏了。"孩子牵牛出来，也不榨奶，只让母亲骑着，在朝阳下，随着路标走入林中。

母亲在牛背上，眼看快到父亲身边了。昨夜所堆底叶子，一叶也没剩下。精神慌张的人，连大象站在旁边也不理会，真奇怪呀！她起先很害怕，以为父亲底身体也同叶子一同消灭了。后来看见那只和他们很要好底象正在咀嚼夜间她所预备底叶子，心才安然一些。

下了牛背，孩子扶她到父亲安卧底地方，但是人已不在了。这一吓，非同小可，简直把她苦得欲死不得。孩子底眼快一点，心地又很安宁，父亲一下子就让他找到了。他指着那边树根上那人说："那个是不是？"母亲一看，速速地扶着他走过去。

母亲喜出望外，问说："你什么时候醒过来底？怎么看见我们来了，也不作一声？"

父亲没有回答她的话，只说："我渴得很。"

孩子抢着说："挤些奶子给他喝。"他摘一片光面的叶子到母牛腹下挤了些来给父亲喝。

父亲底精神渐次恢复了，对母亲说："我是被大象摇醒底。醒来不见你，只见他在旁边，吃叶子。为何这里有那么些叶子？是你预备底罢。……我记得昨天受伤底地方不是在这里。"

母亲把情形告诉他，又问他为何伤得那么厉害。他说是无意中触着毒刺，折入胫里，他一拔出来血就随着流，不忍教母亲知道，打算自己治好再出来。谁知越治血流得越多，至于晕过去，醒来才知道替他止血底还是母亲。

父亲知道白母牛是孩子底，就对他说了些感谢底话，也感

激母亲说:“若不是你去带这匹母牛来,恐怕今早我也起不来。”

母亲很诚恳地回答:“溪水也可以喝底,早知道你要醒过来,我当然不忍离开你。真对不住你了。”

“谁是先知呢?刚才给我喝底奶子,实在胜过天上醍醐,多亏你替我找来!”父亲说时,挺着身子想要起来,可是他底气力很弱,动弹得不大灵敏。母亲向孩子借了母牛让父亲骑着。于是孩子先告辞回去了。

父亲赞美她底忠心,说她比醍醐海出来底乐斯迷更好。母亲那时也觉得昨晚上备受苦辱,该得父亲底赞美底。她也很得意地说:“权当我为乐斯迷罢!”自那时以后,父亲常叫她做乐斯迷。

枯杨生花

秒，分，年月，
　是用机械算底时间。
白头，皱皮，
　是时间栽培底肉身。
谁曾见过心生白发？
　　　起了皱纹？

心花无时不开放。
　虽寄在愁病身，老死身中，
　也不减他底辉光。
那么，谁说枯杨生花不久长？

“身不过是粪土，”
　是栽培心花底粪土。
污秽的土能养美丽的花朵。
　所以老死的身能结长寿的心果。

在这渔村里，人人都是惯于海上生活底。就是女人们有时也能和她们底男子出海打鱼，一同在那漂荡的浮屋过日子。但住在村里，还有许多愿意和她们底男子过这样危险生活也不能底女子们；因为她们底男子都是去国底旅客，许久许久才随着海燕一度归来，不到几个月又转回去了。可羡燕子底归

来都是成双的;而背离乡井底旅人,除了他们底行李以外,往往还还,终是非常孤零。

小港里,榕荫深处,那家姓金底,住着一个老婆子云姑和她底媳妇。她底儿子是个远道的旅人,已经许久没有消息了。年月不歇地奔流,使云姑和她媳妇底身心满了烦闷、苦恼,好像溪边底岩石,一方面被这时间底水冲刷了她们外表的光辉,一方面又从上流带了许多垢秽来停滞在她们身边。这两位忧郁的女人,为她们底男子不晓得费了许多无用的希望和探求。

这村,人烟不甚稠密,生活也很相同,所以测验命运底瞎先生很不轻易来到。老婆子一听见报君知底声音,没一次不赶快出来候着,要问行人底气运。她心里底想念比媳妇还切。这缘故,除非自己说出来,外人是难以知道底。每次来,都是这位瞎先生。每回底卦,都是平安、吉利;所短底只是时运来到。

那天,瞎先生又敲着他底报君知来了。老婆子早在门前等候。瞎先生是惯在这家测算底,一到,便问:“云姑,今天还问行人么?”

“他一天不回来,终是要烦你底。不过我很思疑你底占法有点不灵验。这么些年,你总是说我们能够会面,可是现在连书信底影儿也没有了。你最好就是把小钲给了我,去干别的营生罢。你这不灵验的先生!”

瞎先生陪笑说:“哈哈,云姑又和我开玩笑了。你儿子底时运就是这样,——好的要等着;坏的……”

“坏的怎样?”

“坏的立刻验。你底卦既是好的,就得等着。纵然把我底小钲摔碎了也不能教他底好运早进一步底。我告诉你,若要相见,倒用不着什么时运,只要你肯去找他就可以,你不是去

过好几次了么。”

“若去找他，自然能够相见，可用你说？啐！”

“因为你心急，所以我又提醒你，我想你还是走一趟好。今天你也不要我算了。你到那里，若见不着他，回来再把我底小钲取去也不迟。那时我也要承认我底占法不灵，不配干这营生了。”

瞎先生这一番话虽然带着搭讪的意味，可把云姑远行寻子底念头提醒了。她说：“好罢，过一两个月再没有消息，我一定要去走一遭。你且候着，若再找不着他，提防我摔碎你底小钲。”

瞎先生连声说：“不至于，不至于，”扶起他底竹杖，顺着池边走。报君知底声音渐渐地响到榕荫不到底地方。

一个月，一个月，又很快地过去了。云姑见他老没消息，径同着媳妇从乡间来。路上底风波，不用说，是受够了。老婆子从前是来过三两次底，所以很明白往儿子家里要望那方前进。前度曾来底门墙依然映入云姑底瞳子。她觉得今番的颜色比前辉煌得多。眼中底瞳子好像对她说：“你看儿子发财了！”

她早就疑心儿子发了财，不顾母亲，一触这鲜艳的光景，就带着呵责对媳妇说：“你每用话替他粉饰，现在可给你亲眼看见了。”她见大门虚掩，顺手推开，也不打听，就望里迈步。

媳妇说：“这怕是别人底住家；娘敢是走错了。”

她索性拉着媳妇底手，回答说：“那会走错？我是来过好几次底。”媳妇才不做声，随着她走进去。

嫣媚的花草各立定在门内底小园，向着这两个村婆装腔、作势。路边两行千心妓女从大门达到堂前，剪得齐齐地。媳

妇从不曾见过这生命底扶槛，一面走着，一面用手在上头捋来捋去。云姑说："小奴才，很会享福呀！怎么从前一片瓦砾场，今儿能长出这般烂漫的花草？你看这奴才又为他自己化了多少钱。他总不想他娘底田产，都是为他念书用完底。念了十几二十年书，还不会剩钱；刚会剩钱，又想自己化了。哼！"

说话间，已到了堂前。正中那幅拟南田底花卉仍然挂在壁上。媳妇认得那是家里带来底，越发安心坐定。云姑只管望里面探望。望来望去，总不见儿子底影儿。她急得嚷道："谁在里头？我来了大半天，怎么没有半个人影儿出来接应？"这声浪拥出一个小厮来。

"你们要找谁？"

老妇人很气地说："我要找谁！难道我来了，你还装做不认识么？快请你主人出来。"

小厮看见老婆子生气，很不好惹，遂恭恭敬敬地说："老太太敢是大人底亲眷？"

"什么大人？在他娘面前也要排这样的臭架。"这小厮很诧异，因为他主人底母亲就住在楼上，那里又来了这位母亲。他说："老太太莫不是我家萧大人底……"

"什么萧大人？我儿子是金大人。"

"也许是老太太走错门了。我家主人并不姓金。"

她和小厮一句来，一句去，说底怎么是，怎么不是——闹了一阵还分会不清。闹得里面又跑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却认得她，一见便说："老太太好呀！"她见是儿子成仁底厨子，就对他说："老宋你还在这里。你听那可恶的小断硬说他家主人不姓金，难道我底儿子改了姓不成？"

厨子说："老太太那里知道？少爷自去年年头就不在这里住了。这里的东西都是他卖给人底。我也许久不吃他底饭

了。现在这家是姓萧底。”

成仁在这里原有一条谋生底道路，不提防年来光景迁变，弄得他朝暖不保夕寒；有时两三天才见得一点炊烟从屋角冒上来。这样生活既然活不下去，又不好坦白地告诉家人。他只得把房子交回东主；一切家私能变卖底也都变卖了。云姑当时听见厨子所说，便问他现在的住址。厨子说：“一年多没见金少爷了；我实在不知道他现在在那里。我记得他对我说过要到别的地方去。”

厨子送了她们二人出来，还给她们指点道途。走不远，她们也就没有主意了。媳妇含泪低声地自问：“我们现在要往那里去？”但神经过敏的老婆子以为媳妇奚落她，便使气说：“望去处去！”媳妇不敢再做声，只嘿嘿地扶着她走。

这两个村婆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亲人既找不着，道途又不熟悉，各人提着一个小包袱，在街上只是来往地踱。老人家走到极疲乏的时候，才对媳妇说道：“我们先找一家客店住下罢。可是……店在那里，我也不熟悉。”

“那怎么办呢？”

她们俩站在街心商量，可巧一辆摩托车从前面慢慢地驶来。因着警号底声音，使她们靠里走，且注意那坐在车上底人物。云姑不看则已，一看便呆了大半天。媳妇也是如此，可惜那车不等她们嚷出来，已直驶过去了。

“方才在车上底，岂不是你底丈夫成仁？怎么你这样呆头呆脑，也不会叫他底车停一会？”

“呀，我实在看呆了！……但我怎好意思在街上随便叫人？”

“哼！你不叫，看你今晚上往那里住去。”

自从那摩托车过去以后，她们心里各自怀着一个意思。

做母亲底想她底儿子在此地享福，不顾她，教人瞒着她说他穷。做媳妇底以为丈夫是另娶城市底美妇人，不要她那样的村婆了。所以她暗地也埋怨自己底命运。

前后无尽的道路，真不是容人想念或埋怨底地方呀。她们俩，无论如何，总得找个住宿底所在；眼看太阳快要平西，若还犹豫，便要露宿了。在她们心绪紊乱中，一个巡捕弄着手里底大黑棍子，撮起嘴唇，优悠地吹着些很鄙俗的歌调走过来。他看见这两个妇人，形迹异常，就向前盘问。巡捕知道她们是要找客店底旅人，就遥指着远处一所栈房说："那间就是客店。"她们也不能再走，只得听人指点。

她们以为大城里底道路也和村庄一样简单，人人每天都是走着一样的路程。所以第二天早晨，老婆子顾不得梳洗，便跑到昨天她们与摩托车相遇底街上。她又不大认得道，好容易才给她找着了。站了大半天，虽有许多摩托车从她面前经过；然而她心意中底儿子老不在各辆车上坐着。她站了一会，加上一会，巡捕当然又要上来盘问。她指手画脚，尽力形容，大半天巡捕还不明白她说底是什么意思。巡捕只好教她走；劝她不要在人马扰攘底街心站着。她沉吟了半响，才一步一步地踱回店里。

媳妇挨在门框旁边也盼望许久了。她热望着婆婆给她好消息来，故也不歇地望着街心。从早晨到晌午，总没离开大门；等她看见云姑还是独自回来，她底双眼早就嵌上一层玻璃罩子。这样的失望并不希奇，我们在每日生活中有时也是如此。

云姑进门，坐下，喘了几分钟，也不说话，只是摇头。许久才说："无论如何。我总得把他找着。可恨底是人一发达就把家忘了；我非得把他找来清算不可。"媳妇虽是伤心，还得挣扎

着安慰别人。她说:“我们至终要找着他。但每日在街上候着,也不是个办法,不如雇人到处打听去更妥当。”婆婆动怒了,说:“你有钱,你雇人打听去。”静了一会,婆婆又说:“反正那条路我是认得底,明天我还得到那里候着。前天我们是黄昏时节遇着他底,若是晚半天去,就能遇得着。”媳妇说:“不如我去。我健壮一点,可以多站一会。”婆婆摇头回答:“不成,不成。这里人心极坏,年青的妇女少出去一些为是。”媳妇很失望,低声自说:“那天呵责我不拦车叫人,现在又不许人去。”云姑翻起脸来说:“又和你娘拌嘴了。这是什么时候?”媳妇不敢再做声了。

当下她们说了些找寻底方法。但云姑是非常固执的,她非得自己每天站在路旁等候不可。

老妇人天天在路边候着,总不见从前那辆摩托车经过。倏忽的光阴已过了一个月有余,看来在店里住着是支持不住了。她想先回到村里,往后再作计较。媳妇又不大愿意快走,争奈婆婆底性子,做什么事都如箭在弦上,发出底多,挽回底少;她底话虽在喉头,也得从容地再吞下去。

她们下船了。舷边一间小舱就是她们底住处。船开不久,浪花已顺着风势频频地打击圆窗。船身又来回簸荡,把她们都荡晕了。第二晚,在眠梦中,忽然“花拉”一声,船面随着起一阵恐怖的呼号。媳妇忙挣扎起来,开门一看,已见客人拥挤着,撺来撺去,好像老鼠入了吊笼一样。媳妇忙退回舱里,摇醒婆婆说:“阿娘,快出去罢!”老婆子忙爬起来,紧拉着媳妇望外就跑。但船上底人你挤我,我挤你;船板又湿又滑;恶风怒涛又不稍减;所以搭客因摔倒而滚入海底很多。她们二人出来时,也摔了一跤;婆婆一撒手,媳妇不晓得又被人挤到什

么地方去了。云姑被一个青年人扶起来,就紧揪住一条桅索,再也不敢动一动。她在那里只高声呼唤媳妇,但在那时,不说千呼万唤,就是雷音狮吼也不中用。

天明了,可幸船还没沉,只搁在一块大礁石上,后半截完全泡在水里。在船上一部的人因为慌张拥挤底缘故,反比船身沉没得快。云姑走来走去,怎也找不着她底媳妇。其实夜间不晓得丢了多少人,正不止她媳妇一个。她哭得死去活来,也没人来劝慰。那时节谁也有悲伤,哀哭并非希奇难遇的事。

船搁在礁石上好几天,风浪也渐渐平复了。船上死剩底人都引颈盼顾,希望有船只经过,好救度他们。希望有时也可以实现底,看天涯一缕黑烟越来越近,云姑也忘了她底悲哀,随着众人呐喊起来。

云姑随众人上了那只船以后,她又想念起媳妇来了。无知的人在平安时底回忆总是这样。她知道这船是向着来处走,并不是望去处去底;于是她底心绪更乱。前几天因为到无可奈何的时候才离开那城,现在又要折回去;她一想起来,更不能制止泪珠底乱坠。

现在船中只有她是悲哀的。客人中,很有几个走来安慰她,其中一位朱老先生更是殷勤。他问了云姑一席话,很怜悯她,教她上岸后就在自己家里歇息,慢慢地寻找她底儿子。

慈善事业只合淡泊的老人家来办底;年少的人办这事,多是为自己的愉快,或是为人间的名誉恭敬。朱老先生很诚恳地带着老婆子回到家中,见了妻子,把情由说了一番。妻子也很仁惠,忙给她安排屋子,凡生活上一切的供养都为她预备了。

朱老先生用尽方法替她找儿子,总是没有消息。云姑觉得住在别人家里有点不好意思,但现在她又回去不成了。一

个老妇人，怎样经营独立的生活。从前还有一个媳妇将养她，现在媳妇也没有了。晚景朦胧，的确可怕、可伤。她青年时又很要强、很独断，不肯依赖人，可是现在老了。两位老主人也乐得他住在家里，故多用方法使她不想。

人生总有多少难言之隐，而老年的人更甚。她虽不惯居住城市，而心常在城市。她想到城市来见见她儿子底面是她生活中最要紧的事体。这缘故，不说她媳妇不知道，连她儿子也不知道。她隐秘这事，似乎比什么事都严密。流离的人既不能满足外面的生活，而内心的隐情又时时如毒蛇围绕着她。老人底心还和青年人一样，不是离死境不远底。她被思维底毒蛇咬伤了。

朱老先生对于道旁人都是一样爱惜，自然给她张罗医药，但世间还没有药能够医治想病。他没有法子，只求云姑把心事说出，或者能得一点医治底把握。女人有话总不轻易说出来底。她知道说出来未必有益，至终不肯吐露丝毫。

一天，一天，很容易过，急他人之急底朱老先生也急得一天厉害过一天。还是朱老太太聪明，把老先生提醒了，说："你不是说她从沧海来底么？四妹夫也是沧海姓金底，也许他们是同族，怎不向他打听一下？"

老先生说："据你四妹夫说，沧海全村都是姓金底，而且出门底很多，未必他们就是近亲，若是远族，那又有什么用处？我也曾问过她认识思敬不认识，她说村里并没有这个人。思敬在此地四十多年总没回去过，在理他也未必认识她。"

老太太说："女人要记男子底名字是很难的。在村里叫底都是什么'牛哥'，'猪郎'，一出来，把名字改了，叫人怎能认得？女人底名字在男子心中总好记一点，若是沧海不大，四妹夫不能不认识她。看她现在也六十多岁了；在四妹夫来时，她

至少也在二十五六岁左右。你说是不是？不如你试到他那里打听一下。”

他们商量妥当，要到思敬那里去打听这老妇人底来历。思敬与朱老先生虽是连襟，却很少往来。因为朱老太太底四妹很早死，只留下一个儿子砺生。亲戚家中既没有女人，除年节底遗赠以外，是不常往来底。思敬底心情很坦荡，有时也很诙谐，自妻死后，便将事业交给那年青的儿子，自己在市外盖了一所别庄，名做沧海小浪仙馆；在那里已经住过十四五年了。白手起家底人，像他这样知足，会享清福底很少。

小浪仙馆是藏在万竹参差里。一湾流水围绕林外，俨然是个小洲，需过小桥方能达到馆里。朱老先生顺着小桥过去。小林中养着三四只鹿，看见人在道上走，都抢着跑来。深秋的昆虫，在竹林里也不少，所以这小浪仙馆都满了虫声、鹿迹。朱老先生不常来，一见这所好园林，就和拜见了主人一样；在那里盘桓了多时。

思敬底别庄并非金碧辉煌底高楼大厦，只是几间覆茅底小屋。屋里也没有什么希世的珍宝，只是几架破书，几卷残画。老先生进来时。精神怡悦底思敬已笑着出来迎接。

“襟兄少会呀！你在城市总不轻易到来，今日是什么兴头使你老人家光临？”

朱老先生说：“自然，‘没事就不登三宝殿’，我来特要向你打听一件事。但是你在这里很久没回去，不一定就能知道。”

思敬问：“是我家乡底事么？”

“是，我总没告诉你我这夏天从香港回来，我们底船在水程上救济了几十个人。”

“我已知道了，因为砺生告诉我。我还教他到府上请安去。”

老先生诧异说："但是砺生不曾到我那里。"

"他一向就没去请安么？这孩子越学越不懂事了！"

"不，他是很忙的，不要怪他。我要给你说一件事：我在船上带了一个老婆子。……"

诙谐的思敬狂笑，拦着说："想不到你老人家底心总不会老！"

老先生也笑了，说："你还没听我说完哪。这老婆子已六十多岁了。她是为找儿子来底；不幸找不着，带着媳妇要回去。风浪把船打破，连她底媳妇也打丢了。我见她很零丁，就带她回家里暂住。她自己说是从沧海来底。这几个月中，我们夫妇为她很担心，想她自己一个人再去又没依靠底人；在这里，又找不着儿子；自己也急出病来了。问她底家世，她总说得含含糊糊，所以特地来请教。"

"我又不是沧海底乡正，不一定就能认识她。但六十左右底人，多少我还认识几个。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做云姑。"

思敬注意起来了。他问："是嫁给日腾底云姑么？我认得一位日腾嫂小名叫云姑。但她不致有个儿子到这里来，使我不知道。"

"她一向就没说起她是日腾嫂；但她儿子名叫成仁，是她亲自对我说底。"

"是呀，日腾嫂底儿子叫阿仁是不错的。这，我得去见见她才能知道。"

这回思敬倒比朱老先生忙起来了。谈不到十分钟，他便催着老先生一同进城去。

一到门，朱老先生对他说："你且在书房候着，待我先进去告诉她。"他跑进去，老太太正陪着云姑在床沿坐着。老先生

对她说:“你底妹夫来了。这是很凑巧的,他说认识她。”他又向云姑说:“你说不认得思敬,思敬倒认得你呢。他已经来了,待一回,就要进来看你。”

老婆子始终还是说不认识思敬。等他进来,问她:“你可是日腾嫂?”她才惊讶起来,怔怔地望着这位灰白眉发底老人。半晌,才问:“你是不是日辉叔?”

“可不是!”老人家底白眉望上动了几下。

云姑底精神这回好像比没病时还健壮。她坐起来,两只眼睛凝望着老人,摇摇头叹说:“呀,老了!”

思敬笑说:“老么?我还想活三十年哪。没想到此生还能在这里见你!”

云姑底老泪流下来,说:“谁想得到?你出门后总没有信。若是我知道你在这里,仁儿就不致于丢了。”

朱老先生夫妇们眼对眼在那里猜哑谜;正不晓得他们是怎么一回事。思敬坐下,对他们说:“想你们二位要很诧异我们底事。我们都是亲戚,年纪都不小了,少年时事,说说也无妨。云姑是我一生最喜欢、最敬重的。她底丈夫是我同族的哥哥,可是她比我少五岁。她嫁后不过一年,就守了寡——守着一个遗腹子。我于她未嫁时就认得她底,我们常在一处。自她嫁后,我也常到她家里。

“我们住底地方只隔一条小巷,我出入总要由她门口经过。自她寡后,心性变得很浮躁,喜怒又无常,我就不常去了。

“世间凑巧的事很多?阿仁长了五六岁,偏是很像我。”

朱老先生截住说:“那么,她说在此地见过成仁,在摩托车上底定是砺生了。”

“你见过砺生么?砺生不认识你,见着也未必理会。”他向着云姑说了这话,又转过来对着老先生,“我且说村里底人很

没知识，又很爱说人闲话；我又是弱房底孤儿，族中人总想找机会来欺负我。因为阿仁，几个坏子弟常来勒索我，一不依，就要我见官去，说我‘盗嫂’，破寡妇底贞节。我为两方的完全，带了些少金钱，就跑到这里来。其实我并不是个商人，赶巧又能在这里成家立业。但我终不敢回去，恐怕人家又来欺负我。

“好了，你既然来到，也可以不用回去。我先给你预备住处，再想法子找成仁。”

思敬并不多谈什么话，只让云姑歇下，同着朱老先生出外厅去了。

当下思敬要把云姑接到别庄里，朱老先生因为他们是同族的嫂叔，当然不敢强留。云姑虽很喜欢，可躺在病床，一时不能移动，只得暂时留在朱家。

在床上底老病人，忽然给她见着少年时所恋，心中常想而不能说底爱人，已是无上的药饵足能治好她。此刻她底眉也不皱了。旁边人总不知她心里有多少愉快，只能从她面部底变动测验一点。

她躺着翻开她心史最有趣的一页。

记得她丈夫死时，她不过是二十岁；虽有了孩子，也是难以守得住；何况她心里又另有所恋。日日和所恋底人相见，实在教她忍不得去过那孤寡的生活。

邻村底天后宫，每年都要演酬神戏。村人藉着这机会可以消消闲，所以一演剧时，全村和附近的男女都来聚在台下，从日中看到第二天早晨。那夜底戏目是杀子报，云姑也在台下坐着看。不到夜半，她已看不入眼，至终给心中底烦闷催她回去。

回到家里，小婴儿还是静静地睡着；屋里很热，她就依习惯端一张小凳子到门偏外去乘凉。这时巷中一个人也没有。近处只有印在小池中底月影伴着她。远地底锣鼓声、人声，又时时送来搅扰她底心怀。她在那里，对着小池暗哭。

巷口，脚步底回声令她转过头来视望。一个人吸着旱烟筒从那边走来。她认得是日辉，心里顿然安慰。日辉那时是个斯文的学生；所住底是在村尾，这巷是他往来必经之路。他走近前，看见云姑独自一人在那里，从月下映出她双颊上几行泪光。寡妇底哭本来就很难劝。他把旱烟吸得嗅嗅有声，站住说："还不睡去；又伤心什么?"

她也不回答，一手就把日辉底手揸住。没经验的日辉这时手忙脚乱，不晓得要怎办才好。许久，他才说："你把我揸住，就能使你不哭么?"

"今晚上，我可不让你回去了。"

日辉心里非常害怕，血脉动得比常时快；烟筒也揸得不牢，落在地上。他底声，很郑重地对云姑说："谅是今晚上底戏使你苦恼起来。我不是不依你，不过这村里只有我一个是'读书人'，若有三分不是，人家总要加上七分谴谪。你我底名分已是被定到这步田地，族人对你又怀着很大的希望，我心里即如火焚烧着，也不能用你这点清凉水来解救。你知道若是有父母替我做主，你早是我底人；我们就不用各受各的苦了。不用心急，我总得想方法安慰你。我不是怕破坏你底贞节，也不怕人家骂我乱伦，因为我们从少时就在一处长大底，我们底心肠比那些还要紧。我怕底是你那儿子还少，若有什么风波，岂不白害了他？不如再等几年，我有多少长进底时候？再……"

屋里底小孩子醒了，云姑不得不松了手，跑进去招呼他。日辉乘隙走了。妇人出来，看不见日辉，正在怅望，忽然有人

拦腰抱住她。她一看,却是本村底坏子弟臭狗。

"臭狗,为什么把人抱住?"

"你们底话,我都听见了。你已经留了他,何妨再留我?"

妇人急起来,要嚷。臭狗说:"你一嚷,我就去把日辉揪来对质,一同上祠堂去;又告诉禀保不保他赴府考,叫他秀才也做不成。"他嘴里说,一只手在女人头面身上,自由摩挲,好像乩在沙盘上乱动一般。

妇人嚷不得,只能用最后的手段,用极甜软的话向着他:"你要,总得人家愿意;人家若不愿意,就许你抱到明天,不有什么用处?你放我下来,等我进去把孩子挪过一边,……"

性急的臭狗还不等她说完,就把她放下来。一副谄媚如小鬼底脸向着妇人说:"这回可愿意了。"妇人送他一次媚视,转身把门急掩起来。臭狗见她要逃脱,赶紧插一只脚进门限里。这偏门是独扇的,妇人手快,已把他底脚夹住,又用全身底力量顶着。外头,臭狗求饶底声,叫不绝口。

"臭狗,臭狗,谁是你占便宜底,臭蛤蟆。臭蛤蟆要吃肉也得想想自已没翅膀;何况你这臭狗,还要跟着凤凰飞,有本领,你就进来罢。不要脸!你这臭鬼,真臭得比死狗还臭。"

外头直告饶,里边直詈骂,直堵。妇人力尽底时候才把他放了。那夜底好教训是她应受底。此后她总不敢于夜中在门外乘凉了。臭狗吃不着"天鹅",只是要找机会复仇。

过几年,成仁已四五岁了。他长得实在像日辉,村中多事的人——无疑臭狗也在内——硬说他底来历不明,日辉本是很顾体面底;他禁不起千口同声硬把事情搁在他身,使他清白的名字被涂得漆黑。

那晚上,雷雨交集。妇人怕雷,早把窗门关得很严,同那孩子伏在床上。子刻已过,当巷底小方窗忽然霍霍地响。妇

人害怕不敢问。后来外头叫了一声“腾嫂”，她认得这又斯文又惊惶的声音，才把窗门开了。

“原来是你呀！我以为是谁。且等一会，我把灯点好，给你开门。”

“不，夜深了，我不进去。你也不要点灯了，我就站在这里给你说几句话罢。我明天一早就要走了。”这时电光一闪，妇人看见日辉脸上、身上满都湿了。她还没工夫辨别那是雨、是泪，日辉又接着往下说，“因为你，我不能再在这村里住，反正我底前程是无望的了。”

妇人嘿嘿地望着他，他从袖里掏出一卷地契出来，由小窗送进去。说，“嫂子，这是我现在所能给你底。我将契写成卖给成仁底字样，也给县里底房吏说好了，你可以收下，将来给成仁做书金。”

他将契交给妇人，便要把手缩回。妇人不顾接契，忙把他底手揸住。契落在地上，妇人好像不理会，双手捧着日辉底手往复地摩挲，也不言语。

“你忘了我站在深夜底雨中么？该放我回去啦，待一回有人来，又不好了。”

妇人仍是不放，停了许久，才说，“方才我想问你什么来，可又忘了。……不错，你还没告诉我你要到那里去咧。”

“我实在不能告诉你，因为我要先到厦门去打听一下再定规。我从前想去底是长崎，或是上海，现在我又想向南洋去，所以去处还没一定。”

妇人很伤悲地说，“我现在把你底手一撒，就像把风筝底线放了一般，不知此后要到什么地方找你去。”

她把手撒了，男子仍是呆呆地站着。他又像要说话底样子；妇人也嘿嘿地望着。雨水欺负着外头的行人；闪电专要吓

里头的寡妇;可是他们都不介意。在黑暗里,妇人只听得一声,“成仁大了,务必叫他到书房去。好好地栽培他,将来给你请封诰。”

他没容妇人回答什么,担着破伞走了。

这一别四十多年,一点音信也没有。女人底心现在如失宝重还,什么音信、消息、儿子、媳妇,都不能动她底心了。她底愉快足能使她不病。

思敬于云姑能起床时,就为她预备车辆,接她到别庄去。在那虫声高低,鹿迹凌乱底竹林里,这对老人起首过他们曾希望过底生活。云姑呵责思敬说他总没音信。思敬说,“我并非不愿给你知道我离乡后底光景;不过那时,纵然给你知道了,也未必是你我两人底利益。我想你有成仁,别后已是闲话满嘴了,若是我回去,料想你必不轻易放我再出来,那时,若要进前,便得吃官司;要退人,那就不可设想了。

“自娶妻后,就把你忘了。我并不是真忘了你,为常记念你只能增我底忧闷,不如权当你不在了。又因我已娶妻,所以越不敢回去见你。”

说话时,遥见他儿子砺生底摩托车停在林外。他说,“你从前遇见底‘成仁’来了。”

砺生进来,思敬命他叫云姑你母亲。又对云姑说,“他不像你底成仁么?”

“是呀,像得很! 怪不得我看错了。不过细看起来,成仁比他老得多。”

“那是自然的,成仁长他十岁有余咧。他现在不过三十四岁。”

现在一提起成仁,她底心又不安了。她两只眼睛望空不

歇地转。思敬劝说,“反正我底儿子就是你底。成仁终归是要找着底,这事交给砺生办去,我们且宽怀过我们底老日子罢。”

和他们同在底朱老先生听了这话,在一边狂笑,说,“‘想不到你老人家底心还不曾老!’现在是谁老了!”

思敬也笑说,“我还是小叔呀。小叔和寡嫂同过日子也是应该的。难道还送她到老人院去不成?”

三个老人在那里卖老,砺生不好意思,藉故说要给他们办筵席,乘着车进城去了。

壁上自鸣钟叮当响了几下,云姑像感得是沧海瞎先生敲着报君知来告诉她说,“现在你可什么都找着了!这行人卦得赏双倍;我底小钲还可以保全哪。”

那晚上底筵席,当然不是平常的筵席。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

正要到哥仑比亚底检讨室里校阅梵籍，和死和尚争虚实，经过我底邮筒，明知每次都是空开底，还要带着希望姑且开来看看。这次可得着一卷东西，知道不是一分钟可以念完底。遂插在口袋里，带到检讨室去。

我正研究唐代佛教在西域衰灭底原因，翻起史太因在和阗所得底唐代文契，一读马令痣同母党二娘向护国寺僧虎英借钱底私契，妇人许十四典首饰契，失名人底典婢契等等，虽很有趣，但掩卷一想，恨当时的和尚只会营利，不顾转法轮，无怪回纥一入，便尔扫灭无余。

为释迦文担忧，本是大愚：曾不知成、住、坏、空，是一切法性？不看了，掏出口袋里底邮件，看看是什么罢。

《芝兰与茉莉》

这名字很香呀！我把纸笔都放在一边，一气地读了半天工夫——从头至尾，一句一字细细地读。这自然比看唐代死和尚底文契有趣。读后底余韵，常绕缭于我心中；像这样的文艺很合我情绪底胃口似地。

读中国底文艺和读中国底绘画一样。试拿山水——西洋画家叫做“风景画”——来做个例：我们打稿（Composition）是鸟瞰的、纵的，所以从近处底溪桥，而山前底村落，而山后底帆影，而远地底云山；西洋风景画是水平的、横的；除水平线上下左右之外，理会不出幽深的、绵远的兴致。所以中国画宜于纵

的长方，西洋画宜于横的长方。文艺也是如此：西洋人底取材多以“我”和“我底女人或男子”为主，故属于横的、夫妇的；中华人底取材多以“我”和“我底父母或子女”为主，故属于纵的、亲子的。描写亲子之爱应当是中华人底特长；看近年来底作品，究其文心，都函这唯一义谛。

爱亲底特性是中国文化底细胞核，除了他，我们早就要断发短服了！我们将这种特性来和西洋的对比起来，可以说中华民族是爱父母的民族；那边欧西是爱夫妇的民族。因为是“爱父母的”，故叙事直贯，有始有终，源源本本，自自然然地说下来。这“说来话长”底特性——很和拔丝山药一样地甜热而黏——可以在一切作品里找出来。无论写什么，总有从盘古以来说到而今底倾向。写孙悟空总得从猴子成精说起；写贾宝玉总得从顽石变灵说起；这写生生因果底好尚是中华文学底文心，是纵的、是亲子的，所以最易抽出我们底情绪。

八岁时，读《诗经》《凯风》和《陟岵》，不晓得怎样，眼泪没得我底同意就流下来？九岁读《檀弓》到“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一段，伏案大哭。先生问我，“今天底书并没给你多上，也没生字，为何委曲？”我说，“我并不是委曲，我只伤心这‘东西南北’四字。”第二天，接着念“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一段，到“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又哭，直到于今，这“东西南北，四个字还能使我一念便伤怀。我尝反省这事，要求其使我哭泣底缘故。不错，爱父母的民族底理想生活便是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聚族、在这里埋葬，东西南北地跑当然是一种可悲的事了。因为离家、离父母、离国是可悲的，所以能和父母、乡党过活底人是可羡的。无论什么也都以这事为准绳：做文章为这一件大事做，讲爱情为这一件大事讲，我才理会我底“上坟瘾”不是我自己所特有，是我所属底民族自盘古以来遗

传给我底。你如自己念一念“可爱的家乡啊！我睡眼朦胧里，不由得不乐意接受你欢迎的诚意。”和“明儿……你真要离开我了么？”应作如何感想？

爱夫妇的民族正和我们相反。夫妇本是人为，不是一生下来就铸定了彼此的关系。相逢尽可以不相识，只要各人带着，或有了各人底男女欲，就可以。你到什么地方，这欲跟到什么地方；他可以在一切空间显其功用，所以在文心上无需溯其本源，究其终局，干干脆脆，Just a Word，也可以自成段落。爱夫妇的心境本含有一种舒展性和侵略性，所以乐得东西南北，到处地跑。夫妇关系可以随地随时发生，又可以强侵软夺，在文心上当有一种“霸道”、“喜新”、“乐得”、“为我自己享受”底倾向。

总而言之，爱父母的民族底心地是“生”；爱夫妇的民族底心地是“取”。生是相续的；取是广延的。我们不是爱夫妇的民族，故描写夫妇，并不为夫妇而描写夫妇，是为父母而描写夫妇。我很少见——当然是我少见——中国文人描写夫妇时不带着“父母的”底色彩；很少见单独描写夫妇而描写得很自然的。这并不是我们不愿描写，是我们不惯描写广延性的文字底缘故。从对面看，纵然我们描写了，人也理会不出来。

《芝兰与茉莉》开宗第一句便是“祖母真爱我！”这已把我底心牵引住了。“祖母爱我”，当然不是爱夫妇的民族所能深味，但他能感我和《檀弓》差不了多少。“垂老的祖母，等得小孩子奉甘旨么？”子女生活是为父母底将来，父母底生活也是为着子女，这永远解不开底结，结在我们各人心中。触机便发表于文字上。谁没有祖父母、父母呢？他们底折磨、担心，都是像夫妇一样有个我性底么？丈夫可以对妻子说，“我爱你，故我要和你同住”；或“我不爱你，你离开我罢。”妻子也可以

说，“人尽可夫，何必你？”但子女对于父母总不能有这样的天性。所以做父母底自自然然要为子女担忧受苦，做子女底也为父母之所爱而爱，为父母而爱为第一件事。爱既不为我专有，“事之不能尽如人意”便为此说出来了。从爱父母民族眼中看夫妇底爱是为三件事而起，一是继续这生生底线，二是往溯先人底旧典；三是承纳长幼底情谊。

说起书中人底祖母，又想起我底祖母来了。“事之不能尽如人意者，夫复何言！”我底祖母也有这相同的境遇呀！我底祖母，不说我没见过，连我父亲也不曾见过，因为她在我父亲未生以前就去世了。这岂不是很奇怪的么？不如意的事多着呢！爱祖母的底明官，你也愿意听听我说我祖母底失意事么？

八十年前，台湾府——现在的台南——城里武馆街有一家，八个兄弟同一个老父亲同住着，除了第六、七、八底弟弟还没娶以外，前头五个都成家了。兄弟们有做武官底，有做小乡绅底，有做买卖底。那位老四，又不做武官，又不做绅士，更不会做买卖；他只喜欢念书，自已在城南立了一所小书塾名叫窥园，在那里一面读，一面教几个小学生。他底清闲，是他兄弟们所羡慕，所嫉妒底。

这八兄弟早就没有母亲了。老父亲很老，管家底女人虽然是妯娌们轮流着当，可是实在的权柄是在一位大姑手里。这位大姑早年守寡，家里没有什么人，所以常住在外家。因为许多弟弟是她帮忙抱大底，所以她对于弟弟们很具足母亲底威仪。

那年夏天，老父亲去世了。大姑当然是“阃内之长”，要督责一切应办事宜底。早晚供灵底事体，照规矩是媳妇们轮着办底。那天早晨该轮到四弟妇上供了。四弟妇和四弟是不上

三年底夫妇，同是二十多岁，情爱之浓是不消说底。

大姑在厅上嚷，“素官，今早该你上供了。怎么这时候还不出来？”

居丧不用粉饰面，把头发理好，也毋需盘得整齐。所以晨妆很省事。她坐在妆台前，嚼槟榔，还吸一管旱烟。这是台湾女人们最普遍的嗜好。有些女人喜欢学土人把牙齿染黑了，她们以为牙齿白得像狗底一样不好看，将槟榔和着荖叶、熟灰嚼，日子一久，就可以使很白的牙齿变为漆黑。但有些女人是喜欢白牙底，她们也嚼槟榔，不过把灰减去就可以。她起床，漱口后第一件事是嚼槟榔，为底是使牙齿白而坚固，外面大姑底叫唤，她都听不见，只是嚼着；还吸着烟在那里出神。

四弟也在房里，听见姊姊叫着妻子，便对她说，“快出去罢。姊姊要生气了。”

“等我嚼完这口槟榔，吸完这口烟才出去。时候还早咧。”

“怎么你不听姊姊底话？”

“为什么要听你姊姊底话？你为什么不听我底话？”

“姊姊就像母亲一样。丈夫为什么要听妻子底话？”

“‘人未娶妻是母亲养底，娶了妻就是妻子养底。’你不听妻子底话，妻子可要打你好像打小孩子一样。”

“不要脸，那里来得这么大的孩子！我试先打你一下，看你打得过我不。”老四带着嬉笑的样子，拿着折扇向妻子底头上要打下去。妻子放下烟管，一手抢了扇子，向着丈夫底额头轻打了一下，“这是谁打谁了！”

夫妇们在殡前是要在孝堂前后底地上睡底，好容易到早晨同进屋里略略梳洗一下，藉这时间谈谈。他对于享尽天年底老父亲底悲哀，自然盖不过对于婚媾不久的夫妇底欢愉。所以，外头虽然尽其孝思；里面底“琴瑟”还是一样地和鸣。中

国底天地好像不许夫妇们在丧期里有谈笑底权利似地。他们在闹玩时,门帘被风一吹,可巧被姊姊看见了。姊姊见她还没出来,正要来叫她,从布帘飞处看见四弟妇拿着折扇打四弟,那无名火早就高起了一万八千丈。

“那里来底泼妇,敢打她底丈夫!”姊姊生气嚷着。

老四慌起来了。他挨着门框向姊姊说,“我们闹玩;没有什么事。”

“这是闹玩底时候么?怎么这样懦弱,教女人打了你,还替她说话?我非问她外家,看看这是什么家教不可。”

他退回屋里,向妻子伸伸舌头,妻子也伸着舌头回答他。但外面越呵责越厉害了。越呵责,四弟妇越不好意思出去上供,越不敢出去,越要挨骂。妻子哭了。他在旁边站着,劝也不是,慰也不是。

她有一个随嫁底丫头,听得姑太越骂越有劲,心里非常害怕。十三四岁底女孩,那里会想事情底关系如何?她私自开了后门,一直跑回外家,气喘喘地说,“不好了!我们姑娘被他家姑太骂得很厉害,说要赶她回来咧!”

亲家爷是个商人,头脑也很率直,一听就有了气;说,“怎样说得这样容易——要就取去,不要就扛回来?谁家养女儿是要受别人底女儿欺负底?”他是个杂货行主,手下有许多工人,一号召,都来聚在他面前。他又不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着工人们一气地说,“我家姑娘受人欺负了。你们替我到许家去出出气。”工人一轰,就到了那有丧事底亲家门前,大兴问罪之师。

里面底人个个面对面呈出惊惶的状态。老四和妻子也相对无言,不晓得要怎样才好,外面底人们来得非常横逆,经兄弟们许多解释然后回去。姊姊更气得凶,跑到屋里,指着四弟

妇大骂特骂起来。

“你这泼妇，怎么这一点点事情，也值得教外家底人来干涉？你敢是依仗你家里多养了几个粗人，就来欺负我们不成？难道你不晓得我们诗礼之家在丧期里要守制底么？你不孝的贱人，难道丈夫叫你出来上供是不对的，你就敢用扇头打他？你已犯七出之条了，还敢起外家来闹？好，要吃官司，你们可以一同上堂去，请官评评。弟弟是我抱大底，我总可以做抱告。”

妻子才理会丫头不在身边。但事情已是闹大了，自己不好再辩，因为她知道大姑底脾气，越辩越惹气。

第二天早晨，姊姊召集弟弟们在灵前，对他们说，“像这样的媳妇还要得么？我想待一会，就扛她回去。”这大题目一出来，几个弟弟都没有话说；最苦的就是四弟了。他知道“扛回去”就是犯“七出之条”时“先斩后奏”底办法，就颤声地向姊姊求情。姊姊鄙夷他说，“没志气的懦夫，还敢要这样的妇人么？她昨日所说底话我都听见了。女子多着呢，日后我再给你挑个好的。我们已预备和她家打官司，看看是礼教有势，还是她家工人底力量大。”

当事的四弟那时实在是成了懦夫了！他一点勇气也没有，因为这“不守制”、“不敬夫”底罪名太大了，他自己一时也找不出什么话来证明妻子底无罪，有赦免底余地。他跑进房里，妻子哭得眼都肿了。他也哭着向妻子说，“都是你不好！”

“是，……是……我我……我不好，我对对……不起你！”妻子抽噎着说。丈夫也没有什么话可安慰她，只挨着她坐下，用手抚着她底脖项。

果然姊姊命人雇了一顶轿子，跑进房里，硬把她扶出来，把她头上底白麻硬换上一缕红丝，送她上轿去了。这意思就

是说她此后就不是许家底人，可以不必穿孝。

“我有什么感想呢？我该有怎样的感想呢？懦夫呵！你不配觍颜在人世，就这样算了么？自私的我，却因为不贯彻无勇气而陷到这种地步，夫复何言！”当时他心里也未必没有这样的语言。他为什么懦弱到这步田地？要知道他原不是生在为夫妇的爱而生活底地方呀！

王亲家看见平地里把女儿扛回来，气得在堂上发抖。女儿也不能说什么，只跪在父亲面前大哭。老亲家口口声声说要打官司，女儿直劝无需如此，是她底命该受这样折磨底，若动官司只能使她和丈夫吃亏，而且把两家底仇恨结得越深。

老四在守制期内是不能出来底。他整天守着灵想妻子。姊姊知道他底心事，多方地劝慰他。姊姊并不是深恨四弟妇，不过她很固执，以为一事不对就事事不对。一时不对就永远不对，她看“礼”比夫妇底爱要紧。礼是古圣人定下来，历代的圣贤亲自奉行底。妇人呢？这个不好，可以挑那个。所以夫妇底配合只要有德有貌，像那不德、无礼的妇人，尽可以不要。

出殡后，四弟仍到他底书塾去。从前，他每夜都要回武馆街去底，自妻去后，就常住在窥园。他觉得一到妻子房里冷清清地，一点意思也没有，不如在书房伴着书眠还可以忘其愁苦。唉，情爱被压底人都是要伴书眠底呀！

天色晚，学也散了。他独在园里一棵芒果树下坐着发闷。妻子底随嫁丫头蓝从园门直走进来，他虽熟视着，可像不理会一样。等到丫头叫了他一声“姑爷”，他才把着她底手臂如见了妻子一般。他说，“你怎么敢来？……姑娘好么？”

“姑娘命我来请你去一趟。她这两天不舒服，躺在床上哪，她吩咐掌灯后才去，恐怕人家看见你，要笑话你。”

她说完，东张西望，也像怕人看见她来，不一会就走了。

那几点钟底黄昏偏又延长了，他好容易等到掌灯时分！他到妻子家里，丫头一直就把他带到楼上，也不敢教老亲家知道。妻子底面比前几个月消疲了，他说，"我底……，"他说不下去了，只改过来说，"你怎么瘦得这个样子！"

妻子躺在床上也没起来，看见他还站着出神，就说，"为什么不坐，难道你立刻要走么?"她把丈夫揪近床沿坐下，眼对眼地看着。丈夫也想不出什么话来说，想分离后第一次相见底话是很难起首底。

"你是什么病?"

"前两天小产了一个男孩子！"

丈夫听这话，直像喝了麻醉药一般。

"反正是我底罪过大，不配有福分，连从你得来底孩子也不许我有了。"

"不要紧的，日后我们还可以有五六个。你要保养保养才是。"

妻子笑中带着很悲哀的神彩，说，"痴男子，既休的妻还能有生子女底荣耀么?"说时，丫头递了一盏龙眼干甜茶来。这是台湾人待生客和新年用底礼茶。

"怎么给我这茶喝；我们还讲礼么?"

"你以后再娶，总要和我生疏底。"

"我并没休你。我们底婚书，我还留着呢。我，无论如何，总要想法子请你回去底；除了你，我还有谁?"

丫头在旁边插嘴说，"等姑娘好了，立刻就请她回去罢。"

他对着丫头说，"说得很快，你总不晓得姑太和你家主人都是非常固执，非常喜欢赌气，很难使人进退底。这都是你弄出来底。事已如此，夫复何言！"

小丫头原是不懂事，事后才理会她跑回来报信底关系重

大。她一听“这都是你弄出来底”，不由得站在一边哭起来。妻子哭，丈夫也哭。

一个男子底心志必得听那寡后回家当姑太底姊姊使令么？当时他若硬把妻子留住，姊姊也没奈他何，最多不过用“礼教底棒”来打他而已。但“礼教之棒”又真可以打破人底命运么？那时候，他并不是没有反抗礼教底勇气，是他还没得着反抗礼教底启示。他心底深密处也会像吴明远那样说，“该死该死！我既爱妹妹，而不知护妹妹，我既爱我自己而不知为我自己着想，我负了妹妹，我误了自己！事原来可以如人意，而我使之不能，我之罪恶岂能磨灭于万一，然而赴汤蹈火，又何足偿过失于万一呢？你还敢说：‘事已如此，夫复何言’么？”

四弟私会出妻底事，教姊姊知道，大加申斥，说他没志气。不过这样的言语和爱情没有关系。男女相待遇本如大人和小孩一样。若是男子爱他底女人，他对于她底态度、语言、动作，都有父亲对女儿底倾向；反过来说，女人对于她所爱底男子也具足母亲对儿子底倾向。若两方都是爱者，他们同时就是被爱者，那是说他们都自视为小孩子，故彼此间能吐露出真性情来。小孩们很愿替他们底好朋友担忧、受苦、用力；有情的男女也是如此。所以姊姊底申斥不能隔断他们底私会。

妻子自回外家后，很悔她不该贪嚼一口槟榔，贪吸一管旱烟，致误了灵前底大事。此后，槟榔不再入她底口，烟也不吸了。她要为自己底罪过忏悔，就吃起长斋来。就是她亲爱底丈夫有时来到，很难得的相见时，也不使他挨近一步，恐怕玷了她底清心。她只以念经绣佛为她此生唯一的本分，夫妇的爱不由得不压在心意底崖石底下。

十几年中，他只是希望他岳丈和他姊姊底意思可以挽回于万一。自己底事要仰望人家，本是很可怜的。亲家们一个

是执拗，一个是赌气，因之光天化日底时候难以再得。

那晚上，他正陪姊姊在厅上坐着，王家底人来叫他。姊姊不许，说，“四弟，不许你去。”

“姊姊，容我去看她一下罢。听说她这两天病得很厉害，人来叫我，当然是很要紧的，我得去看看。”

“反正你一天不另娶，是一天忘不了那泼妇底。城外那门亲给你讲了好几年，你总是不介意。她比那不知礼的妇人好得多——又美、又有德。”

这一次，他觉得姊姊底命令也可以反抗了。他不听这一套，径自跑进屋里，把长褂子一披，匆匆地出门。姊姊虽然不高兴，也没法揪他回来。

到妻子家，上楼去。她躺在床上，眼睛半闭着，病状已很凶恶。他哭不出来，走近前，摇了她一下。

“我底夫婿，你来了！好容易盼得你来！我是不久的人了，你总要为你自己的事情打算；不要像这十几年，空守着我，于你也没有益处。我不孝已够了，还能使你再犯不孝之条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孝不孝是我底事；娶不娶也是我底事。除了你，我还有谁？”

这时丫头也站在床沿。她已二十多岁，长得越妩媚、越懂事了。她底反省，常使她起一种不可言喻的伤心，使她觉得她永远对不起面前这位垂死的姑娘和旁边那位姑爷。

垂死的妻子说，“好罢，我们底恩义是生生世世的。你看她，”她撮嘴指着丫头，用力往下说，“她长大了。事情既是她弄出来底，她得替我偿还。”她对着丫头说，“你愿意么？”丫头红了脸，不晓得要怎样回答。她又对丈夫说，“我死后，她就是我了。你如记念我们旧时的恩义，就请带她回去，将来好替

我……”

她把丈夫底手拉去，使他揸住丫头底手，随说，“唉，子女是要紧的，她将来若能替我为你养几个子女，我就把她从前的过失都宽恕了。”

妻子死后好几个月，他总不敢向姊姊提起要那丫头回来。他实在是很懦弱的，不晓怎样怕姊姊会怕到这地步！

离王亲家不远住着一位老妗婆。她虽没为这事担心，但她对于事情底原委是很明了底。正要出门，在路上遇见丫头，穿起一身素服，手挽着一竹篮东西，她问，“蓝，你要到那里去?”

“我正要上我们姑娘底坟去。今天是她底百日。”

老妗婆一手扶着杖，一手捏着丫头底嘴巴，说，“你长得这么大了，还不回武馆街去么?”丫头低了头，没回答她。她又问，“许家没意思要你回去么?”

从前的风俗对于随嫁底丫头多是预备给姑爷收起来做二房底，所以妗婆问得很自然。丫头听见“回去”两字，本就不好意思，她双眼望着地上，摇摇头，静嘿地走了。

妗婆本不是要到武馆街去底，自遇见丫头以后，就想她是个长辈之一，总得赞成这事。她一直来投她底甥女，也叫四外甥来告诉他应当办底事体。姊姊被妗母一说，觉得再没有可固执底了；说，“好罢，明后天预备一顶轿子去扛她回来就是。”

四弟说，“说得那么容易？要总得照着娶继室底礼节办；她底神主还得请回来。”

姊姊说，“笑话，她已经和她底姑娘一同行过礼了，还行什么礼？神主也不能同日请回来底。”

老妗母说，“扛回来时，请请客，当做一桩正事办也是应该底。”

他们商量好了，兄弟也都赞成这样办。“这种事情，老人家最喜欢不过，”老妗母在办事底时候当然是一早就过来了。

这位再回来底丫头就是我底祖母了。所以我有两个祖母，一个是生身祖母，一个是常住在外家底“吃斋祖母”——这名字是母亲给我们讲祖母底故事时所用底题目。又“丫头”这两个字是我家底“圣讳”，平常是不许说底。

我又讲回来了。这种父母的爱底经验，是我们最能理会底。人人经验中都有多少“祖母的心”、“母亲”、“祖父”、“爱儿”等等事迹，偶一感触便如悬崖泻水，从盘古以来直说到于今。我们底头脑是历史的，所以善用这种才能来描写一切的事故。又因这爱父母底特性，故在作品中，任你说到什么程度，这一点总抹杀不掉。我爱读《芝兰与茉莉》，因为他是源源本本地说，用我们经验中极普遍的事实触动我。我想凡是有祖母底人，一读这书，至少也会起一种回想底。

书看完了，回想也写完了，上课底钟直催着。现在的事好像比往事要紧；故要用工夫来想一想祖母底经历也不能了！大概她以后底境遇也和书里底祖母有一两点相同罢。

写于哥仑比亚图书馆四一三号，检讨室，

十三年，二月，十日。

慕

爱德华路底尽头已离村庄不远。那里都是富人底别墅。路东那间聚石旧馆便是名女士吴素霄底住家。馆前底藤花从短墙蔓延在路边底乌桕和邻居底篱笆上，把便道装饰得更华丽。

一个夫役拉着拉飒车来到门口，按按铃子，随即有个中年女佣捧着一畚箕底废物出来。

夫役接过畚箕来就倒入车里，一面问，“陵妈，为什么今天底废纸格外多？又有人寄东西来送你姑娘吗？”

“那里？这些纸不过是早晨来的一封信。……”她回头看看后面，才接着说，“我们姑娘底脾气非常奇怪。看这封信底光景，恐怕要闹出人命来。”

“怎么？”他注视车中底废纸，用手拨了几拨，他说：“这里头没有什么，你且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我们姑娘底朋友中，我真没见过有一位比陈先生好底。我以前不是说过他底事情吗？”

“是，你说过他底才情，相貌，和举止都不像平常人。许是你们姑娘羡慕他，喜欢他，他不愿意？”

“那里？你说底正相反哪。有一天，陈先生寄一封信和一颗很大的金刚石来，她还没有看信，就把那宝贝从窗户扔出去。……”

“那不太可惜吗？”

“自然是很可惜。那金刚石现在还沉在池底底污泥中呢!”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你们为何不把他淘起来?”

“呆子,你说得太容易了;那么大的池,望那里淘去?况且是姑娘故意扔下去底,谁敢犯她?”

“那么,信里说底是什么?”

“那封信,她没看就搓了,交给我拿去烧毁。我私下把信摊起来看,可惜我认得的字不多,只能半猜半认地念。我看见那信,教我好几天坐卧不宁。……”

“你且说下去。”

“陈先生在信里说,金刚石是他父亲留下来给他底。他除了这宝贝以外没有别的财产。因为羡慕我们姑娘底缘故,愿意取出,送给她佩带。”

“陈先生真呆呀!”

“谁能这样说?我只怪我们底姑娘……”她说到这里,又回头望。那条路本是很清静,不妨站在一边长谈,所以她又往下说。

“又有一次,陈先生又送一幅画来给她;画后面贴着一张条子。说,那是他生平最得意的画儿,曾在什么会里得过什么金牌底。因为羡慕她,所以要用自己最宝重的东西奉送。谁知我们姑娘哼了一声,随把画儿撕得稀烂!”

“你们姑娘连金刚石都不要了,一幅画儿值得什么?他岂不是轻看你们姑娘吗?若是我做你们姑娘,我也要生气底,你说陈先生聪明,他到底比我笨。他应当拿些比金刚石更贵的东西来孝敬你们姑娘。”

“不,不然,你还不……”

“我说,陈先生何苦要这样做?若是要娶妻子,将那金刚

石去换钱,一百个也娶得来,何必定要你们姑娘!”

“陈先生始终没说要我们姑娘;他只说羡慕我们姑娘。”

“那么,以后怎样呢?”

“寄画儿,不过是前十几天底事。最后来底,就是这封信了。”

“哦,这封信。”他把车里底纸捡起来,扬了一扬,翻着看,说,“这纯是白纸,没有字呀!”

“可不是。这封信奇怪极了。早晨来底时候,我就看见信面写着‘若是尊重我,就请费神拆开这信,否则请用火毁掉。’我们姑娘还是不看,教我拿去毁掉。我总是要看里头到底是什么,就把信拆开了。我拆来拆去,全是一张张底白纸。我不耐烦就想拿去投入火里,回头一想,又舍不得,于是一直拆下去。到末了是他自己画底一张小照。”她顺手伸入车里把那小照翻出来,指给夫役看。她说:“你看,多么俊美的男子!”

“这脸上黑一块,白一块底有什俊美?”

“你真不懂得:……你看旁边底字……”

“我不认得字,还是你说给我听罢。”

陵妈用指头指着念,“尊贵的女友:我所有底都给你了,我所给你底,都被你拒绝了。现在我只剩下这一条命,可以给你,作为我最后的礼物。……”

“谁问他要命呢?你说他聪明;他简直是一条糊涂虫!”

陵妈没有回答,直往下念,“我知道你是喜欢底。但在我归去以前,我要送你这……”

“陵妈,陵妈,姑娘叫你呢。”这声音从园里底台阶上嚷出来,把他们底偶语冲破。陵妈把小照放入车中,说,“我得进去……”

“这人命底事,你得对姑娘说。”

“谁敢？她不但没教我拆开这信，且命我拿去烧毁。若是我对她说，岂不是赶蚂蚁上身！我嫌费事，没把他烧了；你速速推走罢，待一会，她知道了就不方便。”她说，匆匆忙忙，就把疏阑的铁门关上。

那夫役引到拉飒车子往别家去了。方才那张小照被无意的风刮到地上，随着落花，任人践踏。然而这还算是那小照底幸运。流落在道上；也许会给往来底士女们捡去供养；就使给无知的孩子捡去，摆弄完，才把他撕破，也胜过让夫役运去，葬在拉飒冈里。



原版封面

装帧设计　李吉庆
责任编辑　张　敏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2696-6/I·2072
定价：7.00 元